



中国经典名著

全元曲

# 杂剧集锦

(三)

文清校正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刘千病打独角牛 .....	1
第一折 .....	1
第二折 .....	6
第三折 .....	12
第四折 .....	17
施仁义刘弘嫁婢 .....	20
楔 子 .....	20
第一折 .....	24
第二折 .....	36
第三折 .....	47
第四折 .....	53
玎玎铛铛盆儿鬼 .....	58
楔 子 .....	58
第一折 .....	59
第二折 .....	68
第三折 .....	72
第四折 .....	80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 .....	89
第一折 .....	89
第二折 .....	97
第三折 .....	102
第四折 .....	114
狄青复夺衣袄车 .....	119
第一折 .....	119
第二折 .....	123

楔子 .....	128
第三折 .....	130
第四折 .....	133
摩利支飞刀对箭 .....	138
第一折 .....	138
第二折 .....	143
楔子 .....	151
第三折 .....	153
第四折 .....	156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	161
楔子 .....	161
第一折 .....	162
第二折 .....	166
第三折 .....	171
第四折 .....	177

## 刘千病打独角牛

### 第一折

(冲末、孛老儿上，云)急急光阴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老汉是这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刘太公。我有个兄弟是折拆驴。我那兄弟有些膂力，前年去泰安神州争交赌筹去了，一向不曾来家。我有个孩儿，唤做吃刘千。不知怎么，这孩儿不肯做庄农生活，则待要刺枪弄棒，学拳摔交，时常里把人打伤了。我今日着他使牛耕地去，说与沙三、伴哥，跟着刘千耕地去。若使牛去便罢，他若和人厮打呵，休着我知道，我不道的饶了他。今日无甚事，老汉我自回家中去也。(下)(净扮折拆驴领快吃饭、世不饱上)(折拆驴云)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有人学的轻巧艺，敢走南州共北州。自家折拆驴的便是。我是这深州饶阳县人氏，俺弟兄三个，子父四人，则俺这老子最大。我为甚么唤做折拆驴？我有气力无气力，一头驴往我面前一走过去，我一只手揪住鬃，一只手揪住尾，使气力则一折，把那驴腰就折拆了，因此上就唤我做折拆驴。三月二个八日，东岳泰安神州，我和独角牛劈排定对，争交赌筹。部署扯开藤棒，被那独角牛则一拳，打了我两个牙，二年打了我四个牙。今年是第三年，唬的我就不敢去了。(快吃饭云)哥，



你为何就不敢去了？(折拆驴云)也与我这牙做主是阿。我在这村里，教着几个徒弟，就卖些筋骨膏药儿。这早晚香客未来全哩。等香客来了呵，擂三合，看有甚么人来。(正末同禾倅上)(禾倅云)哥哥，你看俺这庄农人家，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春若不种秋收无望。俺做庄农的，比您这学擂的，可是如何也？(正末云)倒不如俺学擂的好也呵。

(唱)

【仙吕】【点绛唇】 你则说春种秋收，使牛耕耨，为村叟。我和你话不相投，我则待斗智相搏手。

(禾倅云)你可受用些甚么？你吃的是甚么？(正末唱)

【混江龙】 我吃的是肥羊法酒，(禾倅云)不如俺庄农家的茶饭倒好。(正末唱)强如您鞭丢酸枣醋溜溜。(禾倅云)依着你怎生？(正末唱)俺则说劈排定对，(禾倅云)俺可是怎生？(正末唱)您则待压靶扶筭。(禾倅云)依着你可往那里耍去？(正末唱)我去那碾麦场中打套子，煞强如您沤麻坑里可都摸泥鳅。(禾倅云)您怎生不做庄农生活，则好打擂，可是为何也？(正末唱)这的也是我专心好，我相伴的是沙三赵二，更和这伴哥王留。

(禾倅云)哥哥，你这等刺枪弄棒，争交赌筹，每日出来瞒着父亲，你可怎生支持也？(正末云)起、起、起来也。

(唱)



【油葫芦】 每日介相唤相呼堆放牛，绕着他这庄背后，(禾佬云)俺可往那里耍去来。(正末唱)我可敢一直儿走到地南头，您去兀那熟耕地里可都翻筋陡，(禾佬云)你可做些甚么那?(正末唱)都不如我向花桑他兀那树下学搏手。(禾佬云)依着哥哥心，可是怎生?(正末唱)我有心待燃了香，剃了我这头。(禾佬云)哥也，你这般面黄肌瘦，怎生赢的人也?(正末唱)休笑我浑身上无那四两山鸡肉，(禾佬云)哥也你凭着些甚么武艺敌对人也，(正末唱)凭着我这一对瘦拳头。

(禾佬云)哥也，你就能跌快打，左手打三条好汉，右手打三条好汉，你也则好在俺这当村里施展，你敢往那里去?(正末唱)

【天下乐】 我可也敢走南州共北州，我可便云也波游，绕着那天下走，(禾佬云)哥也，你便走，可也不得驰名也。(正末唱)我若是不驰名我便不姓刘。(禾佬云)你父亲母亲，则怕你争交赌筹，打人惹祸，着我跟随着你哩。(正末唱)俺爷将我行也是跟，俺娘将我坐也是守，则被他每拘束的我来不自由。

(禾佬云)哥也，父亲着你使牛耕地，你便烦恼，你听的道厮打呵，你便欢喜，可是为何?(正末唱)

【那吒令】 说着他这种田呵，我三衙家抹丢；道着他这放牛呵，我十分的便抖擞；提着道是拽拳呵，美也我



精神儿便有。我可便打熬成，我敢则是温习就，凭着我这武艺滑熟。

【鹊踏枝】 有一日赛口愿到神州，（禾佬云）到的那里，与俺做些甚么？（正末唱）我与你便画尊神轴，背着案拜岳朝山，撞府冲州。（禾佬云）到那里凭着你甚么那？（正末唱）凭手眼要衣食便有，（禾佬云）哥也。到的那里，你趁些甚么？（正末唱）我趁相搏到处云游。

（禾佬云）哥也，你看兀那里打擂哩，你领着我看一看去。（正末云）那里这般小打鼓儿响，咱看去来。（折拆驴云）徒弟靠前，等香客来全了擂三合。这一个有异名，唤做快吃饭，这个唤做世不饱。世不饱着拳打将去，快吃饭有拳还将来，手停手稳看相搏。（世不饱打科）（快吃饭遮科）（快吃饭、世不饱做倒科）（正末云）我上的这路台来。兀那教手，你问我这擂如何？（折拆驴做笑科，云）呵、呵、呵，倒好笑，那里走将这个后生来。他无那钱钞赏俺，他待要铺奖我。我问你这擂如何？（正末云）你这擂直屁！（折拆驴云）是有那直屁，我可不放你哩。兀那后生，你既是省的呵，恰才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怎生拿，怎生跌，你敷演一遍，我试看咱（正末云）我试敷演这擂咱。（唱）

【寄生草】 这一个吐架子先缠住手，（带云）这一个展不的也。（唱）怕扣落紧刺了头。这一个撞入去往上可便鼻凹里扣，这一个着昏拳厮打住胡厮扭，你与我中间里解开分前后。麦场上禾豆您亲收，你若到兀那泰安州银碗难



能勾。

(正末做脚勾净科了)(折拆驴做跌倒科,云)哎哟!哎哟!这厮好无礼也!我听他说话,他把手上头晃一晃,脚底下则一绊,正跌着我这哈撒儿骨。兀那厮,你敢和我厮打么?(正末云)打将来。(折拆驴做打科)(正末做跌倒折拆驴打科)(世不饱云)打将来了,俺两个家去了罢。(同快吃饭下)(折拆驴云)打杀我也。徒弟每都那里去了?(正末唱)

【单雁儿】早则倒、倒、倒了你个教头,则我这右拍手轻荡着你可早难禁受,似倒了一个糠布袋,摔翻了个肉春牛。呸!眈、眈、眈,不害你娘羞,你原来是个蜡枪头。

(正末做揪折拆驴手,跌科)(禾傣云)刘千哥哥又厮打哩,我叫老的来。父亲、父亲,哥哥又厮打哩。(孝老儿上,云)在那里厮打哩?(禾傣云)兀的不是。(孝老儿云)好也、好也。(孝老儿做打正末科,云)着你休厮打,你又惹人。小禽兽,你不听我的言语。(折拆驴云)老的休打他,打他便是打我一般,恰好都打了我了。(孝老儿云)兀的不是折拆驴兄弟?(折拆驴云)原来是哥哥。(折拆驴做拜科,云)哥哥,多时不见。(孝老儿云)兄弟,你认的这小的么?(折拆驴云)这个是谁?(孝老儿云)则他便是你侄儿刘千。(折拆驴云)恰才打我的,是侄儿刘千?我去时孩儿则这般大。(孝老儿云)刘千过来,拜你叔父来。(正末云)这个是谁?(孝老儿云)是你叔父。(正末云)这个是叔



叔?早是您侄儿不曾冲撞着叔叔也。(折拆驴云)你则这般,打出我屁来哩。哥哥,孩儿忙也是闲?(孛老儿云)孩儿忙哩。(折拆驴云)孩儿忙便罢,若闲呵,我教他几个搏手儿。(孛老儿云)且顾了你着。(折拆驴云)哥哥,你家去安排茶饭,我和侄儿便来。(孛老儿云)刘千,你和叔父同来。我先回家去也。(下)(折拆驴云)孩儿也,你这般省的呵,三月二十八日泰安神州,我和你去争交赌筹,你敢和独角牛敌对去么?(正末云)叔叔,那里有这般好擂的!我和他擂去。(折拆驴云)孩儿也,除了独角牛,再无好汉了也。(正末云)叔叔,你放心也。(唱)

【尾声】 卖弄你有楞角,无敌手,哎,你个折拆驴的叔叔免忧。你则是满口里薰豁独角牛,则今番我直着抹了那厮芒头。我生性忒搵搜,相搏罢我着他一笔都勾。我着他但题起这刘千来呵,(云)兀的不是刘千来也。(唱)我直着他扑碌碌的望风而走。(折拆驴云)你可休夸了大口也。(正末唱)你稳情取花成蜜就。(折拆驴云)你看那独角牛身凜凜,貌堂堂,你这等瘦巴巴的,则怕你近不的他也。(正末唱)你休笑我黄干黑瘦,我可敢则今番我直着顶替了那一座泰安州。(同下)

## 第二折

(旦儿上,云)只为儿夫身染病,发愿街头舍义浆。妾身不是别人,乃刘千的浑家是也。为俺男儿身子不快,我对天许下舍一百日义浆,舍了九十九日,则有今日一日。



在此闲坐也，看有甚么人来。(独角牛同净快吃饭、世不饱上)(独角牛云)一对拳寰中第一，两只脚世上无双。自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石州马用的便是。俺家祖传三辈，是这擂家出身。俺祖公公是没角牛，俺父亲是铁角牛。到我这一辈，唤做独角牛。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上东岳泰安神州争交赌筹，劈排定对，比并高低。头一年不知那里走将一个甚么折拆驴来。与我争交赌筹。部署扯开藤棒，被我则一拳，打了他两个牙；第二年那厮又走将来争交，又吃我打了他两个牙，把那厮打的丧胆亡魂。我耳消耳息，打听的深州饶阳县，有个小厮，唤做甚么吃刘千。说那小厮一对拳，似剪鞭相似。我这么个好汉，天下无对手，我则怕那厮打了我芒头，兄弟每，您跟着我寻那厮去，若是寻着他呵。众弟兄每，您着舍利拳打倒那厮，称了我平生愿足。我问人来，兀那含义浆去处 便是。兄弟每，饮马去来。(快吃饭云)理会的。牵过马来饮马。(旦儿云)兀那君子，你好不达时务，不晓事也。人吃的茶饭，可怎么将来饮马?(独角牛云)这妇人倒生的好也。口退!兀那妇人，谁不晓事?你家里有甚么好男子好汉，叫他出来。(旦儿云)这人好无礼也，我唤我父亲去。(做叫科，云)父亲!(孝老儿上，云)媳妇儿也，做甚么这般大惊小怪的?唤我做甚么?(旦儿云)您孩儿正舍义浆，一伙男子汉。人吃的茶饭，他要饮马，我说他，他倒骂我。(孝老儿云)这厮好无礼也。他在那里?(旦儿云)兀那里不是?(孝老儿云)哥哥每，好不晓事也。人吃的茶饭，怎生喂头口?(独角牛云)兀那老弟子孩儿，你说谁哩?众兄弟每，与我打这老弟子孩儿。(做打倒孝老儿科)(独角牛云)我不打你，家里有甚么年纪小



的后生，着他出来，我和他略擂三合。(旦儿云)好也，你打倒我父亲也。我唤我叔叔去。叔叔出来。(折拆驴在古门道云)孩儿，唤我做甚么?(旦儿云)你出来。(折拆驴云)我忙哩。(旦儿云)你做甚么忙哩?(折拆驴云)我捉虱子哩。(旦儿云)那里要紧，有人打倒我父亲也!(折拆驴云)这厮无礼也，他是盆儿罐儿?(旦儿云)怎么是盆儿、罐儿?(折拆驴云)他好歹有耳朵也。(旦儿云)假似罐儿呢?(折拆驴云)也有耳朵儿。(旦儿云)一伙人打倒我父亲也。(折拆驴上，云)这弟子孩儿合死也。过来，我打那弟子孩儿去。(做见独角牛科)(独角牛云)那个好男子好汉，教他出来，则我便是独角牛。(折拆驴做走科)(旦儿做拦科，云)你那里去?(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不知道，他正是我的牙主儿。(旦儿云)他打倒俺老子，可怎生是好也?(折拆驴云)打倒你老子，干我腿事。(旦儿云)叔叔，没奈何，你救我父亲咱。(折拆驴云)孩儿也，一了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我暗算他，搬将过来，则一拳打倒那厮，救你父亲，打不倒，你躲开条路，我好走。(旦儿云)你靠前。(折拆驴捱打科，云)唱喏哩。(独角牛回身打净倒科)(折拆驴云)老叔看牙，轻着些儿。(独角牛云)兄弟每也，你看打倒的是谁?(世不饱云)理会的。我试看咱。(做看科)(世不饱云)哥也，我道是谁?原来是折拆驴。(独角牛云)我若无手眼，不吃这厮打倒了，众人向前打那厮!(众做打科)(折拆驴云)娘也，打杀我也!法度利害，祸不是好惹的。(独角牛云)口退，那厮，你要我饶你么?(折拆驴云)可知要饶哩!(独角牛云)你要我饶你，叫我十声老子。(折拆驴云)羞人化化的，怎么叫?(独角牛云)不叫，我就打杀你!(折拆驴云)



老叔休打，等我叫。(做叫科)(独角牛应科了，云)兄弟每，这厮怕俺也，咱吃酒去也。(同快吃饭、世不饱下)(孝老儿云)他去了也，你起来罢。(折拆驴云)去了不曾?(孝老儿云)不妨事，你起来，他去了。(折拆驴云)这弟子孩儿好造物，不去了，这厮烂羊头，吃我打一顿。(孝老儿云)休对孩儿说，咱家去来。(同折拆驴下)(旦儿同折拆驴扶正末上)(正末云)大嫂，你熬口粥汤去。哎哟!娘也!我好头疼也!(折拆驴云)哎哟!爷也!我好牙疼也!(正末云)叔叔，你怎么来?(折拆驴云)不曾怎么。(正末云)你看你那头上土。(折拆驴云)我不说。(正末云)你不说呵怎生?(折拆驴云)我打滚来。(正末云)你那口里血。(折拆驴云)我剔牙来。(正末云)你说也不说?(折拆驴云)我不说。(正末云)你真个不说?我则一拳，打了你那满口里牙。(折拆驴云)你则近的我这牙，孩儿也，我说则说，你休要烦恼。(正末云)我不烦恼，你说。(折拆驴云)孩儿，你那媳妇儿，为你染病，许下舍义浆。正含义浆，有那世里对头独角牛，他又调戏你媳妇，又打倒你父亲。我劝他来，又着他打了我两个牙。孩儿也，你是个男子汉，顶天立地，嚼齿戴发，带眼安眉，连皮带肉，带骨连皮，你这般冤仇，怎生不报?(正末云)这厮好无礼也!(唱)

【越调】【梅花引】 将我个年老的尊堂恁厮拍，年纪小的妻儿迤逗来。好着我忿怒夯胸怀，我今日践尘埃，这厮好情理切害，不报了冤仇和姓改。

【紫花儿序】 休道是刘、刘、刘干的这和尚，便是



那释迦如来，被这厮恼下莲台。(折拆驴云)孩儿也，你身子不停当哩，将息你那证候咱。(正末唱)将我这神眉剔竖，把我这病眼来睁开。我好怨恨那个秀才，一会儿气的我浑身上津津的汗出来。(折拆驴云)孩儿也，倒是些儿好汗。(正末唱)美也觉我这身子儿轻快。(折拆驴云)孩儿也，你这般面黄肌瘦，眼嵌缩腮。两条腿恰似麻秸，十个指头有如灯草，你且将息几日去。(正末唱)你笑我脸似刀条，腿、腿、腿似麻秸。

(折拆驴云)那独角牛身凛凛，貌堂堂，身長一丈，膀阔三停，横里五尺，竖里一丈，剔留秃鬣，恰似个西瓜模样。看了你这般一搭两头无剩，腰儿小，肚儿细，吃的饱，快放矢，则怕你近不的他么？(正末唱)

【耍三台】常言道我虎瘦呵雄心在，你可便休笑我眼嵌缩腮。你道他偌来肥胖，你道我恁来大小身材。不是我自说口、自庄主、自邀买，我是那那吒社里横祸来的非灾。则今番破题儿和他相搏，他可敢寄着一场天来大利害。

(折拆驴云)孩儿也，这擂家汉要眼睛转，拳头取胜，筋脉乱，扑手成功。眼睛不转，打人不着，筋脉不乱，扑人不倒。则怕你近不的他也。(正末唱)

【络丝娘】若是独角牛今番撒台，着那厮浅水鱼儿摸来。山海也似冤仇我和他劈甚么排，不是我舌尖口快。



(折拆驴云)那独角牛，你闻名不曾见面，他生的塔也似一条大汉。井桩也似两条腿，酱钵也似一对拳头，栲栳来也似一个肚子，乌盆也似一双眼睛。觑了你这般面黄肌瘦，则有老蜻腰儿的气力，扑蚂蚱的威风，听的打擂，常害头疼，你敢近不的他么？(正末唱)

【紫花儿序】我怎肯主着面拳厮扑，和他两个厮捱，你看我倒蹬儿智厮瞒由咱摆划。俺两个硬厮并暗厮算，浓闹里休着那布束解。直打的这壁破那壁伤，碜可可嘴塌鼻歪。(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上的那路台去，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中间里部署扯了那藤棒，擂家汉要智的擒，打的擒，肚有智，瞒过人，一狠二毒三短命，便是擂的旧家风。你怎生遮截架解，你试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看那厮拽大拳可这般出、出、出的赶来，你看我跌过脚轻轻的倒台。吐架子扒下来，嘴缝上飏飏的着我扣落拍，直打的摇着头跌着脚道好、好、好擂可这般失惊打怪。

(折拆驴云)孩儿也，你使的是上三路，下三路，中三路，可是那一路拳？你一发对我说一遍咱。(正末唱)

【尾声】你看我，横里丢，竖里砍，往上兜，往下抛，虎口里截臂骨，扛纽羊头，枷稍坠，马前剑，扑手有那三十解。着那嘶拳起处，我搬趺过，可叉则一拳打下那厮班石露台。恁时节小颧儿那妆么。(云)众人道，打、打、打了，好、好、好擂。(唱)我着他浑花儿可兀的大喝声采。  
(下)



(折拆驴云)一个好儿也。他的那扑手熟，他的倒是横里丢，竖里砍，往上兜，往下抛，虎口里截臂骨，扛扭羊头带蹄儿，倒卖十伍贯。(唱)他道是马前剑扑手有三十解。(外呈答云)好唱也，好唱也。(折拆驴云)随邪的弟子孩儿，那里唱的好!(下)

### 第三折

(外扮香官领张千上)(香官云)万里雷霆驱号令，一天星斗焕文章。小官乃降香大使是也。方今圣人在位，天下太平，八方宁静，黎庶安康，端的是处处楼台闻语笑，家家院落听欢声。今日是三月二个八日，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小官奉命降香一遭。端的是人稠物穰，社火喧哗。别的社火都赛过了也，还有这一场社火，乃是那吒社，未曾酌献。张千与我唤将部署来者。(张千云)理会的。部署，相公唤你哩。(部署领打擂四人上)(部署云)依古礼斗智相搏，习老郎捕腿拿腰。赛尧年风调雨顺，许人人赌赛争交。自家部署的便是。今日是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诞之辰，俺预备社火，赛神酌献，都停当了也。有香官相公呼唤，须索见相公，走一遭去。(见科云)相公，部署来了也。(香官云)那吒社社火，停当了么?(部署云)相公，都停当了也。(香官云)今年头对是谁?(部署云)今年头对是独角牛，二年无对手了，则有今年一年哩。(香官云)若是今年无对手呵，银碗花红，表里段匹，都是他的。与我唤过独角牛来。(部署云)理会的。唤将独角牛来者。(张千云)理会的。独角牛安在?(独角牛上，云)打



遍乾坤无对手，独占那吒第一人。自家独角牛的便是。我在这泰安州东岳庙上，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之辰，我在这露台上，跌打相搏，争交赌筹，二年无对手了，今年是第三年也。有香官呼唤，须索走一遭去。（部署云）独角牛，香官相公唤你哩。（做见科）（香官云）你便是独角牛？（独角牛云）小人便是。（香官云）你二年无对手也，则有今年，若是再无对手呵，这银碗花红，表里段匹，就都赏你。香客还未全哩，等香客来全了时，脱剥下来搦三遭。（独角牛云）理会的。那一个好男子好汉，敢出来擂三合么？（正末同折拆驴上）（正末云）叔叔，来到了么？（折拆驴云）孩儿，来到也。那露台上便是独角牛，你看那狗骨头生的那个模样，你近的他，你便过去，你若近不的他，咱家去了罢。（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 我来到这泰安州，我可便不住您兀那招商店，那厮便紧和我钉钉胶粘。把一池绿水可也浑都占，可怎生不放俺这傍人僭？

（独角牛云）那一个好汉，敢出来与我独角牛擂三台？（正末唱）

【滚绣球】 他将那名姓呼，志气来口店，他在那露台上光闪，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可也忒自专，说大言，自夸轻健，可是他空说在骏马之前。我打这厮东头不说可在这西头说，我打这厮上口不口店下口口店，无耻无廉。



(云)哥哥,报复一声,小人是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吃刘千,特来与独角牛来厮撞。(部署做报科,云)喏!外面有个人,特来与独角年来赌撞。(香官云)着他过来。(正末做见科,云)大人,小人是深州饶阳县人氏,姓刘,是吃刘千,特来与独角牛来厮撞。(香官云)则怕你近不的他么?你可有甚么亲人?(正末云)见有我叔叔在门首。(香官云)叫你那叔叔进来。(正末云)叔叔,大人唤你哩。(折拆驴做见科,云)大人,小人是折拆驴。(香官云)你是那小的甚么人?(折拆驴云)小人是他叔叔。(香官云)你既是他叔叔,那独角牛可利害,拳头上无眼,倘若还有些高低,可如之奈何?他既要搏撞呵,你便亲手立张文书,方才放他厮撞去。(正末云)叔叔,不妨事,你则管写与他。(折拆驴做写文书科,云)大人,小人写了文书也。(香官云)你画上字。(折拆驴云)小人画了字也。(香官云)既然画了字也,您过去厮撞去。(折拆驴云)咱且在一壁者。(香官云)部署,香客来全了么?(部署云)来全了也。(香官云)着那独角牛脱剥下,绕着露台搦三遭。(部署云)理会的。兀那独角牛,香客全了也,你脱剥下搦三遭。(独角牛做脱剥了科,云)这东壁厢,有甚么好男子好汉,出来劈排定对,争交赌筹来。(独角牛、折拆驴打科)(折拆驴躲科)(独角牛云)东壁厢无有,敢在西壁厢。这西壁厢有好男子好汉,出来与我争交赌筹来。(又打折拆驴科)(折拆驴又躲科)(独角牛云)西边厢没有,敢在东边。(折拆驴云)呸!你则认的我!(正末云)我上的这露台来,我和他撞去。(部署搽科,云)兀那小厮靠后。(折拆驴吐门户科)(部署云)你来怎的?(折拆驴云)我来喷水来。(部署云)兀那小



厮，你看那独角牛，身凜凜，貌堂堂，一个好汉，恰便似烟薰了的子路，墨洒就的金刚。你这等面黄肌瘦，眼嵌缩腮，一搭两头无剩，你可到的那里，则怕你近不的他也。  
(正末唱)

【倘秀才】 哎，你伙看的每休将咱来指点，您可休量小人不是个驰名的这好贴，打这厮囊里盛锥自出尖。独角牛有仇冤，打这厮说大言。

(独角牛云)兀那小的，你这等一个瘦弱的身躯，要和我两争交赌筹厮打呵，你曾辞你家中父母不曾？(正末唱)

【白鹤子】 谁不道你威凜凜，谁不道我瘦恹恹。谁不道你有能奇，谁不道我无扎垫。

(独角牛云)兀那折拆驴，这小是你侄儿？我看这小厮，面黄肌瘦，一搭两头无剩，他休说和我擂，着部署扯开藤棒，我则一拳，我就打做他一个螃蟹。(折拆驴云)你要打谭，我和你打个谭。休题那螃蟹，俺孩儿动起手来，打的他七手八脚，一迷哩横行，则怕打破你那盖。(独角牛云)我和你再打个谭，如今部署扯开藤棒，我一脚踢做你个煎饼。(折拆驴云)休题那煎饼，俺孩儿打起来，吓的你软瘫。(部署云)甚么软瘫？(折拆驴云)煎饼可不软瘫？(正末唱)

【白鹤子】 你笑我身子儿尖，可也使不着脸儿甜。本对也，可不道三角瓦儿阿可赤可兀的绊翻了人，则我这



一对拳到收赢了你是个。

（部署云）看头合擂，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不要揪住裈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正末与独角牛擂科）（独角牛倒科）（折拆驴云）倒了也。（独角牛云）不倒，不倒。（折拆驴云）休题那不倒，背着糙米还家去，那个是不捣。（独角牛云）不算交。（折拆驴云）可知道不算交，把那鼻涕来沾鞋底，那的 是不算胶。（部署云）看第二合擂，左军里一个，右军里一个，休要揪住裈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正末唱）

【倘秀才】 我恰才吐架子左闪来右闪，我踢了个提过脚里赚也那外赚。嘴缝上直拳并塌那厮脸，着这厮头完擂，早着拳，打这厮自专。

（部署云）独角牛，你有拳打将去，刘千，你有脚踢将去。休要揪住裈儿，不要拽起裤儿，手停手稳看相搏。（擂科）（独角牛倒科，云）我输了也。（折拆驴拿空桶做倾科，云）我着你烂羊头吃一顿。（正末唱）

【伴读书】 赢了的休谈羨，输了的难遮掩。打这厮自奖自夸自丰鉴，休想道虎嚇的咱家善。并一千合者波休想刘千喘，睬、睬、睬！使不着你那句美也那唇甜。

【笑歌赏】 看、看、看的每俺、俺、俺这完擂不甚险，您、您、您老的每休埋怨。告、告、告那部署休心倦，



哥、哥、哥你水莫喷，您、您、您鼓轻擗，来、来、来、来、来、来咱休把这排场占。

（部署云）相公，刘千赢了独角牛也。（香官云）既然刘千赢了也，将那银碗花红，表里段匹，都赏刘千，加他做深州饶阳县县令，着他走马赴任，便索长行。（折拆驴云）孩儿也，恰才还是你善哩，若是我，我腰节骨都拗折他的！咱回家去来。（正末唱）

【尾声】 打一拳有似着一剑，踢一脚浑如剁一镰。这厮人也憎鬼也嫌，无处发付那千层桦皮脸，可又早颓气了驰名第一颺。（同折拆驴下）

（香官云）刘千去了也，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左右那里，将马来，回大人话，走一遭去。独角牛施呈威风，欲赢取羊酒花红，被刘千争交跌打，方显是天下英雄。（同下）

## 第四折

（孛老儿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老汉刘太公的便是。谁想刘千跟着他叔父去泰安州，与独角牛劈排定对去了。说道孩儿赢了也，先拿将花红银碗锦袄儿来。我不信，使的出山彪打听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出山彪上，云）自家出山彪便是，跟着刘千哥哥泰安州去，俺哥哥赢了也。我先将花红银碗锦袄，去叔父跟前报个喜信去咱。（唱）



【双调】【新水令】独角牛无对整三年，则今番赛还了他那口愿。说刘千一个展，值看官满怀钱。端的是名不虚传，看了那几合擂不曾见。

(孛老儿云)出山彪孩儿来了也。你哥哥在那泰安州，与那独角牛怎生劈排定对？你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云)父亲，俺刘千哥哥赢了也。我将着这锦袄子银碗花红，父亲跟前来报喜信来也。(孛老儿云)既然你哥哥赢了独角牛也，怎生两家相搏？你试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夜行船】独角牛肥膜相搏呵，吁，他则落的一声喘，可是他空说在骏马之前。他则待举意儿赢，他其心儿不善，可是他捉住鼓自开一遍。

(孛老儿云)你那哥哥等开住呵，会那个在左边？那个在右边？怎生遮截架解？你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川拨棹】独角牛气冲天，他向那露台上说大言。卖弄他能拽直拳，快使横拳，你比俺刘千绝后光前。去也郑州出曹门较远，都部署将藤棒传。

(孛老儿云)怎生擂鼓筛锣？呐喊摇旗？你试说一遍咱。(正末唱)

【七弟兄】鼓儿着撒边、撒边，(云)手停手稳看相搏。(唱)你可便看，咱拳合手停，各自寻机变。一个拳沉



脚重谨当先，俺哥哥身轻体健能挪展。

（孛老儿云）俺刘千与独角牛怎生劈排定对？你试再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梅花酒】 呀！独角牛拽大拳，刘千见拳，来到跟前，火似放过条蚕椽，出虚影到他胸前。刘千使脚去手腕上剪，他敢迤逗的到露台边，接住脚往上掀。胖身躯怎回转，膂力的是刘千。

【喜江南】 滴溜扑人丛里腾的脚稍天，俺哥哥他将那浑锦袄子急忙穿，早笙歌引至庙门前。独角牛自专，则他那输了的脸儿可怜见。

（孛老儿云）既然赢了也，俺一家儿都往深州饶阳县县令之任去，到大来欢喜杀我也！俺孩儿心满意满，且休论他长我短。独角牛输与刘千，俺得了花红银碗。

题目般般社火上东岳

正名刘千病打独角牛



## 施仁义刘弘嫁婢

## 楔子

(冲末扮李逊抱病，同旦儿、春郎上)(李逊云)腹中晓尽世间事，命里不如天下人。小生姓李，名逊，字克让，祖居汴梁人氏。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张氏，孩儿春郎。小生幼习儒业，今春应过举，新除钱塘为理。至望京店染起疾病，不能动止。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大嫂，你去熬口粥汤我食用。(旦儿云)理会的。(下)(李逊云)春郎，将过桌儿来，将纸墨笔砚来。(春郎云)父亲，桌儿纸墨笔砚俱在此。(李逊云)春郎，你看你母亲熬粥汤去。(春郎云)理会的。(下)(李逊云)我为甚支转他子母二人？小生平日之间，与人水米无交。我倘若有些好歹，争奈娇妻幼子，归于何处，使我切切在心，拳拳在念。我闻知洛阳有一人，姓刘，名弘，字元溥，此人有疏财仗义之心。我如今修一封书，等我身亡之后，着他子母二人，投奔刘弘员外。我写这书者。李逊也，你怎生做那读书的人！我与刘弘素不相识，这书上叙甚么寒温的事，则除是恁的。我仿春秋一桩故事，宰国臣与乞成子赴壁一事。白者是素也，我与他素不相识；纸者居也，正意的则是托妻寄子。刘弘员外是读书的人，见其书解其意呵，收留他子母二人；若见其书不解其意啊，李逊也，也是我出于无奈。春郎，唤你母亲来。(春郎同旦儿上)(春



郎云)父亲，母亲来了也，你放精细者。(旦儿云)员外，喝口粥汤儿者。(李迳云)大嫂，我那里吃的粥汤。趁我这一回儿精细，分付您者。(旦儿云)员外，你有何言语嘱咐也?(李迳云)我若身死之后，您子母二人，将着这封书呈，直至洛阳，投奔刘弘伯父去。他见是我的书呈，必然收留您子母二人也。(春郎云)理会的。父亲精细者。(李迳云)大嫂，春郎，我这病越沉重也，您扶着我者。便好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声长叹泪凝眸，堪恨春郎志未酬。幼子娇妻无所托，一封书信紧相投。孤穷李迳今朝丧，天使文人不到头。尸骸未入棺函内，一灵先到洛阳游。大嫂，春郎，我也顾不的你也。(做死科)(下)(旦儿同春郎做哭科)(旦儿云)哎哟，员外也，则被你痛杀我也。春郎，便将你父亲焚化了，寄在报国寺里浮丘着。俺将着书呈，投奔洛阳刘弘员外去来。(春郎云)理会的。母亲，您孩儿将父亲的骨殖，寄在这南薰门外报国寺里。俺子母二人，则今日直至洛阳，投奔刘弘伯父去。哎哟，父亲，则被你痛杀我也!(同旦儿下)(太白星上，云)阆苑仙家白锦袍，海山银阙宴蟠桃。三峰月下鸾声远，万里风头鹤背高。贫道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职掌人间赏善罚恶录料长短之事。行善者增添福禄，作恶者减算除年。因赴天斋以回，亲见下方洛阳有一人，姓刘，名弘，字元溥。此人是个巨富的财主，争奈有二事缺欠，一者夭寿，二者乏嗣。贫道按落云头，化做一云游货卜的先生，与此人说个详细，有何不可。来到这市廛中，远远的望着刘弘，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未上，云)老夫洛阳人也，姓刘，名弘，字元溥，年四十五岁也。某家洛阳祖居



乃三辈也，我祖父刘从古，我父刘明叔，某是刘元溥。祖宗以来，所积家财，万贯有余。争奈到我行，乏其后嗣。我平生所望者，止是此也。我今日上的长街，来探几个老士夫，吃几杯闷茶者。下次小的每，把那马来牵的靠后些儿，休冲撞着相识朋友，我信步闲行者。（见科）（太白云）兀的不是刘弘，我叫他一声。刘弘，刘元清。（正末云）谁呼我的名？呀、呀、呀，一个须发尽白的老先生，好道貌也。我这洛阳城中，未尝见这个老先生。作揖，老先生！（太白云）稽首。（正末云）如何识在下？（太白云）我识你是刘弘，你可不认贫道。我是个云游货卜的先生，我善能风鉴。（正末云）先生既会相呵，何不与我在下决疑者。（太白云）我看你是个巨富的财主，你今年多大年纪也？（正末云）在下拙年至四十有五也。（太白云）哦，你四十五岁。刘员外，我这阴阳，不顺人情，我说则说，你则休烦恼，你有两桩儿缺欠不全。（正末云）敢问老先生，可是那两桩儿缺欠？（太白云）员外，你一者天寿，寿不过五旬而亡，止有五年的限次也。（正末做悲科，云）哎哟，刘弘也，恰才师父道寿不过五旬而亡，止有五年的限次。刘弘也，你是看书的人，岂不闻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惧之有？这个不妨事。敢问师父那一桩呢？（太白云）这一桩最当紧，你当来乏嗣无儿也。（正末做悲科，云）师父，你打人呵休打着那痛处，说人呵休说着那短处，更做道是阴阳不顺人情者波呵。（唱）

【仙吕】【赏花时】 我和这货卜的先生可在这路上逢，他恰才上下端详观了我这面容。（太白云）据富贵不在



石崇之下也。(正末唱)他道我据富贵若石崇，(太白云)争奈你寿夭也。(正末唱)争奈我其寿可也不永，(太白云)你有多资财，则是少个儿童也。(正末唱)他又道我多财禄更少个儿童。

(带云)则一句。(唱)

【么篇】 道的我恍惚如同兀那一梦中，(云)这阴阳不顺人情，不可以不信也呵。(唱)我这甲稽首躬身问个吉凶。(云)师父道在下夭寿，师父道在下绝嗣，师父如何全美的寿数，如何得有这子嗣?师父一发与迷人指路者。(太白云)你问贫道如何得这子嗣，如何得全你这寿数?刘弘，你肯依贫道八个字。便能够全美也。(正末云)师父，是那八个字。(太白云)你自牢记者，是“婚姻死葬，邻保相助”。行好事，积阴功。若依此语。自然增添福寿也。(正末云)谢指教，谢指数。嗨，好言语也!婚姻死葬，邻保相助，这八个字，俺这秀才每口里念的则是颠倒烂熟的，未尝有人行的到也。(唱)他道着我行好事积阴功。(云)师父，再有甚么指数?(太白云)则不贫道一人，兀的不又一人来也。疾!(下)(正末回头科，云)在那里也?哏、哏、哏。好大风，眯了眼也，眯了眼也。作揖，老先生!可那得个人来。师父也，那壁无人，可怎生连他也不见了也?青天白日，知他是神也那是鬼也呵。(唱)却怎生平地下起一阵家这迅风。(云)我问师父，再有何指教，他道则不我来，兀那后面又有一个来也。赚的我回头，连他也不见了，好是奇怪杀人也。(唱)怎么急回头索早不见了那皓首的佬，可



则敢那一个家老仙翁。(下)

## 第一折

(卜儿同净王秀才上)(卜儿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休道黄金贵,安乐最直钱。老身姓王,嫁的夫主姓刘,是刘弘员外。这个是我的侄儿,是王秀才,家私里外解典库,都亏了这个孩儿。(净王秀才云)一八得八,二八一十九,三八二十六,四八一十七。这么一本帐,若不是我呵,第二个也算不清。(卜儿云)孩儿也,你辛苦,俺也知道。(净王秀才云)姑娘,这家私里外,许来大个解典库,我又写又算。那等费心。姐夫不知人,这两日见了我,轻便是骂,重便是打。若是姐夫今日来家时,姑娘,你说一声方便,我也好在家里存活。(卜儿云)少要这等言语。孩儿也,你姐夫探望相识朋友去了,你收拾下茶饭,这早晚敢待来也。(净王秀才云)我安排下茶饭,等姐夫来食用。我且再算帐者,一八得八。(正末上,云)下次小的每,把那马来牵的望后院里去。(净王秀才云)一八得八。(正末做见王秀才科)(正末云)王秀才,你划的还算哩那。(净王秀才云)这老儿今日越眼了也。(做作揖科)(正末云)婆婆,我今日上的长街市上,不曾见一个相识朋友,遇着个须发尽白的老先生。他道他是相士,上下观了我这面目,他道我平生所欠者有两桩。我便问他道,师父也,是那两桩。他便道,第一来夭寿,寿不过五旬而亡,我止有五年的限也。这个也不打紧,第二桩当来乏嗣无儿也。(净王秀才云)姐夫家来恼躁,我道为甚么来?没正经,姐夫无了子嗣,



各人的造物，你可怎么埋怨我？干我甚么事？强盗也生男长女，你两个自家无用，倒埋怨我。（卜儿云）老的也，这先生也能算也。（正末云）婆婆，想咱两口儿为人，可也不曾行那歹来。我说莫不是这钱财上积趱的多了么？所以上妨害了咱这子嗣。想咱这世间人，无钱的可又难过，抵死积趱的多了，却又于身无益，此言信有之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我本是个巨富的明儒。开着座济贫的典库为财主。贯满京都，掌着那万万贯的这多财物。

【混江龙】想咱这人贫人富，原来这天公暗里自乘除。（带云）想咱这世间人，有钱的却天子，有子的却无钱。婆婆，这个道理，你省的么？有甚么难见处。（唱）贫的每多生些子嗣，咱这富的每便广积些金珠。则为那贫无这谄以误收的些存子的法，咱则被富之余也兀的不明放着一个杀身的术。这世里甘贫的无虑，越富的贪图，饥贫的广有，猛富的多余。我想那嫌贫的彼富。爱富的愚夫，固穷的不滥，靠富的空虚。我则待守清贫得乐矣在其中，端的可便不义富我道来于我也则是如云雾。咱这人眼前贫波富，可则也则是兀那枕上的这荣枯。

（云）王秀才近前来，我问你，我当初开这解典库，我正意是怎生来？（净王秀才云）这个！姑夫老人家，一法老的糊突了。为甚么开这解典库？常言道早晨栽下树，到晚要乘凉。可不道吃酒的望醉，放债的图利，也则是将本图利来。（正末云）噤声！我几曾图利息？我正意的那，我则是赈



人之贫波，周人之急。婆婆，谁想这厮，去那解典库中，治下许多的弊病。颠倒与我身上为害。我上的长街市上，那一个相识朋友每，不看着我下言语，道您这厮忒不中，更慳波吝波苛波克波。俺两口儿天儿，都是你这厮在这解典库中，治下弊病，都折罚了也。兀那厮，你省的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么。（净王秀才云）姑夫，为人憎爱中半，佛也不得人道是哩。君子不羞当面，我有甚么弊病处，对着姑娘，你就说。（正末唱）。

【油葫芦】 则这君子惜财有道上取，谁似你忒无法度？（净王秀才云）怎么无法度？拿住作践的，打五棍？吊在树上，怎么无法度？（正末唱）人道你忒慳忒各忒心术。（净王秀才云）我有甚么心术处？（正末云）兀那厮，那的是你那心术处？（唱）人家道那把时节将烂钞你强揣与，巴的到那赎时节要那料钞教他赎将去。（净王秀才云）他拿将钞来讨，没的不与他去不成？（正末云）兀那厮，你听我说那弊病，你则休赖。（净王秀才云）我有甚么弊病？（正末唱）你将焦赤金化做了淡金，（净王秀才云）姑夫，也不必闹，也容易，从今后人拿的高丽铜来，我也当金子留下，等人来赎，可把金子赔他便了也。（正末云）你看波，这高丽铜不别，这金子不别，这桩也罢。（唱）你把好珍珠写做了他蚌珠。（净王秀才云）也容易，从今后拿将鱼眼睛来，当珍珠留下，等人要，可把珍珠赔他。（正末云）你看波，这鱼眼睛不别，珍珠不别，这两桩也不当紧。（唱）人家一领簇新的衣你去那典场上你便从头的觑。（云）是人家那簇新做出来的衣服，带儿也不曾缀，衽儿也不曾叠的倒哩。人家急



着手用那钱使，将来到你这厮行当那钱，这厮提将起来看了一看，昧着你那一片的黑心。下的笔去那解帖上批上一行。（唱）呀，这厮便写做甚么原展污了的旧衣服。

（净王秀才云）裁衣不及段子价，这个也是我向家的心也。（正末唱）

【天下乐】 噤声！贼也，岂不闻道财上分明大丈夫。（云）比喻说到今月初一日，把这号改到那月初二来赎。你这厮！（唱）但那日数儿过来波余，你休想道肯放那赎，（云）初二日来赎，道员外不在解典库里，明日来。不付能到那初三日来赎，你道员外人情去了，不在家。（唱）这厮兀那爱钱的心他百般里推些个事故。（卜儿云）老的，他为甚么那？（正末唱）他则待日要所增，（云）初三日不赎与那人，初四合当赎与那人，你又不赎与他。婆婆，你知道他那初四日不赎与那人的缘故么？（卜儿云）可更是怎生？（正末唱）这厮直熬到个月不过五，（云）过了五个日头。索你怎生问他要一个月的利钱？贼丑生也！（唱）你倚仗着我这几贯钱索则么以才勒的些穷人家每着他无是处。

（卜儿云）老的，有句话和你说。你泼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无。你依我安排一杯酒，把俺那爷娘亲着，都请将来，陪一句话，我与你娶一个年纪小的生的好的，近身扶侍你。若是得一男半女，可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休这般说。（唱）



【那吒令】你待陪千言万语，托十亲九故，娶三妻两妇，待望一男半女。（卜儿云）老的，你娶一个罢波。（正末云）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唱）我青镜晓来看，则这白发添无数，（云）我如今不小也。（唱）我如今暮景桑榆。

（云）天也，想刘弘两口儿为人。也不曾行歹也呵。（唱）

【鹊踏枝】我要一个家厮儿无，我要一个家女儿无。（云）天若可怜见刘弘，或儿或女，降与刘弘一个。果若刘弘无那儿女的分福，索一头的生将下来，就在那褥草上便着天厌了者波。（唱）天也，我问甚么那跛臂瘸膝，者么他那眼瞎头秃。（卜儿云）员外甫能得一个，又眼瞎头秃，不如不要也。（正末云）婆婆，你道的差了也。（唱）则但能够便替咱去上坟波祭祖，大嫂也，也强如咱眼睁睁鳏寡孤独。

（卜儿云）老的也，俺有的是那钱钞，或是好孩儿讨一个，好女儿买一个，与俺压子嗣，可不好那。（正末云）你说的差了也。那个终久则是假的也呵。（唱）

【寄生草】你道要女儿着钱赎个婢，要厮儿着钞买一个躯。待着他抽胎换骨可便为儿女，待着他当家主计为门户，你又待着他拖麻拽布临坟墓，岂不闻鱼目似珠不成珠，却不道碓石似玉非为玉。

（云）王秀才，四隅头与我出出帖子去，道刘弘员外放赎不要利，再不开解典库了也。（净王秀才云）可不好，打



甚么不紧，则用我写的一写。（做写科，云）刷刷刷，刷刷刷来刷刷刷。写就了也，我贴去。我出的这门来，四隅头贴起帖子来。大小人都听着：刘弘员外家放赎不要利，拿本钱来，则管赎了原物去。姐夫，帖子贴好了。（正末云）王秀才，把那解典库，与我关闭了者。（净王秀才云）不开解典库罢，落的我闲着快活哩。（正末云）孩儿也，你近前来，俺两口儿无了这子嗣，都是你在这解典库中致下的弊病，因此上折乏了俺子嗣也。你今日便与我离了这门，休在我这家里住，便与我出去。（净王秀才做看卜儿科，云）着我出去，便出去了罢，受他这们闲气做甚么？（卜儿云）孩儿也，着你出去哩。（净王秀才云）姑娘，如今端的着谁出去？（卜儿云）着你出去。（净王秀才云）哦，原来着我出去。呸，可怎么好，才勒掯杀我也。苦阿！是了么，你家当初有甚么来？支着个破芦席棚，安着个破沙锅，常煮着锅巴吃。你如今富贵了，亏了谁来？好歹亏了王秀才。我替你家开了解典库，挣下了这等前堂后馆，走马门楼，金银器皿，不知其数。你这等富贵，都是王秀才挣的，今此一日，要把我赶将出去。罢、罢、罢，好苦恼阿！好苦恼阿。我出去，我出去。我辞别了姐夫、姑娘，我就出去了罢！便好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水处，哦，是留人处。（做拜科，云）王秀才，我在你家里，也不曾吃了闲茶闲饭。我从那清早晨起来，光梳了脸，洗净了头。呸，又颠倒了。屈着脊梁，挺着脖子，把着一管笔，从早晨直写到晚。怕我说一个字，今日着我出去，我去了则便罢。受你的气，我出去，我出去！罢、罢、罢，辞别了姐夫、姑娘。我说我去阿，我若出了这门，收进多少，放出多少，这一本乱



帐，都要你整理哩。(正末云)快与我出去。(净王秀才云)真个要我出去?姑夫，我在家里，那一般儿不做，掏火棒儿短强似手，不刺下般的赶我出去呵。罢、罢、罢，男子汉家，顶天立地，龇齿戴发，带眼安眉，连皮带肉，带肉连皮，休说我是个人，便是那粪堆掏开，也有口气。你今日着我去，苦恼也!我离了你家门，凭着我这一对眼，一双手，驴市里替人写契，一日也讨七八两银子，也过了日月。我说我去也，你不辞我也不辞你。这一遭，我其实的去也。(又做拜科)(正末云)你看这厮。(净王秀才云)姑夫，想您儿三四岁儿，姑娘带将我来到这家里，亏姑夫抬举的成人长大。知道的，是你老人家改常，不知道的，则说我生事要出去哩。各尽其道。罢、罢、罢，我去我去。我如今一脚的出了这门，使不的你可使人来赶我。我是个直人，我可可不来了，你可也不要扯扯拽拽的，我也不回来了。可使不的你摆酒着人与我和劝，我其实不回来了。两脚车上装七个人，也不必再三再四的了。我则这一遭，辞了姑夫、姑娘，我就出去了罢。(做拜科)(起身往东边走科，云)姑娘、姑娘，扯一扯儿来么。(卜儿云)你去便去了罢。(净王秀才云)放了手，扯我怎么办呢?谁又来你家里来，则你家里饭好吃?姑娘劝一劝儿么。(卜儿云)我不劝。(净王秀才云)连你也是这等。罢、罢、罢，我和你两个，恩断义绝。血管牵车儿，扯断这条肠子罢。我出去，我出去!下次小的每，搬出我那行李来，打过一辆大车来，先把那板箱来放上，抬上那竖柜，把那铺盖来卷了，包一包，把靴袜都放上，菜坛菜罐都放上，那锅也放上，要做饭吃哩。那破篓子丢了罢，裹脚放在锅里。牵过那驴子来套上，打



动打动，阿列阿列，去了罢。那里去？我有甚么呢？那里有那板箱竖柜来？沿身打沿身，身上的衣裳，肚里的干粮，两个肩膀抬着个口，每日则是吃他家的。便好道这大树底下好乘凉。一日不识羞，十日不忍饿，把这羞脸揣在怀里，我还过去。（做入门科，云）哦，我一脚的出了这门，这地就无人扫。（做打算盘、看文书科，云）一八得八。（正末云）王秀才，你怎的？（净王秀才云）你老人家说了几句，谁和你一般见识。（正末云）你看这厮。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李春郎同旦儿上）（李春郎云）小生李春郎是也。离了望京店，与母亲来到这洛阳。母亲，我问人来，则这里便是刘弘伯父宅上。门首立着个人，我试问他者。作揖哥哥。（净王秀才云）那里来的。（李春郎云）是亲眷。（净王秀才云）这两日卖五钱银子一个。（李春郎云）是甚么？（净王秀才云）你说是青绢。（李春郎云）是亲戚。（净王秀才云）哦，是亲戚。（李春郎云）万望哥哥报复一声者。（净王秀才云）你且在这里，等我报复去。（见正末科，云）姐夫，门首有亲眷来也。（正末云）婆婆，你听波。我恰才说了他几句话，他故意的将这等言语来激恼我。我若是有个亲戚，我挑着灯笼儿也取将来也，我肯着你这厮在我这里，这般定害我那？（净王秀才云）你看么，我则但开口错了牙关，他说是亲眷来。（正末云）你道是亲眷，是男子也是妇女人？（净王秀才云）我则不曾仔细看，我去看者。（做出门科，云）你是男子也是妇人？（李春郎云）是子母二人。（净王秀才云）我知道，你则在这里。（做见正末科，云）一子母。（正末云）敢是子母二人？（净王秀才云）姐夫说的是。（正末云）着他过来。（净王秀才云）理会



的。姐夫道，着您过去哩。(春郎同旦儿做见正末科)(正末云)一个穿孝的女子。婆婆，你休受他的礼。兀那小大哥，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上来到这此处?你慢慢的说一遍我听者。(李春郎云)小生汴梁人氏。(净王秀才云)精脊梁睡石头。(正末云)怎生说?(净王秀才云)他说是汴梁。(正末云)是他那地名，靠后。(李春郎云)父亲姓李，名逊，字克让。应过举，得了钱塘县令，到于望京店上，染病不能动止。临命终时，俺父亲修书一封，若我有些好歹，您子母二人，将着书呈，直至洛阳，投托刘弘伯父去。自父亲身亡之后，小生将着书呈，一径的投奔伯父来。(正末云)有书呈?将来我看。(李春郎云)有书呈。母亲，将书来。(春郎递书科)(净王秀才云)你这厮好无礼。你知道入城问税，入衙问讳，俺这里门司有限，你知道我这里有甚么体面，拿书来，你靠后。(做乔躯老递书科，云)你那里有这么体面?(李春郎云)也没甚好。(正末拆书科，云)守鲁奉呈尊兄刘弘阁下开拆。(净王秀才云)你错走了。你如今出的顺城门，高房子，长幡杆，那里便是。(正末云)那的是那里?(净王秀才云)呸。那是闵中阁了。(正末云)辱弟李逊谨封。(净王秀才云)罢了，误了你老子证候了。着他把头发披开顶门上着碗来大艾焙炙，豁开他两个耳朵，他就好了。(正末云)他封皮上是这般写。你看这厮，靠后。封皮上有字，就里不知写着甚么哩也呵?(唱)

【醉中天】我这里先把封皮来去，展放开他这个寄来的书。(云)大嫂，不曾掉下一张?(卜儿云)员外，不曾掉下。(正末云)小大哥，你近前来，我问你，则这一封书，



索别有书呈?(李春郎云)伯父,止则是这一封书,别无书呈。(正末云)既是这等呵,你且靠后些。好是奇怪也呵!(唱)却怎生彻尾从头一字无?(云)李克让也,你既是我的兄弟呵。(唱)你却怎生不把这寒温来叙?你将着这雪白纸呵?也好,也好,咱知他的意趣,你那满怀的心腹事,这汉向我行十分的诉。

(云)婆婆,你省的这个礼么?则这一张白纸,我便见出那人的心来。白纸二字,白者是素也,纸者是居也。他与我素不相识,着他写甚么的是。纸者是居也,正意的那则是托妻寄子与我。婆婆,市廛中那老先生道甚么来?他道着俺行好事,积阴功。今日这般善事上门也,咱不可以不行也。(卜儿云)员外,凡百的事,则随你主意也。(正末云)则除是这般。小大哥,近前来,你休作疑惑,听我说与你。想你那亡父在时节,曾和我作经商买卖,一席酒之间,我和他言行相投。他曾拜我八拜,我为兄,他为弟,不想今日兄弟不幸身亡了也。您子母儿每,来的正好,休别处去,则在家里住。(李春郎云)谢了伯父。(正末云)你那亡父的灰椁儿在那里?(李春郎云)见在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寄着哩。(正末去)王秀才,你便与我南薰门外将那李克让的骨椁儿取将来,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起坟茔呵,我自有个祭祀的礼物。(净王秀才云)下次小的每,便去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取将李克让那把骨殖来。若取将来,我自有个埋殡的道理。(正末云)小大哥,你那清德唤做甚么?(李春郎云)您孩儿是李春郎。(正末云)这个是你的胎讳,你那清德呢?(李春郎云)伯父跟前,怎敢称呼表德?(正



末云)怕做甚么。(李春郎云)您孩儿李彦清。(正末云)好、好、好。你那亡父在时节,曾叫你学甚么艺业来?(李春郎云)亡父在日,着您孩儿攻书来。(正末云)便好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李春郎云)不是您孩儿说大言,天下文章一石,您孩儿颇揽九斗九升在怀。(净王秀才云)好哥,你快走。管的他穿,管不的他吃。(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你不听的他说,他那一顿吃九斗九升哩。(正末云)他说他那文章哩。(净王秀才云)三个夏布做一顶。(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你说蚊帐。(正末云)他说他那文字哩。(净王秀才云)这两日虻蚤丁出屁来,又蚊子。(正末云)小大哥,或诗或词,作一首来我看。(李春郎云)伯父指甚为题?(正末云)单指着您子母二人投奔我,便是题目。(李春郎云)理会的。(做写科)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来刷、刷、刷。(净王秀才云)好也,挝抢肺吃哩。(李春郎递诗科,云)伯父,诗就了也。(净王秀才做拿诗科,云)你又来了,好个没记性的,拿来。(做递科)(正末云)小大哥,你好能染也。暮史朝经务进修,(净王秀才云)妙、妙法莲花经。(正末云)你怎的?飘零踪迹寄神州。十年勋业频看数,千里家山空倚楼。公瑾处贫曾谒鲁,仲宣到此错疑刘。尊贤若肯垂青顾,便是书生得志秋。(净王秀才唱科)喧满凤凰楼,一了有这句唱。(正末云)你看这厮。婆婆,恰才婶子儿拜我时,有些气喘。我可也难问他,你问婶子儿,因何这般气喘?(卜儿云)婶子,你如何这般气喘?(旦儿云)不瞒伯娘说,有亡夫半年身孕也。(卜儿云)员外,恰才我问婶子来,他说有半年的身孕。在家里住呵,则怕不方便么?(正末云)婆婆,你与我收拾了



后面那所宅儿者。(卜儿云)员外，西头闲着那所宅儿，着他子母儿每住，却不好那?(正末云)婆婆，你也道的是。王秀才，你与我收拾了西头那所宅子者。(净王秀才云)那房子赁与人了。(正末云)你看波，我昨日日西时，打那里过来，尚兀自贴着帖子，写着道“此房山赁”，今日这早晚，可早赁与人也。(净王秀才云)他昨日半夜里就搬过来了。(正末云)不拿住他犯夜?(净王秀才云)他拣的时辰。(正末云)快与我收拾了者。(净王秀才云)姐夫，不要闹，我则赶了他去则便罢。可怎么好，我才吃了他一只鸡。(做转身假赶科，云)哥哥，你可休怪，如今姐夫家有个亲眷来了，要这房儿与他住哩，你搬了去罢，无奈何搬一搬。怎么不肯?你有些甚么家活搬不了?先把那破床抬出去，一张旧桌子，两张折板凳。再有些甚么家活?一个做饭的锅，就把那尿盎子放在锅里罢，一家儿好干净人家。(转身向正末云)姐夫，有了房子也。(正末云)收拾了也。那但是人家使用的那吃食物件动用家事，一年四季的柴米，你都休着少了者。(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应用家活都有了。(卜儿云)员外，你看他子母两个，一身重孝，来俺家来，则怕不利么(正末云)婆婆，你休那般说。(唱)

【尾声】咱人这生死也在于天，端的这善恶也由人做，我则是可怜见他孤寒的子母。(云)洛阳城中许多的财主，他怎生不别人家去?(唱)岂不闻投人须投大丈夫，(卜儿云)着他子母二人回去罢。(正末唱)不争咱赶离了门显的咱也不辨一个贤愚。(卜儿云)员外，赍发他些钱物，着



他回去罢。(正末唱)我本待与些钱物，也则是济惠他这穷儒，则这的便是将有余儿可也补不是。(卜儿云)员外，似俺两口儿这等受用快活，可也强似他子母每也。(正末云)婆婆，咱两口儿为人，不如他子母儿每，他子母儿每强似咱。(唱)我如今空盖下他这般画堂锦屋，眼前面折罚的咱来灭门波绝户。(云)古人言：有钱无子非为贵，他这等有子无钱的，也不是贫。咱人一日死到头来，休说是这些个家缘，(唱)便设若堆金到那北斗，(云)婆婆，咱死时节，将的去么，(唱)可则那的也待何如。(正末同众下)

## 第二折

(外扮兰孙上，云)闷似湘江水，涓涓不断流。有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妾身襄阳人氏，裴使君之女，小字兰孙。父亲裴使君，在襄阳为理，不幸被歹人连累身亡，无钱埋殡。妾身直至洛阳，寻不见一个亲眷，妾身无计所奈。我插一草标，自己卖身，但卖些钱物，埋殡我那父亲，也是我孝顺之心。来到这长街市上，好是羞惨人也，看有甚么人来。(净扮媒婆上，云)妾身做事实伶俐，娶女招夫我说合。亲筵喜事来寻我，能言快语做媒婆。自家官媒婆的便是。有刘弘员外，数番家分付我，着我替他寻个女孩儿，不曾有。今日我往长街市上走一遭去。(做见科)(媒婆云)一个女孩儿，头上插着一个草标儿，不知是真个卖也，是斗人耍哩。我试问他者。小姐，你插着这草标儿，你是真个卖也那，你是斗人耍？你要多少钱？(兰孙云)要五百贯长钱。(媒婆云)既然是真个，这里有个员外，要你到他家里。



有吃有穿，你跟我去来。(兰孙云)我跟将你去来。(同媒婆下)(正末同卜儿、净王秀才上)(正末云)婆婆，市廛中那老先生，说的那言语，甚是好 的当也呵。(卜儿云)老的，这阴阳不可信他也。(正末唱)

【中吕】【粉蝶儿】 那相士观觑了我这容仪，他道我寿不及那五十余岁，(带云)天那!想刘弘两口儿为人，也不曾行那歹也。(唱)莫不我与人交有甚么言行相违?(带云)不是我自谄。(唱)俺一家儿夫怜贫，更和这妻敬老，俺又不曾道是欺瞒着天地。天网恢恢。我一会家想穹苍也有一个偏僻。

(卜儿云)老的，你道的差了，天有万物于人，人无一物于天。天有甚么偏僻那?(正末云)既无偏僻呵。(唱)

【醉春风】 既不索可怎生短命死了颜回，却怎生延年老了盗跖?我想那鹤长凫短不能齐，(云)想咱这世间的人，有钱的却无子，有子的却无钱。婆婆，这个道理，你省的么?(唱)百般的参不透这个道理。况这世里完备有几，刘弘我道来绝嗣的不似你。当日那伯道无儿，似这等古人也乏嗣，何况道是小生我这些个绝继。

【普天乐】 置两四处家绣罗帏，娶五七个丫鬟婢。待着他生男长女，又不着他去倒紵翻机。他衡一片家嫉妒心，无半点儿贤达的意。听的道海棠身边有些春消息，他背地里使心机，寻个打当的牙才迫。(带云)婆婆，咱命



里有那儿女分福。(唱)问甚么樊素小桃,都一般开花结子,  
(带云)咱命里无的呵。(唱)咱正是那止渴思梅。

(云)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净王秀才云)理会的。  
看有甚么人来。(媒婆引兰孙上)(媒婆云)来到也。(做见  
王秀才科,云)有一个好女孩儿。要嫁与人家。你报复去。  
道有媒婆在门首。(净王秀才云)你是甚么人?我央及你的  
事,你到了不完成我。(媒婆云)有个女孩儿在这里。(净  
王秀才云)在这里可好也。(媒婆云)见在门前哩。(净王秀  
才云)你则在这里,我和姑夫说去。(做见卜儿打耳暗  
科)(正末云)王秀才,有甚么话,不好明白说。(净王秀才  
云)媒人在门首哩。(正末云)甚么媒人?(卜儿云)老的,你  
不知道,我常时分付媒人,不问妇人女儿,寻一个来。  
他不敢对你说。(正末云)既然这等,着他每过来。(净王  
秀才云)理会的。媒人,着你引他过去哩。(媒婆做见科,  
云)老员外,员外娘子,我寻将这个女孩儿来与员外,生  
的十分颜色,无钱埋殡他父亲,则要五百贯长钱。(正末  
云)王秀才。打发媒人回去,与他五两银子。是五块儿。(净  
王秀才与媒婆银子科,云)理会的。拿银子来与媒人来。  
与你五两银子,你去罢。(媒婆云)多多的谢了老员外。(做  
出门数科,云)我出的这门来。且住,员外与我银子是五  
块儿,这王秀才有些快落钞。我试数一数,一块、两块、  
三块、四块,则四块,少一块。(媒婆做见正末科,云)  
老员外,着王秀才与五两银子,他则与我四两,是四块。  
(正末云)王秀才,我着你与他五两银子,是五块,你怎生  
与他四两银子,是四块?(净王秀才云)这个。姑夫,五两



银子，一两一块，是五块儿。你敢花了眼，拿来我数与你看。一块儿，两块儿，三块儿，四块。（净王秀才做摔袖科，云）兀的不是一块儿，你掉在这地下了。（正末云）你看他波。（媒婆云）是你袖子里丢出来的。（做拾银子科，云）我落他些银子儿，买羊肚儿吃去来。（下）（卜儿云）老员外。着那孩儿参拜你。（正末云）着他过来。（兰孙做见，拜科）（正末云）兀那女孩儿，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甚上自己卖身？你慢慢的说一遍我听。（兰孙云）妾身襄阳人氏。（净王秀才云）好姐姐，你快走，我家用不着你这等人。（正末云）怎的？（净王秀才云）他快扯炮。（正末云）怎的快扯炮？（净王秀才云）是襄阳炮。（兰孙云）裴使君之女，小字兰孙。俺父亲在襄阳为理，不幸被歹人连累身亡，停丧在地，无钱埋殡。妾身直至洛阳，寻不着一个亲眷。因此上自己卖身。但卖的些小钱物，或是与人家厨头灶底，或人家作婢作奴。说兀的做甚。一路上千辛万苦，我行孝道则因父母。但能够一席地埋殡了父亲，便是裴兰孙子生愿足。（正末云）好个孝顺的孩儿也。有女孩儿的，他那亡父的骨殖儿早则有主，有儿的更是不消说。（卜儿云）一个好孝顺的姐姐也。（正末唱）

【白鹤子】 这孩儿为无钱缺着葬礼，他卖身体置那坟围。这孩儿他知重情可便敬那爷娘，这孩儿孝心意便惊大地。

（云）我看了这个女孩儿，那《烈女传》上的故事，他一桩桩可也无差处。（唱）



【么篇】 这孩儿赛杨香跨虎心，有贾氏斩龙计。方信道赵贞女罗裙包土可也筑坟台，我可寻那曹娥女觅父投江水。

(卜儿云)老的，我看了这个小姐中珠模样，可也中抬举，着他近身扶持。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婆婆，你是甚么言语？早是那孩儿离的远。不听见，倘若听见呵，把咱当做甚么人家看承。他贫贱煞者波，他是那官宦人家小姐；咱富贵煞者波，则是个庶民百姓。你省的，那履虽新。不可加之于首；冠虽弊，不可弃之于足。这等话你再也休题。(唱)

【上小楼】 大嫂也你从来可便三从四德。这孩儿他千娇百媚。你看那牙似瓠犀，颈若螭蛴，手似柔荑。你看他那绀发齐，绿鬓堆，高盘云髻，(带云)一天的那秀气，都生在这个姐姐身上。(唱)则是一个玉天仙可便降临在凡世。

(卜儿云)你不用他，我有处用他。(正末云)你怎生般用他？(卜儿云)我梳洗处着他架手巾，筵席头上系护衣，我教他打水运浆。执盏擎杯，扫床叠被，那些儿不用了他？(正末云)你敢忒富贵过了么？(唱)

【么篇】 你那梳洗处着架手巾，筵席上系护衣。你待着他担水运浆，搬茶供饭，你又待着他过盏波擎杯。这孩儿，则恁的，闲立地，呵，更那堪他便娇柔波无力？(带



云)你好是狠毒也呵。(唱)怎下的着他拈轻掇重，可便扫床也波叠被？

(云)小姐。你父亲的骨殖在那里？(兰孙云)俺父亲的骨殖，在南薰门外报恩寺里寄着哩。(正末云)王秀才，便与我去南薰门外报恩寺内，将那裴使君的骨殖取将来，便与我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起坟茔了呵，我自有个祭祀的礼。小姐后堂中换衣服去。(兰孙云)理会的。(下)(正末云)王秀才，你近前来，我问你，您姑夫平日间主的事如何？(净王秀才云)这个。姑夫，你是甚么人？你平日间主张，一百桩事，九十九桩都是，那一桩也将就的过。(正末云)孩儿，今日是好日辰么？(净王秀才云)天黄道，地黄道，日月双黄道，子丑寅卯，今日正好，过了今日，明日不好。(正末云)我今日待与小姐成就些婚配的道理，我心里则主不定也，我和王秀才两个商量者。我问你，与小姐三千贯奁房断送，不少么？(净王秀才云)姑夫，要偌多做甚么？则一千贯也够了。(正末云)金银玉头面三副，不少么？春夏秋冬衣服四套，不少么？孩儿也，你道不少么？(净王秀才云)绢帛布草衣服，尽够了也。(正末云)你道不少么？我心里便欢喜也。王秀才，与我西头请将小秀才娘儿两个来者。(净王秀才云)姑夫，这事你主定了，又请他做甚么？(正末云)你则请的他来呵，你身上的事务，便是完备了也。(净王秀才云)理会的，我知道。我出的这门来，则这里便是。小秀才在家么？(旦儿同李春郎上)(李春郎云)母亲，门首不知谁唤门哩，我开开这门。(做见科，云)王秀才哥哥请坐。(净王秀才云)小秀才，一向管顾不周。



便是我在下有些喜事。请你写个休书。(李春郎云)是婚书。(净王秀才云)呸，呸，是婚书，也不要紧。我教与你写：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呸，可是休书了。来到了，我搬去，婶子，你加一美言，我重重的相谢你。(李春郎云)放心，小生知道。(净王秀才云)姑夫，小秀才来了也。(正末云)请的来了，(李春郎云)伯伯、伯娘。(正末云)婶子儿，管顾不周。小秀才，你看书也不曾?(旦儿云)多多禀告伯伯、伯娘，春郎每日看书。(正末云)后堂中请出小姐来者。(净王秀才云)梅香，转报灶窝里，拖出小姐来者。(兰孙上，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净王秀才做扯衣服科，云)衣服不整，朋友之过。(正末云)小姐，休下拜者，你且一壁有者。婶子儿，今日请将您来，别无甚事，因为这一十八岁兰孙小姐。此女子非常人之家，他父亲是裴使君，曾在襄阳为理，不幸他被歹人所累，身亡无钱埋殡。止有这一女子，长街市上，自己卖身，卖五百贯长钱，埋殡他父亲。不想正遇着老夫，我将裴使君的骨殖，高原选地，破木造棺，建了坟茔了也。我今待与小姐成就些婚礼的道理。婶子儿，陪与小姐三千贯奁房断送，金银玉头面三付，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我要将这一十八岁兰孙小姐，配与李春郎为妻。婶子儿，你意下如何?(旦儿云)似此呵，怎生报答伯伯、伯娘也?春郎，谢了伯伯、伯娘者。(李春郎做拜科)(正末云)王秀才，您姑夫主的勾当，可是如何?(净王秀才云)你到主我那脚后跟。(李春郎云)索是谢了哥哥。(净王秀才云)谢您老子头蹄。(卜儿云)老的，你差了也。他又来投奔，俺又管顾他，倒赔奁房断送，又与他个媳妇儿，你和他是甚么亲眷?(正末唱)



【快活三】 则这陪缘房是咱的志气，配良姻是我的阴鹭。咱这般疏财仗义礼当宜，（带云）咱两口儿做着这般善事，着那外人说出去呵。（唱）显的我这夫克己你个妻贤惠。

（卜儿云）他拿将一张白纸来，和他有甚么亲也？（正末唱）

【朝天子】 白纸上虽无甚么墨迹，既然他每寄子波那托妻，今日个便伊同咱两个便为了这交契。（带云）既是和咱做了亲眷，也索。（唱）俺必索那倾心吐胆将他厮惠济。（带云）一个婚姻，一个是死葬，咱将着那金子银子，那里寻这般好勾当做去来也。（唱）若是我便顺着人的情呵，也是我便合着这天意。（旦儿做悲科，云）伯伯、伯娘，媳妇儿也不敢要，则今日辞别了伯伯、伯娘，俺子母二人回去也。（正末云）婶子儿，并不曾说甚么言语，我和您伯娘，商量小姐的奁房断送，并不曾说甚么言语，婶子儿省烦恼。（正末做见卜儿科，云）我问你，这凡百的一家人家，有个家长么？莫不俺这男子汉主了的这桩勾当，信着你这等的言语，肯则那等干罢了么？我做了的那好勾当，着你这几句话波，兀的不坏尽了也。我问你，那的是你那三从四德？则这的便是你那三从四德不是？为孩儿每这些喜庆的勾当，你则再言语，我就不信也。（卜儿云）俺和他是甚么亲？（正末云）婶子儿，可止不过您伯娘有些闲言剩语道了呵，我肯依的他来？李春郎孩儿也，咱本是一重儿亲来，因着小姐面上，咱越亲波越厚了也。（唱）从今后你个婶子



儿，(带云)春郎，(唱)和你个侄儿咱可都是一家一计。(卜儿扳正末科，云)凡百事好歹有个商量。(正末唱)你好不会做那人也，则到如今也索更争甚么我波那共你。(净王秀才云)我本待不说来，气个敞破我这肚皮。他姓甚么？你姓甚么？(正末云)贼丑生，干你甚事？(唱)论甚么姓刘也那姓李，(净王秀才云)他在那里住？你在那里住？(正末唱)不在于你，也者么他住在江南也那塞北，(净王秀才云)拿将一张白纸来，知他是甚么亲眷，也不似你忒独主。(正末云)噤声，贼丑生也。(唱)岂不闻道四海内皆是兄弟？

(净王秀才云)我儿也，一块肉到于我口里，你夺将去了，更待干罢。我今夜三更三点，跳过墙去，我把你一家儿都杀了。(李春郎云)伯父，他说出来做出来。(正末云)孩儿也，他则不说出来，少不的做下来也。则今日好日辰，收拾了琴剑书箱，便索上朝取应去。一来与您饯行，二来就到坟头辞了您父亲，便索长行。来到也，孩儿拜了你父亲者。婶子儿，你拜了兄弟者。兰孙小姐，我将你父亲骨殖，也取将来也，你拜了者，拜了者。婶子儿，你今日临行也，我有句言语，说的明白了，您便行。想当初咱本不亲，着孩儿言称道，这的父亲不亲呵，怎生留俺在家中住许多时来。想当初，你父亲捎将来的书，封皮上有字，就里则是一张白纸。白者是素也，纸者是居也，故言则是托妻寄子在老夫跟前。今日你夫妻子母，上朝取应去也，那的是俺下场头也。(唱)

【耍孩儿】 即来托我为交契，我不曾见伊家面皮。



你和咱素日不相识，知道也那临危向妻子行留遗。(云)你和我做兄弟。(唱)凭着这半张白纸为交友，隔着这千里关山厮认义。我明知你是容妻子安身计，他知我恤孤念寡，救困扶危。

(旦儿云)当日止不过一封书与伯伯，多承看待如此。  
(正末唱)

【四煞】一封书寄与咱，你夫情我尽知。今日红妆共秀才，您两个为门对。岂不闻书中有女颜如玉，路上行人人口胜碑。君子喻于义，也强如巡寺院布施与钱物，绕庙宇祷告神祇。

(兰孙云)父亲，您孩儿临行，也有句话，敢说么？(正末云)甚么话？但说不妨。(兰孙云)有兰孙的父亲，在这里葬埋着，则怕到冬年节下，月一十五，灋不了的浆水，与俺父亲灋半碗儿，烧不了的纸钱，与俺父样烧一陌儿，兰孙死生难忘也。(正末云)孩儿，我知道。春郎孩儿近前来。休说道这伯父我是国家白衣卿相，可怎生用些小钱物，赎买将个小的来，可与你为妻，你休这般道。(旦儿云)伯伯，俺怎敢说这等的言语也？(正末唱)

【三煞】他祖宗是官宦家，他父亲为宰相职。他今日卖身不幸到咱家里，与你个贤达的婶子儿为儿妇，我配你个清俊的书生作正妻。你可休觑的微贱看的容易，莫把这堂中珍宝，你可休看承做墙上泥皮。



(李春郎云)则今日好日辰,上朝求官应举,走一遭去。  
(正末云)春郎,到的帝都阙下,则要你着志者。(李春郎云)放心,你儿这一去,好歹要中科名也。(正末唱)

【二煞】想着那对寒窗受苦辛,跳龙门夺富贵。九经三史从头垒,万言长策朝中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一日身及第,头直上打一轮皂盖,马头前列两行朱衣。

【尾声】则要你频频的我根前寄一纸书。(李春郎云)伯父,孩儿知道,(正末云)你若到的帝都阙下,缺少盘缠,怕你写不及书信呵,你则道个口信来,老夫也教人捎些盘缠去。(唱)则要你常常的教我这两口儿知。(云)贪烦恼,却忘了安复婶子。婶子儿,这些时衣服茶饭供给不到处,是必休怪也。(唱)这些时应不到处可也是俺自家的礼,(李春郎云)伯父,此恩异日必当重报也。(正末云)孩儿,你休那般说。(唱)这恩念报不报知不知,哎,儿也,那的可不在于你。(下)

(净王秀才冲上,云)好也,你那里去?我儿也,一块好肉到我口边厢,你夺了我的去了,有这个道理?你在这里许多时节,我也有好处在你身上,来到今日,你敢如此般也呵,过来受死。(李春郎跪科,云)哥哥,干小生甚事?我得了官,慢慢的来报答你。(净王秀才云)阿呀,罢、罢、罢,你去、你去。(唱尾声科)你与我频频的寄一纸书,常常的着这王、王秀才知,这思念你报不报知不知,当哩的打哩打哩哩哩。(下)(李春郎云)母亲,则今日收拾了行装



上朝取应，走一遭去。伯父恩临天地知，上朝取应敢教迟。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同旦儿、兰孙下）

### 第三折

（李逊扮增福神上，云）中和直正烈英才，玉帝亲临圣敕差。休道空中无神道，霹雳雷声那里来。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生前乃是汴梁李逊，字克让是也。在生之日，广览诗书，一举状元及第，新除钱塘为理。至望京店，不幸染其疾病，不能动止。临命终时，奈娇妻幼子，无处归着。闻知洛阳刘弘，恤孤念寡，救困扶危。故修书一封，明则是托妻寄子。小圣辞世，他子母二人，到于洛阳，见了刘弘。此人见其书，解其意，将他子母收留，如亲相待，教春郎读书成人，又配兰孙女为妻。春郎一举登科，皆刘弘员外之大德也。小圣在生之日，与人水米无交，死归冥路，今以正直为神。上帝点检人间善恶文簿，洛阳刘弘，有两桩缺欠，夭寿乏嗣。小圣在玉帝前展脚舒腰，叩头出血，言刘弘每事皆善，出无倚之丧，嫁贫寒之女，乞告一子，见今十三岁，乃刘奇童是也。恐防员外不知详细之因，故托梦说知就里。驾起云端，直至洛阳刘弘宅上托一梦境，走一遭去。（裴使君扮城隍上，云）霹雳响亮震山川，苍生拱手告青天。有朝雨过云收敛，凶徒恶党又依然。小圣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都土地，生前乃襄阳裴使君是也。吾神在襄阳为理时，所行事有法，治百姓无虞，不与薄幸之人相跟，不与邪僻之人游径。君子行正，不容小人，被群寇所勒身亡，无钱埋殓。奈阳间别无甚得力儿男，止有一



女，小字兰孙。直至洛阳，寻亲不遇，行其孝敬之心，插一草标，自己卖身于市。谁想刘弘员外，闻知官宦之家，不忍以贵为贱，倒赔奩房断送，配合与李春郎为妻。今春郎为官，我女受五花官诰，驷马高车，为夫人县君之职，光显裴氏门庭，皆赖恩人刘弘之德也。小圣死归冥路，皇天不负吾德，正直为神。因朝玉帝，点检善恶文簿，观见洛阳刘弘，有二事缺欠，一者夭寿，二者乏嗣。夭寿者小圣在玉帝前展腰舒脚，叩头出血，诉奏刘弘每事皆善，上帝敕赐二纪之寿，一纪十二年，二纪二十四年。员外本合该命不过五旬而亡，着员外直活到七十有四，方尽天年。恐防员外不知详细，今夜晚间，驾起祥云，直至刘弘宅上，报恩答意，走一遭去。(李逊云)云头起处，何方圣者?(裴使君云)那壁是甚处灵神?(李逊云)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裴使君云)生前何人?(李逊云)生前乃汴梁李逊李克让是也。那壁尊神，何方圣者，甚处灵神?(裴使君云)吾神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是也。(李逊云)生前何人?(裴使君云)生前襄阳裴使君是也。(李逊云)莫不是兰孙之父么?(裴使君云)然也，然也。那壁尊神，莫不是春郎之令尊么?(二神同跪科)(李逊云)然也，然也。亲家请起，生前不能相会。(裴使君云)死后彼各为神。(李逊云)尊神何往?(裴使君云)吾神乃为刘弘嫁婢之恩，未能答报。尊神何往?(李逊云)小圣为刘弘员外托妻寄子之恩，未能答报。俺二神驾起祥云，同到刘弘宅上，报恩答义那，走一遭去。(同裴使君下)(正末同卜儿、傣儿上)(正末云)自从他娘儿两个去后，我这婆婆，跟前所生一子，唤做奇童，长年十三岁也。天生识字，我着他七岁上攻书，指万物为题课赋，



一个好聪明儿也。儿也，我是你谁？（俌儿云）你是我爹爹。  
（正末云）兀的不欢喜杀老夫也。（唱）

【越调】【斗鹤鹑】 则俺这顽子奇童，学儒人的秀士。他在那乳龛里胎韶，敢则是朝经暮史。他可便受辛苦十年，望功名也则半纸。这个小厮，是个好儿，他可便广览群书，多知故事。

【紫花儿序】 是他望空里取句，走笔成章，课赋吟诗。看名人书传，习礼仪文字，他生而知之。一壁厢诵《周易》说着《论语》讲着《孟子》，这孩儿聪明天赐。他在那七岁攻书，多不到十载过师。

（云）婆婆，天色晚了也，引的孩儿后堂中歇息去。老夫闲看几行书者。（卜见云）理会的。孩儿也，俺后堂中歇息去来。（卜儿同俌儿下）（正末唱）

【凭栏人】 今夜观书不待孜，忽的神魂好着我难动止。比及到更深宿睡时，我权且曲肱而枕之。

（做睡科）（李迺同裴使君上）（李迺云）按落云头，可早来到也。尊神请。（裴使君云）尊神请。（李迺云）刘弘刘元溥。（正末唱）

【鬼三台】 咱亲自，凝眸视，恰才觉一阵香风过耳，见二神立在阶址，都一般腰金衣紫。（李迺云）你休惊莫怕



也。(正末唱)唬的我兢兢战战软了四肢,慌慌乱乱自三思。何方圣者离祠?您是甚处神灵至此?

(云)那壁是何方圣者?甚处神灵?刘弘一误二错,触犯着上圣,望上圣宽恕。何不通名显姓者?(李逊云)恩人请起、请起。小圣非外道邪魔,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李逊云)生前乃汴梁李逊李克让是也。(正末云)莫非是春郎之父么?(李逊云)然也,然也。春郎子母,多蒙恩人垂顾。想员外有山海之恩,小圣无毫毛之报。我与你叮咛的说破着,员外备细的皆知。小圣在生之日,萤窗雪案,暮史朝经。坐守的棘闾暖,步折的桂枝芳。才得琼林酬素志,岂期旅邸染沉疴。病在膏肓,命垂顷刻。怕甚么禄尽衣绝,赤紧的撇不下妻娇子幼。我之命以听于天,他子母安身何处?小圣囊无调药之资,居无锥扎之地。使小圣展转彷徨,无计可施。闻足下海量宽洪,奈素日不为交友。欲修尺素,款拂花笺,浓磨香翰,深蘸紫毫。往常时作词赋扫千言,当日个叙寒温了无一字。与长者又不曾相会在酒社诗坛,着小圣写甚么平安动止。闻长者开东阁好士尊贤,所以将空书托妻寄子。小圣命掩黄泉,他子母便践程途。到于宅上,长者你那高明远见,博学广文。见其书,解其意。施恻隐之心,恤孤念寡。识认下子母,另置宅安居。如骨肉五服之亲,待衣食四时足备。更与裴兰孙万贯妆奁,成就了李春郎百年缱绻。今春郎奋身辞白屋,平步上青霄。李春郎飞黄腾达,赖长者恩荣德化。小圣死归冥路,乃至天庭,为生前秉性忠直,主东岳增福之案,掌人间生死轮回。上帝因检善恶文簿,因见洛



阳刘弘，夭寿乏嗣。上帝问其故，小圣回言：鉴面色本合绝嗣覆宗，论心地理当有儿继祖。上帝敕赐一子奇童是也。此子生的形容典雅，骨格清奇，久后若凭他冠世文才，觑富贵有如拾芥。待到开春，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恁时节乘肥马，农轻裘，居馆阁，坐琴堂。长者，则为你施婚姻死葬之恩，着你享子女玉帛之美。你去那冥冥中积下阴德，今日个朗朗的填还你那阳报。说兀的做甚。都则为李春郎无处安身，谢长者赍发的列鼎重裯。赐一子奇童养老，这的是穷李逊知恩报恩。（正末云）这位尊神，何方圣者？甚处灵神？何不通名显姓者？（裴使君云）吾神非外道邪魔，乃西川五十四州城隍是也。（正末云）生前何人？（裴使君云）生前乃襄阳裴使君是也。（正末云）莫非是裴兰孙之令尊么？（裴使君云）然也，然也。恩人请起！兰孙女子，多蒙垂顾，听吾神慢慢的说一遍：小圣坚持节操镇襄川，专与黎民解倒悬。居官清正空囊客，可怜也死无招魂一陌钱。女子卖身为葬殓，深蒙长者痛哀怜。衣衾棺椁皆俱备，残躯以得葬高原。长者道宦门孝女难为婢，配合春郎夙世缘。小圣生前正直无私曲，死后复承上帝宣。典祀城隍西蜀郡，血食香火至心虔。长者之德高如华岳三峰顶，深如沧海万波渊。英灵每念恩人德，在心不忘意悬悬。一生荣贵多财禄，嗟乎二事不周全。乏嗣者那壁尊神乞赐奇童子，夭寿者小圣特拜青词玉殿前。言长者你不欺暗室遵天律，不由邪径仿先贤。恤孤念寡由心造，救困扶危出自然。孔子道富而好礼人之本，贫而乐道德之源。俛首俯不忤于地，举头仰不愧于天。上帝特降丹书字，敕赐二纪寿绵绵。我说兀的做甚。休言秉性皆由命，祸福从心太上传。婢妾



却如亲女嫁，今日个方知元溥得延年。（正末云）多谢了二位尊神也。（唱）

【调笑令】裴使君便是兰孙是你女孩儿，（裴使君云）俺一径的来报恩答义也。（正末唱）您两个为报恩临来到此。（李迺云）则为你夭寿乏嗣也。（正末唱）为咱家夭寿乏其嗣，（裴使君云）俺天庭上奏准明白了也。（正末唱）您去那天宫上保奏青词。从昨宵亲奉玉帝旨，（云）一个是增福神。（唱）这个为土地判断阴司。

（李迺做推正末科，云）休推睡里梦里。疾！（李迺同裴使君下）（正末云）尊神，尊神勿罪也。原来是南柯一梦。天色明了也，后堂中请将他娘儿两个来者。（卜儿同孩儿上）（卜儿做见科，云）老的也，为甚么大惊小怪的？（正末云）您娘儿每后堂中歇息去了，我身子有些困倦，略睡些儿。我则见灯烛下披袍秉笏，立于我面前。我道何方圣者？甚处灵神？通名显姓。一个是春郎的父，一个是兰孙的父，他都为了神。我本当五十岁上身亡，他去上帝行奏过，赐与我二纪之寿，一纪十二年，二纪二十四年，我直活到七十四岁上死。我本当乏嗣无儿，赐与我一子，乃是奇童。临去时又说着孩儿上朝求官应举去，必然为官。若是孩儿得了官呵，俺家里妻财子禄，都完完全全的也。王秀才，（净王秀才上，云）来了，来了。姐夫，唤我做甚么？（正末云）王秀才，你领着孩儿上朝应举去，比及你回来时，我好亲事踏下一门与你。（净王秀才云）老儿，你哄我好两遭儿了。姐夫放心，我领将孩儿去。（正末唱）



【尾声】若是你为官称了平生志，有一日大限临头那时。若你个小解元得为官，将你这双老爷娘放心死。（同众下）

#### 第四折

（李春郎扮官人领祇从上，云）雷霆驱号令，星斗焕文章。小官李彦清，自离了刘弘伯父，可早十三年光景也，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今谢圣人可怜，着小官为主司考卷，开放婴童举场。今场有一婴童解元，年一十三岁，名曰奇童。小官问其故，原来是刘弘伯父孩儿。小官想伯父山海恩临，未曾答报。小官圣人跟前诉说刘弘伯父托妻寄子一事，圣人大喜，着小官加官赐赏。小官就与母亲说知，将小官妹子桂花与奇童为妻。今日领了圣人的命，不敢久停久住。收拾行装，同母亲直至刘弘伯父宅上，一来加官赐赏，二来报恩答义，走一遭去。积功累行济人贫，多蒙训教得成人。今日峥嵘显耀登八位，去来报答刘弘伯父恩。（下）（正末同卜儿上）（正末云）婆婆，自从王秀才领的孩儿上朝取应去了，未知得官也不曾。哎，儿也！兀的不想杀我也。（卜儿云）老的也，你省烦恼，孩儿得了官，好歹回来也。（杂当上，云）是呵，自家报登科的便是。闻知刘弘老员外家刘奇童，得了婴童解元，我往他家报喜，讨些钱钞使用，有何不可？可早来到也。不必报复，自己过去。老员外喜也，大舍得了婴童解元也。（正末云）与那报登科记的五两银子。（杂当云）多谢了老员外。（下）（正末云）婆婆，恰才报登科记的来，说道孩儿得了官也。那



邵尧夫戒子伯温曰：“吾欲教汝为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唱)

【双调】【新水令】 人皆养子可便望聪明，俺孩儿自从那蒙童儿里上朝取应。当日那寒审下熬煎杀俺那小秀才，今日个贡院里欢喜杀俺老公卿。圣旨教御笔标名，俺孩儿白身里受朝命。

(净王秀才同傣儿引祇从上)(傣儿云)左右接了马者，我见父亲去。(做见正末科，云)父亲，您孩儿得了婴童解元也。(净王秀才云)姐夫，贺万千之喜，奇童做了婴童解元也。小哥哥好才学，到的贡院中，今场贡官唤他过来：你吟四句诗。小秀才道：指甚为题？贡官道：指河里的船，便是题目。不打草便作四句诗。好才也。诗曰：河里一只船，岸上八个拽。若还断了索，八个都吃跌。姐夫，你不知大人说，又有加官赐赏。我说姐夫我这亲事，这遭可准成着。(正末云)谢天地，安排筵会庆喜也呵。(唱)

【水仙子】 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白身世八位中除参政，将皇家俸禄请，十年前谁识你个书生。扫荡的蛮夷静，揩磨的日月明，从今后天下咸宁。

(李春郎引旦儿、兰孙、桂花同上)(李春郎云)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做见正末科，云)刘弘望阙跪者。(正末云)装香来。(做跪科)(春郎云)听圣人的命。为你出无倚之丧，嫁孤寒之女，因此圣人见喜。你本是龙袖里娇



民，堪可做朝中宰相。刘弘加你为本处的县令，你妻为贤德夫人，奇童为婴童解元，都着您列鼎重裨。圣人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顺孙。今日个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正末云）感谢圣恩也。（李春郎云）伯父，认的您孩儿李彦清么？（正末唱）

【沽美酒】 多亏你个李彦清，（李春郎云）我举保奇童兄弟来。（正末唱）你便保举俺这小匡衡，则俺这张元伯多亏你个范巨卿。可俺托赖着当今圣明，依随着汉陈平。

（李春郎云）据着伯父的德行，不弱如先贤古人也。（正末唱）

【太平令】 将俺似王粲、梁鸿比并，把俺似那苏秦共传说般看承，可俺又无那闵损、颜渊德行，端的更胜似吕望、甘罗封赠。（李春郎云）加你为洛阳县令之职也。（正末唱）遥受着洛京，县令，职名，圣人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李春郎云）伯父有请，母亲都在于门首哩。（正末云）既然如此，请您母亲相见者。（众做见科）（旦儿上，云）妾身春郎母亲是也。当日无倚之时，投奔于伯伯门下，蒙伯伯收留存济，又将兰孙小姐，配与春郎为妻。及蒙赍发盘费，上朝应举。谁想孩儿得了头名状元，皆赖伯伯之恩也。当日夫亡之时，已有半年身孕，所生一女，小字桂花，如今一十四岁，见将着房奩断送。伯伯休嫌貌陋，情愿配



与奇童为妻，以报厚恩也。（正末云）又蒙婶子将所生之女桂花，与孩儿为妻，兀的不喜杀老夫也。则今日做一个庆喜的筵席。（李迺同裴使君上）（李迺云）吾神乃增福神是也，这位是都城隍。按落云头，刘弘宅上报恩答义去来。（做见科，云）恩人，你休惊莫怕，吾神乃增福神是也，生前乃是李克让。想当日他子母孤寒，蒙恩人收留养济。小圣在玉帝前叩头乞告，上天所赐一子，奇童是也。恩人你欢喜者。（正末云）感谢上圣。休惊莫怕。吾神乃都城隍是也，生前乃是裴使君。当日吾女兰孙，自己卖身，蒙恩人收留，自赔奩房断送，配与春郎为妻。此德此恩，何以报答？小圣在玉帝面前，叩头出血，增汝寿算二纪，以报厚恩也。恩人你欢喜者。（正末云）感蒙上圣也，装香来。（唱）

【折桂令】俺一家儿祭赛你个城隍增福威灵，（二神云）奇童皆是俺二神之功也。（正末唱）保护的俺十三岁蒙童，金榜上标名。（李迺云）吾神又将小女桂花，配与奇童为妻。则为你恤孤念寡，敬老怜贫，因此感动天地也。（正末唱）想当初都只为这个刘弘，腾云驾雾，直至天庭。（李迺云）奉上帝敕令，特来增福延寿也。（正末唱）您两个奏上帝把咱家寿增，保举的俺辈辈儿峥嵘。（云）圣贤那。（唱）量这一个愚鲁的鳏生，无德无能，俺一家儿礼拜磕头，感谢神明。

（李迺、裴使君云）则为你积功累行阴功厚，布德施恩神天祐。则为你行尽仁义礼智信，今日个保全你那妻财子



禄寿。

题目 受贫穷李迺托妻

正名 施仁义刘弘嫁婢



## 玎玎珰珰盆儿鬼

## 楔子

(冲末扮孛老杨从善上，诗云)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少年莫恃容颜好，不觉忙忙白了头。老汉汴梁人氏，姓杨名从善。有个孩儿，唤做杨国用。今蚤到长街市上，寻个相识去，到这蚤晚，怎么还不见回来。只索等待他波。(正末扮杨国用上，云)自家杨国用是也。今蚤到长街市上，本意寻个相识，合火去做买卖，营运生理。遇着一个打卦先生，叫做贾半仙，人都说他灵验的紧。只得割舍一分银子，也去算一卦。那先生刚打的卦下，便叫道：怪哉怪哉，此卦注定一百日内，有血光之灾，只怕躲不过去。我问道：半仙，你再与我一算，看可还有甚么解处？那先生把算子又拨上几拨，说道：只除离家千里之外，或者可躲。我待要走，他又唤转来说道：这一百日之期，一日不满，一日不可回来。切记！切记！我因此心下慌张，只得到我表弟赵客家借了五两银子，置些杂货，就躲灾避难去。恰好今日是个好日辰，回家辞过父亲，便索长行也。(做入见孛老科)(孛老云)孩儿，你回来了。(正末云)孩儿来了也。(孛老云)你往那里去来？(正末云)父亲，孩儿在长街市上撞见一个贾半仙，是打卦的先生，算孩儿命里有一百日血光之灾，除千里之外可躲。孩儿心下好生惶惑，只得和表弟赵客处借了五银两子，置办些杂货，做买卖去。



就今日辞别了父亲，只等到百日之后，躲过灾难，便回家也。（孛老云）孩儿，便好道阴阳不可信，信了一肚闷。老汉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只觑着你哩。不争你去了呵，可着谁人养活老汉？孩儿，你不去罢。（正末云）那先生人都叫他做贾半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孩儿去意已决，若留在家，也少不得害出场病来。只要父亲省忧虑，姑待百日无事，孩儿便回家也。（做拜别科唱）

【仙吕】【赏花时】似这般少米无柴怎百可划，因此上背井离乡学买卖。将着那些少养家财，一来是躲灾二来是做客。（孛老云）孩儿，你是必蚤些儿回来也。（正末唱）我若是躲过呵，可兀的早回来。（下）

（孛老云）孩儿去了也。我只索收拾些酒食，送孩儿上路走一遭去。正是（诗云）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任他前路去，得利自无忧。（下）

## 第一折

（丑扮店小二上，诗云）别家做酒全是米，我家做酒只靠水。吃的肚里胀膨膨，虽然不醉也不馁。在下店小二的便是。在这上蔡县北关外十里店，开着个小酒务儿。但是南来北往，推车打担，做买做卖的，都到俺小铺来买酒吃，晚间就在此安歇。今日好晴明天气，早些起来，收拾铺面，定下些新鲜的案酒菜儿，挑出这草禾享儿去，看有甚的人来。（下）（正末挑担儿上，云）俺杨国用。自从离了



家乡，辞别了父亲，出来做买卖，不觉三月期程。俺是乍出外，不曾行得惯，这路途吉丁疙瘩的，蚤踏破我这脚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途路兜搭，客心潇洒，仓忙煞。走的我力尽筋乏，（带云）天色晚了也。（唱）我则见隐隐的可蚤斜阳下。

（云）杨国用，你也行动些。（唱）

【混江龙】 做买卖的担惊忍怕，眼见得疏林老树噪昏鸦。（带云）你看这日色。不淹淹的落下去了。（唱）不见了半竿残日，只剩的一缕红霞。行过这野水溪桥十数里，（做望科，云）兀那前面不有人家也。（唱）遥望见竹篱茅舍两三家。赤紧的人依古道，雁落平沙。过一搭荒村小径，转几曲远浦浮槎。咱则去那汪汪的犬吠处寻安札，世不曾闲闲暇暇，常则是结结的这巴巴。

（云）此间是所酒店，不免在这店里借宿一宵去罢。（做唤门科，云）小二哥，开门来，开门来。（店小二上，云）是谁唤门？待我开开这门。（做见科，云）是那里来的客官？（正末云）我就是这里汴梁人。你店里有甚么干净房子，借一间与我安歇。（店小二云）有、有、有。这一间阁子儿可也干净，你今晚就在此安下。不知用甚么茶饭？（正末云）诸般茶饭都不用，只要点个灯来，借你阁子歇一夜，明日要蚤行哩。（店小二云）这等，我与你点上灯，你且歇



息，我自后面睡去也。(下)(正未睡科)(做打梦起，云)不知今夜怎生再睡不着，待我起来前后闲步咱。呀!这是一个小角门儿。不免推开这门，看是甚么去处?(做觑科，云)原来一所花园，是好花也呵!(唱)

【油葫芦】 则见满目春光景物夸，我在这月明 中闲玩咱，又不知风吹柳絮可也是舞梨花，(做惊科，云)好是奇怪。(唱)却被这海棠枝七林林将头巾来抹，又被这蔷薇刺急颤颤将绸衫来挂。我行过这松柏亭，见几株桃杏花。更和这牡丹台、芍药圃、荼蘼架，我则在这花里慢行踏。

(云)呀，花丛里面一张矮桌儿，上面放着果盃杯盘，好齐整的酒食。敢就是这卖酒的人摆下的?(唱)

【天下乐】 莫不是游遍西湖卖酒家，这的是谁也波那，谁那摆设下?(带云)我便吃上他一杯儿，怕做甚么?(唱)便有那惜花人撞见怕做甚么?(做拿壶瓶科，云)我是看咱。原来满满的一壶好酒，待我斟一杯儿吃波。(唱)我待把香醪在盏内斟，(带云)常言道饮酒须饮大深瓿，戴花须戴大开头。(唱)我待捻花枝在头上插，我与你便葫芦提拚醉杀。

(云)好酒也!我一发吃他几杯，怕做甚么?(做坐下，唱)

【那吒令】 花丛内展下，这软簌簌的坐榻；桌儿上



放下，这暖溶溶的玉斝；喉咙里咽下，这香喷喷的烂瓜。看了这三月天，胜似那千金价，蚤饮过几盏 流霞。

(云)我怕不在这里吃酒，不知我父亲在家，可有这样酒吃那!(唱)

【鹊踏枝】我临去也折一朵大开花，明日个蚤还家，单注着头卖和合，出入通达。(邦老暗上，做才班正末科，云)口退!这花敢有主么?(正末做惊科)(唱)猛听得叫一声，这花有主么，哎!天也，恰便似个追人魂黑脸那吒。

(邦老做举刀科，正末唱)

【寄生草】吓的我消磨了酒，慌的我撇掉了花。则见他威凛凛一表身材大，明晃晃一把钢刀才客，不由我战钦钦一片心肠怕。你道我为甚么怎敢不低头?也只为一时间落他矮檐下。

【六么序】哎哟，我这里观瞻罢，见于他恶势煞。他骨碌碌将怪眼睁叉，迸定鼻凹，咬定凿牙，则被你唬杀人那。(邦老做揪住正末发科)(正末唱)哎哟，一只手揪住咱头发，一只手就把刀拔，眼见得血光灾，正应着龟儿卦。兀的不残生泼，命断送在海角天涯。

(云)只望哥哥可怜，饶俺一命咱。(邦老云)你也不要怨我，到明年今月今日今时，便是你的周年也。(正末做



哭科，唱)

【么篇】哥呀，和咱，平日里又没甚争差，怎便要杀坏咱家？小人呵则是我不合来这里看花。(孤冲上，搥班住邦老科，云)休杀！休杀！(正末唱)猛见个搥班住肩胛，叫道休杀，哎，这老爷爷又是谁家？(孤云)君子休惊莫怕。(正末唱)叫一声君子休耽怕，那太仆两手忙叉。哎，你个老爷爷是救命的活菩萨，你莫不是龙图待制，开府南衙？

(孤同邦老下)(正末做醒科，云)有杀人贼也！(店小二慌上，云)杀人贼在那里？(正末云)哥，你看我脖项上还有头么？(店小二云)你这客官，没头呵，怎么会说话？(正末云)呸，好个恶梦也！(店小二云)客官做甚梦来？你说与我听波。(正末唱)

【金盏儿】我为甚闹喧哗，累的你猛惊呀。只为这适间梦里多希诧，见一个碑亭般大汉把短刀拿。(店小二云)他拿刀待做甚么？(正末唱)那汉待一刀杀坏我，(店小二云)可曾被他杀么？(正末云)幸得一个老爷爷把他扭住，叫道：休杀，休杀。(唱)却是他平白地救了咱家，(带云)我这性命呵。(唱)才得个寒灰重发焰，枯木再开花。

(店小二云)一了说春天的梦，秋天的屁，有甚么准绳在那里，怕做甚么？(正末云)悔气！做这等一个不吉利的梦。天色已明了。小二哥，这二百钱送你做房钱的，我自上路去也。(店小二云)客官，房钱勾了。但愿你前途没事，



只管大着胆去，再不要把这个梦放在心上。以后往来。常常照顾小店。（正末做挑担儿上路科，云）小二哥。我去了也。（下）（店小二云）我看这客人脸上一道黑气，前途或者做出事来。也不见得。呸！干我甚事。（诗云）闭门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张。（净扮盆罐赵同搽旦撇枝秀上，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家盆罐赵的便是。幼小间父母双亡，不会做甚么营生，则是打家截道，杀人放火，做些本分的买卖以外，别的歹勾当，我也不做。昨日多吃了几碗酒，在那柳阴直下歇息。梦见一个小后生，挑着两个沉点点的笼儿。我赶着要杀他，却被一个白须老儿才班住我的肩膀，叫道：“休杀，休杀”。撒然觉来，可是南柯一梦。我离汴梁城四十里，在这破瓦村居住。开着一座瓦窑，卖些盆罐。又开着一座客店，招接那南来北往的经商客旅，在此安歇。若是本钱少的便罢，若是本钱多的，我便图了那厮的财，致了那厮的命。大嫂，你守着铺面，我自歇息去也。倘有甚么客人到我店中投宿，你只推先要房钱，看他秤银子时，若是有些油水，你便来叫我下手。（搽旦云）你终日只是吃酒，你又醉了也，你且睡去。有人来投宿，我自理会。（净云）我歇息去也。（下）（搽旦云）我撇枝秀元不是良家，是个中人。如今嫁这盆罐赵做了浑家，两口儿做些不恰好的勾当。俺这里方圆四十里，再无一分人家，单则是我家开座店面，在此招接往来客旅。只要等那有本钱的到来，便是钱龙入门。我汉子盆罐赵自去睡了，我且不要掩上门，坐在店里等着，看有甚么人来。（下）（正末挑担儿上，云）俺杨国用自从遇贾半仙，算了一卦，道我有一百日血光之灾，只除千里之外可躲。为此辞



别了父亲，出外躲灾避难，因而做些买卖。谢得天地保佑，利增百倍。如今离家只得五十多里，你也行动些儿，赶回家去，见我父亲，可不好也。（做行科，云）呀！天色渐晚了，赶不到城如何！（做屈指头算科，云）俺自从离家日子，算来才得九十九日。那贾半仙道，一日不满，你也不要回家。如今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一时也赶不到，不如到那瓦窑村投宿，待到明蚤回去，可不满了这一百日限也。（做行到科，云）这里正是瓦窑店，不免叫一声：店主人有么？（搽旦上，云）是谁叫？（正末云）俺每是过路的，要投宿哩。（搽旦云）请里面来，有干净阁子大炕头，尽好安歇。（正末做入，放担科）（搽旦云）客官，要吃甚么茶饭？（正末云）诸般茶饭都不用，只与我点个灯来，借宿一宵，明日绝蚤便行。（搽旦云）有，待我点灯去。扯下些纸来，捻个纸捻，蘸上些油，点上这灯儿。客官，灯在此。（正末接灯科，云）大嫂稳便。（搽旦云）我男子不在家里。客官，你说要蚤行，不是我小器相，先见赐些房钱，免得憎多道少，倒也干净。（正末云）大嫂说的是，我就数钱与你。（做开笼取钱、遮掩科，云）这是二百好小钱，请大嫂收了。（搽旦做一眼瞅担儿科，云）钱有了，客官请自在罢。（背云）我看这两个沉点点笼儿，是个有东西的，待我叫他去。盆罐赵，盆罐赵。（净上云）大嫂，你唤我做甚么？（搽旦云）适才有客人投宿，挑着两个笼儿，不知偌多本钱，好生沉重。他如今睡了，你不下手更待几时。（净云）这等，待我去。（做拔刀踏开门科，云）那厮那里？（正末慌云）在这里。（净扞住正末发科，云）巧言不如直道。兀那厮，你有甚么金银财宝，快献出来买命。（正末云）大哥，俺是个穷货



郎儿，那得金银财宝来？(净做怒科，云)村弟子孩儿，你不献出来，我就杀了你。(正末做怕科，云)有、有、有。大哥，我与你这一个银子。(净云)你休怪。我不曾强要你的，可是你自家与我来。(出见搽旦，云)大嫂，有了银子也。(搽旦云)多少？(净云)是一个银子。(搽旦云)哎哟！为这场事，我一夜不曾睡，只问他要的一个银子。你再问他要去。(净云)来、来、来，我还你这个银子。(正末云)谢了大哥。(净云)少，我要你一头儿。(正末云)大哥，这须是我的。(净云)口退！你不与我，我就杀了你。(正末云)有、有、有，我与你一头儿。(净提笼、出见搽旦，云)大嫂，有了他一头儿也。(搽旦云)也少。这一头儿是甚么黄封圣旨。要不得他的？(净云)大嫂，也勾了。(搽旦云)你也这般说。这是天送末的财物，进了我家，怎生还放他出去？(净云)大嫂，你说的是。来、来、来，我斗你耍，我不要你的，还你罢。(正末云)多谢了大哥。(净云)我一担儿都要。(正末做跪科。云)大哥，你也留些儿与我波。(净喝云)村弟子孩儿，你性命要紧，财物要紧？你不与我，我就杀了你。(正末云)大哥。将的去，将的去。(净提笼儿)(正末举匾担做打科)(净回见云)哎，你待怎的？(正末云)大哥，你连这匾担拿了去罢。(净笑云)倒是一个贼弟子孩儿。大嫂，有了东西也。天色未明，俺再歇息去。(搽旦拦住，云)你那里去？咱拿了他许多东西，他肯干罢？你且躲在黑影儿里，听他说甚么话波。(净云)好、好、好，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事。待我听那厮说些甚么。(正末云)嗨！杨国用也，躲了一百日灾难，离家则有四十里田地，来到这瓦窑村盆罐赵家，将我偌多财物连笼儿夺去了。



只要明日出得他店，一径的到开封府包待制爷爷跟前。告将下来，追还我的财物，也未迟哩。(搽旦云)如何?他不则说出来，必然做出来。若是放了回去，可不倒着他道儿。不如只一刀哈喇了他，可不伶俐?(净云)大嫂，你说的是。来、来、来。你两个笼儿都在这里，还了你，我不要。(正末云)多谢了大哥。(净云)我别问你要一件东西。(正末云)大哥，你要甚么?(净云)我问你要那颗头。(正末云)哥也，连着筋哩。兀的不有人来也!(邦老做回身科，云)在那里?(正末做蹬倒净科)(净起身揪住正末科)(正末云)你杀我在那里?(净云)我杀你在瓦窑里。(正末唱)

【赚煞】 杀我在瓦窑中，做鬼在黄泉下。我死后谁人救咱，只教我冤气腾腾怎按纳。(云)大哥，你得了我杨国用的银子，便饶我性命也罢了。(净云)我银子也要，性命也要。(正末哭云)父亲，我再不能勾见你的面了。(唱)父亲也，可怜你泪眼如麻，望巴巴，定道我流落在水远山遐。谁想道只隔得四十里横尸这一搭，他将我图财致杀。则我这杨国用怎生干罢，(云)我便死也，着那贼吃我一拳。(做打科，云)着去。(净举刀迎科)(正末云)我打不着他，倒被刀割了这手也。(唱)则我这一灵儿今夜宿谁家!(净杀正末倒科)(搽旦上，云)那厮杀了也。留这死尸在家里，也不了当。不如拖他去窑里烧了罢。(净云)大嫂说的是。我抬着头，你抬着脚，丢在窑里去。(做抬正末丢下科，云)大嫂，搬将柴来，堆在窑门首，待我去烧起火来。这腿胫骨头上，多放几块硬柴。(搽旦云)这个我晓得。(做装柴科)(净做吹火科，云)烧化了也。舀将水来，杀了火。



拾将那骨殖来，放在碓臼里，我便踏着碓。大嫂，你看成灰也未，拿细筛子来筛了，搅上些黄泥，捏做一个盆儿，底下画个十字，夹在家火中间，架上柴烧起火来，封杀窑门，待到第七日才来开窑。那厮也，这等火葬了你，倒也落的一个好发送。天那！可怜见我盆罐赵这点好心，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同搽旦下）

## 第二折

（净同搽旦上，诗云）为人本分作经营，淡饭粗茶心自宁。平生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自家盆罐赵的便是。自从杀了那杨国用，虽然得他好几十两银子，这两日连梦颠倒，我在床上睡，可被他拖我到地上；我在地上睡，又被他抬我到床上。好生！自扰不过，恐怕惹出些事故来。大嫂，你与我把这店门重重关上，只在家中静守他几日者。（搽旦云）理会的。（做关门科）（正末扮窑神上，云）小圣乃窑神是也。这盆罐赵做下这等违天害理的勾当，我如今去警戒他一番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行行里云雾笼合，来、来、来，先着这冷飕飕渗人风过，按唐巾将俺这角带频挪。则这个杀人贼，图财汉，常好是心粗胆大。我则道是血碌碌尸首堆垛，怎将他磳磳把盆儿捏做。

【醉春风】不争你捣骨旋烧灰，做的个当炉不避火。（带云）这厮好无礼也，（唱）似这般腥臊臭秽怎存活，兀的



不薰扑杀我，我。着这厮吃我一会掀腾，遭我一会磨难，受我一会折挫。

(云)来到此处，是他门首。这厮关着门哩。(做推门科)(唱)

【迎仙客】 我将这门去推，他那里紧关合，不邓邓按不住我这心上火。我如今，便向前忙问他，不由我语笑呵呵，蚤将这阔脚板把门程踏破。

(做踏开门，净慌躲床下)(正末拿住搽旦科)(搽旦叫云)神道，他躲在床底下哩。(正末唱)

【上小楼】 做男儿的杀人放火，(带云)贼也，(唱)你不合便随风倒舵。怎知道被我来才咎住衣服，揪住头稍，倒拽横拖。这都是你不合，自揽着这场弥天灾祸，(搽旦云)神道，这杀人事是盆罐赵做下的，并不干我事。(正末云)噤声!(唱)也是你不合去杀人处一迎一和。

(云)你快拿这盆罐赵出来。(搽旦做叫科，云)盆罐赵，快出来，神道要和你说话哩。(叫三次科，云)神道，盆罐赵害怕，只是不肯出来。(正末云)昨夜杨国用投宿之时，那厮先去睡了，你只去叫得一声，他便来了，今日如何叫他不出来?(搽旦云)你若有多少本钱，与我看一看，我也就去叫他出来。(正末云)噤声!盆罐赵，你这许多本事，都到那里去了?这床底下是躲得过的?你若是不出来，我就



连床砍做肉酱。(净做出头窥科)(正末才咎住头发拖出科)(唱)

【么篇】我一只手才咎着这厮腰，几番待撵下火。将这厮剜着眼珠，掐着喉咙，摘着心窝。(做坐净身上科)(唱)我且在，脊背上，端然稳坐，只问你杀平人怎生胡做？

(净云)你说是甚么神道？等我好香灯花果祭赛你波。  
(正末云)我就是你家瓦窑神。(净云)啐！我养着家生哨里，我一年二祭，好生供奉你。你不看觑我，反来折挫我，直恁的派赖。(正末云)你到今日，还是这等无礼。待我略用上些气力，将你来坐做一个柿饼儿。(净云)我小人知罪了，只望上圣饶过些儿咱。(正末放起净，净叩头科)(正末唱)

【满庭芳】却原来你也要饶些罪过，说甚的一年二祭，信口开合。谁着你烧窑人不卖当行货，倒学那打劫的倭儻。你本是个会做作狠心大哥，更加着个会撻掇毒害虔婆。现如今死魂灵无着落，只待玎玎珰珰告过，兀的不做了庄子鼓盆歌。

(净云)上圣，你则是可怜见，饶过我者。(正末云)你既要饶，你快超度他生天，我便饶你。(净云)上圣，你饶了我，则今日高原选地，破木造棺，请高僧高道，做水陆大醮，超度他生天，你意下如何？(净、搽旦连叩头科)(正末云)盆罐赵，你夫妻两个听者。(唱)



【耍孩儿】 嘱付你夫妻每休做别生活，再不许去杀人也那放火。想人生总是一南柯，也须要福气消磨。则守着心田半寸非为少，便巴得分外千钱枉自多。天注定斟和酌，但保的家常大饭，又要如何。

【二煞】 你背地里去劫夺人，也防人要侵害我。岂不怕神明报应无差错，休看的打家截道寻常事，你则想地狱天堂为甚么？运到也难逃躲，直待要高悬剑树，义下油锅。

(云)我想杨国用好苦也！盆罐赵，你夫妻两个好狠也！(唱)

【一煞】 他、他、他。千般苦尽受过，才博得钞几何，怎知道到家来横惹这亡身祸。焰腾腾把骨殖加柴燎，克匝匝灰泥搅水和，烧的来影迹儿无些个。似这等逃灾避难，倒不如奔井投河。

(净、搽旦叩头科，云)上圣，你若饶了我呵，我买香灯花果，好生祭赛你。(正末喝云)噤声！(唱)

【尾煞】 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干，再将他死魂儿安顿的妥。这便是你消灾灭罪真功课。倒也强如花果香灯，兀良常常的祭赛我。(下)

(搽旦云)那神道去了，咱打开窑看咱。(净做打开窑



科，云)呀，一窑的家火都走的无了也，则剩下一个盆儿。我试看咱，是甚么记号?(做拿盆看科，云)呀，正是那一个骨屑。留在家里，恐怕惹出些无头祸来，不如摔碎他娘罢。(搽旦云)休摔碎了。有张卜敞古老的问咱讨个夜盆儿，你留着与他，怕做甚么?(净云)大嫂，你也说的是。待张卜敞古老的来时，我把这盆儿送他，等他拿去做夜盆儿。有他那老鸡疤魔镇，也不怕他有甚么灵变。大嫂，我被窑神打搅了一夜不曾睡得，我看着这门都是重重关好的，咱和你歇息去来。(词云)我在这瓦窑居住，做些本分生涯。何曾明火执仗，无非赤手求财。有何神号鬼哭，怕甚上命官差。拚个闭门安坐，一任天降飞灾。(搽旦同下)

### 第三折

(正末扮张卜敞古上，云)老汉张卜敞古是也。幼年间在开封府做着个五衙都首领，如今老了也，多亏包待制大人可怜见，着老汉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养济着老汉，过其终身。有这瓦窑村盆罐赵小弟子孩儿，常在俺处寄卖家火，许了俺一个夜盆儿，数番家说谎，只是不与俺。老汉今日无甚事，不免到他家里讨这盆儿走一遭也呵。(唱)

【越调】【斗鹤鹑】俺如今赤手空拳，少柴也那缺米。常则是甘分随缘，粗衣粝食。俺从来壮岁无儿，更临老也那丧妻。恰才行了一直，又蚤歇了一会。可怜俺斑白头毛，尪羸的这瘦体。



【紫花儿序】想起俺少时节眼明手捷，体快身轻，到如今老了也腰曲头低。那里每汪汪犬吠，隐隐疏篱。俺这里举目观窥，原来是竹坞人家傍小溪。俺行到这盆罐儿赵家田地，走的来口内烟生，好着俺气喘狼籍。

(云)蚤来到这瓦窑村盆罐赵家门首也。怎么青天白日，关着门哩？这个弟子孩儿，又不知干下甚的勾当。待俺唤门咱。(做叫云)盆罐赵，开门来，开门来。(净同搽旦上，云)是谁唤门？待我开这门看去。(做见科，云)元来是张个敝古。老的，你来我家做甚么？(正末云)盆罐赵你这弟子孩儿，你许了老汉一个夜盆儿，几番家到俺处寄家火卖，只不与俺。这一个盆儿，值得甚的，直着老汉亲自上门问你讨那？(净云)盆儿有，我可忘了，你倒记得。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正是你这样人。(搽旦云)你看这白须搭颯的是像个贼。(正末唱)

【小桃红】你道俺老而不死是为贼，俺若不死成何济？(净云)老的也，你如今多大年纪？日逐柴米，是那个供给你？(正末唱)俺巴到新年便整整的八十岁，柴和米是谁给，只有您后辈无先辈。(净云)老的也，你有几个同辈弟兄？试说一遍与我听咱。(正末云)俺同辈弟兄有十个。(净云)可是那十个？(正末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则剩下俺三个：王弘道、李从善和老汉。(唱)呀！昨日个王弘道命亏，今日个李从善辞世，天那！则俺那一班儿白发故人稀。

(云)盆罐赵，你与俺这夜盆儿，等俺回去。(净云)



大嫂，你取那盆儿出来，送张老的。(搽旦取盆出科，云)兀的不是，你取了去。(正末做取盆科，云)盆罐赵，你这盆怎生根了也?(净云)口退!你这老的，我在后面窑上取出来的，才放在地下，就会生了根?有这等话!(正末云)你这小弟子孩儿，许了俺一个盆儿，若多时才与得俺。也该拣一个好的，怎生与俺个破声雌雌的?不好俺不要，则与俺一个好的去。(净虚转科，云)老的，我另换一个与你。(正末弹盆儿科，云)不好，有些声叉，再换一个。(净又虚转科，云)这个盆儿好。(正末云)这一个像是好的。(净笑科，云)左右是他。(正末做取盆，谢科，云)俺老汉回家去也。(净云)老的，你是往大路来的，往小路来的?(正末云)俺才往大路上来，如今可往小路上回去，略近些儿。(净云)老的，天晚了，不如仍往大路回去。大路上没鬼，小路上可有鬼。(正末云)有鬼，有鬼，我打你这贼嘴。俺是不怕鬼张卞敝古，汴梁有名的。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就有鬼，见了俺时，蚤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净云)你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有这许多法，你去罢。(做推门科，云)大嫂，仍旧的关上门，到后院里吃酒去来。(同搽旦下)(正末上，云)老汉问盆罐赵讨了一个盆儿，天色渐晚，只索赶回家去。适才盆罐赵说小路上有鬼，谁不知道。俺是不怕鬼的张卞敝古，俺的性儿撮盐入水。呀!天色晚了，俺也要行动些。(唱)

【天净沙】俺急煎煎向前路奔驰，(做惊科，云)背后是甚么人走响?(做回头喝科，云)口退!那个?(唱)是那



个磕扑扑在背后追随?(带云)兀的不唬杀老汉也。(唱)这扯住我的不知是谁?(云)谁不知老汉是不怕鬼的张口退古,俺的性儿撮盐入水。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撮。便有鬼,见了俺时,蚤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唱)莫不是山精鬼魅?(正末做跌科)(魂子上,打正末科)(正末起,喝云)打鬼,打鬼。(做细看科,唱)却原来是棘针科抓住衣袖。

(云)呸!被这棘针科抓住,倒绊了我一交。(做行科)(魂子做随,哭科,云)老的也。(正末做惊科,云)那里这般哭?(魂子云)老的也。(正末做听科,云)元来不是哭声,有人叫老的,老的。我想起来了,敢是那放牛的牧童,清早晨间出来,赶着三五只牛儿,到晚来不见了一只。你便道:老的你可见我那牛儿来么?小弟子孩儿,你不见了牛呵,干俺屁事。(唱)

【寨儿令】小孩儿海将俺欺,待捉弄俺这老无知,多敢足放牛的牧童没道理。(魂子做哭科)(正末云)兀的不是哭声!(唱)做甚么切切悲悲,哭哭啼啼?(带云)哦,我晓得了。(唱)莫个是风紧雁行疾。

(魂子做哭科)(正末听科,云)又不是雁声,是那个哭哩?(唱)

【么篇】眼见的路绝人稀,不由俺不唬的魄散魂飞。(魂子做打正末头科)(正末喝云)打鬼,打鬼。(唱)我听沉



了多半晌，（做回顾科，唱）观瞻了四周围。（带云）打鬼、打鬼。（唱）呀，呆老子也，却原来是一个土骨堆。

（云）老汉可也老的糊突了，一个土骨堆只管叫道有鬼，有鬼。俺是不怕鬼的张个敝古，俺的性儿撒盐入水。俺会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书符咒水。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摄。便有鬼，见了俺时，早唬的他七里八里躲了也。（魂子做叫科，云）老的也。（正末云）则被这鬼缠杀我也！幸喜来到家门首了。草索儿拴着门。待俺放下这盆儿，解掉草索。开开这门。（做取盆入门，魂子随入科）（正末做叹气，魂子亦叹气科）（正末唱）

【黄蔷薇】他那里吁吁的喘气，俺这里转转的疑惑。刚走到家来可便坐地，猛然间心中记起。

【庆元贞】俺出门红日乍平西，归时犹未夕阳低，怎教俺担惊受怕着昏迷。（做沉吟科，云）嗨！俺是忘了。（唱）这都是咱老背悔，门儿外不曾撒的把儿灰。

（云）人说门前撒下一把灰，那邪神野鬼便不敢进来。（魂子云）老的也，我进来多时了也。（正末云）待俺房檐上扯把草儿，去烧着火来。（做扯草科，云）草可有了，俺去时节灶窝里埋着些牛粪火儿，俺看有也是无。（做吹火科）（魂子打正末口科）（正末云）烧胡子也。呸！原来是个猫儿撞将出来，把鬓发髭须争些儿都烧了。（做骂科，云）俺知道了也，是隔壁王婆婆家的猫儿。他也不喂这猫儿，



常承俺这边偷东西吃，等俺骂他去。王婆婆，你家的猫儿你不喂，他到俺家来，放下的肉也偷吃了，饭也偷吃了，鸡儿、鸭儿也偷吃了，灶里灰也偷吃了，你还强嘴哩，到明日和你整理。（做点灯科，云）待我点起灯来。（做提羊皮科，云）这羊皮袄上不知是虱子也是虻蚤，我试寻咱。（魂子云）老的也，兀的不是一个虻蚤。（正末云）干你腿事！等我铺下这羊皮袄睡觉波。（做铺羊皮睡科）（魂子做偷羊皮科）（正末云）好是奇怪，每日价铺着这羊皮，暖烘烘的睡觉，怎么今日冰也似这般冷的？（做摸科，云）原来偷了俺羊皮去。有贼也，地方拿贼那！（唱）

【黄蔷薇】俺这卫高声叫有贼，慌止到街取。又无一个巡军捷讯，着谁来共咱应对。

【庆元贞】扭回身疾便入房内，（做跌科）（唱）被门程绊我一个合扑地。（魂子将羊皮在正末头上转科）（正末云）拿住贼也。（唱）一只手揪住这厮泼毛衣，使拳捶，利脚踢。呸！原来是一领旧羊皮。

（云）原来这羊皮袄盖在我头上，倒叫有贼，害得俺一夜不曾得睡。俺可要起来小解了。有盆罐赵与俺一个盆儿，俺试用咱。（做溺尿科）（魂子掇过盆儿科）（正末云）怎生不听见盆里响，倒在地下响？（做摸科，云）嗨！老汉老的糊突了，盆儿在那边，可在这边小解。（做过那边科）（魂子又掇过盆儿科）（正末摸科，惊云）可怎生又走过那边去了？（魂子顶盆儿科）（正末摸科，云）哎哟！可怎生起在半空



里来了也。(唱)

【秃厮儿】本指望早起晚夕，方便掩净手更衣，吃了这汤多水多偏夜起。准想道，有今日，这般样跷蹊。

【圣药王】俺可便赶到这壁，他可便走到那壁，则见他来来往往半空飞。他可便走到这壁，俺可便赶到那壁，个敝得俺浑身上下汗淋漓。哎哟！恰好是一夜不曾尿。

(魂子拿盆儿，近前跪科)(正未惊科)(唱)

【鬼三台】则见他来到根底。唬的俺忙回避。(魂子云)老的也，可不道你这性儿撮盐入水哩。(正末唱)俺性格儿撮盐入水，(魂子云)你不是张个敝古？(正末唱)俺名姓你须知，(魂子云)可不道你是不怕鬼的？(正末唱)鬼也，俺从今后怕你。(魂子云)你会天心法那？(正末唱)天心的这正法，俺可也不省得，(魂子云)你会那吒法那？(正末唱)鬼也，那吒的那法力不碲会。(魂子云)你不曾咒水书符？(正末唱)俺那里会咒水书符，都则是瞞神也那唬鬼。

(魂子云)老的也，你怎的这天心法、地心法、那吒法，可都不济事了那？(正末唱)

【调笑令】俺这里问你，你待欲何为？(魂子云)你试猜着。(正末唱)你莫不是野鬼孤魂索酒食？(魂子云)不是。(正末唱)是甚么邪魔外道通名讳？(魂子云)也不是。(正末



云)又不是。(唱)毕竟是甚的东西?(魂子云)我便是这盆儿,这盆儿便是我。(正末唱)他与了我个夜盆儿,定害的俺无整理,(云)盆罐赵弟子孩儿也。(唱)若是那水缸呵,着俺怎地支持。

(云)俺且问你,你是个人,可还是个鬼?怎生到得俺家里来?(魂子云)我在你衣襟底下带进来的。(正末骂门神科,云)俺骂那门神户尉去。好门神户尉也,你怎生把鬼放进来了?俺要你做什么?(唱)

【麻郎儿】俺大年日将你帖起,供养了馓子茶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

【么篇】呸!俺将你画的,这恶支杀样势。莫不是盹睡了门神也那户尉,两下里桃符定甚大腿,(做扯碎钟馗科)(唱)手攞了这应梦的钟馗。

(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做主咱。(正末云)你说的明白,俺好与你做主。(魂子做哭科,云)老的可怜见,孩儿叫做杨国用,就是汴梁人。贩些南货做买卖去,赚得五六个银子。前日回来,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窑村盆罐赵家宵宿。他夫妻两个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又将我烧灰捣骨,捏成盆儿,则指望盛汤盛水,不想道送你老人家,做了个夜盆儿。这腌臢臭秽,教我如何受得。老的也,怎生可怜见,与我做主咱。(正末云)哦!原来如此冤枉。盆儿也,争奈你是个鬼魂,俺是个人,可怎生与你做主?(魂子云)



老的也，你则把这盆儿拿到包待制爷爷面前，你去那盆沿儿上敲三下，我就玎玎铛铛的说起话来。（正末云）既是这等呵，俺便与你做主。天色明了，俺锁了门，拿这盆儿见包待制走一遭去。（做出门科、云）且住！私场演，官场用。若到开封府去，他不说时，如何是了。待俺试敲咱。这是盆沿儿，（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你教我说，我玎玎铛铛的说与你听。（正末唱）

【收尾】俺将这瓦盆儿亲提到南衙内，直告那龙图待制。便不拿的他下地狱且由他，（带云）盆儿也，（唱）但得你见青天，恁时节，可也快活杀你。（同魂子下）

#### 第四折

（外扮包待制引丑张千祗从上）（张千喝科，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包待制云）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耳人。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也。幼年间进士及第，累蒙擢用。皆因老夫秉性正直，历任廉能，有十分为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念。谢圣恩可怜，加拜龙图阁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今日升厅坐起早衙，张千，喝擗厢者。（张千云）理会得。抬放告牌出去。（正末拿盆儿上，云）老汉来到这开封府门首，试敲这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玎玎铛铛的说。（正末云）咱告状去来。（唱）



【正宫】【端正好】抱着他冤楚楚瓦盆儿，直到这另巍巍公堂下，只待要如律令把贼汉擒拿。准似这龙图包老声名大，俺索向屏墙侧偷窥罢。

【滚绣球】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文卷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简乌纱。(带云)盆儿，这所在不来也罢。(唱)盆儿也，道假来你又不是假，道要来你又不是要，直被你唬得人心慌胆乍，没来由俺可也做这等冤家。(带云)盆儿，俺嘱付你几句，若是包待制问你之时，你要说的仔细者。(唱)盆儿也，若是你今朝不把情由诉，(带云)俺张卜敞古呵，(唱)平日空将正直夸，早准备带锁披枷。

(云)盆儿也，俺如今过去敲三下，你便言语。(魂子云)老的也，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告冤屈!(包待制云)张千，甚么人叫冤屈?与我拿将过来。(张千云)当面。(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张卜敞古这老儿，在衙门办事年久，无人养济。我着他柴市里讨柴，米市里讨米，养赡终身。想必那街市上小民，欺负这老儿，不肯给他柴米，以此来告冤屈。兀的老儿，你有甚么衔冤负屈的事，你从实说来，老夫与你做主。(正末云)老汉张卜敞古，没甚么冤屈，这个盆儿冤屈。(包待制云)兀那老儿，你不冤屈，这盆儿怎生冤屈?(正末云)大人，俺老汉在这盆沿上敲三下，这盆儿便玎玎珰珰的说。(包待制云)是真个?兀那老儿，你敲，张千试听者。(正末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包待制云)张千，你听见他说些甚么?(张千做侧耳听科，



云)爷爷,这老儿弄虚头,并不听得一些儿声响。(正末云)他可不言语了。(包待制云)我也道这老儿老的糊突了,那曾有盆儿会玎玎珰珰说话的道理。张千,与我抢出去。(张千云)理会的。(做抢正末出科)(正末云)他怎么不言语?俺试敲这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你恰才在那里去?(魂子云)我恰才口渴的慌,去寻一钟儿茶吃。(正末云)还打诨哩。你恰才不来呵,唬的俺一柄脸倒焦黄似茶色也。(魂子云)老的,你与我做主咱。(正末云)俺与你再叫冤屈去。(再叫科,云)冤屈也。(包待制云)张千,谁在衙门首这般大惊小怪的?(张千云)又是张卞敝古老儿叫冤屈。(包待制云)他怎么又叫冤屈?着他进来。(正末做跪科)(包待制云)你有甚么冤屈?(正末云)大人,这盆儿委实冤屈。适才出衙门外敲他三下,他便玎玎珰珰的说。(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包待制云)张千,你听他说些甚么来?(张千云)想是只这老儿听的,小人实不曾听见甚么说话。(正末自做听科,云)他可怎生又不言语了!(包待制云)张千,将那老儿抢出去。(张千抢正末出科,云)你这老儿,这是法堂上,不是你弄虚头的去处,快回去罢。(正末出叹科,云)嗨,俺张卞敝古一生正直,今日被这盆儿都丧坏了也。(唱)

【叨叨令】俺为甚的无柴少米不纳民间价,为甚的穿衙入府不受官司骂。也则为公心皮道从没分毫诈,也不是强唇劣嘴要做乡村霸。则被你都坏了我也么哥,则被你都坏了我也么哥,倒不如吞声忍气依旧回家罢。



(云)待俺再敲那盆儿咱。(做敲科,云)一、二、三。(魂子云)老的也,怎么那?(正末做恼科,云)你又在那里来?(魂子云)我害饥,去吃个烧饼儿。(正末云)你恰才不来呵,险些儿被包待制打出俺屁来哩。(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做主咱。(正末唱)

【醉高歌】你背地里玎玎珰珰说话,着紧处你便装聋作哑。俺只待提起来望这街直下,摔碎你做几片零星瓦查。

(魂子云)老的也,不争你摔碎盆儿呵,谁与我伸这冤屈来?(正末。云)盆儿,你可曾见么?(魂子云)我见甚么?(正末唱)

【红绣鞋】恰才那粗棍子浑如臂大,他将俺打一下直似钩搭,你是个鬼魂儿倒捉弄俺老人家。(魂子云)老的也,你与我再过去那。(正末唱)不是俺们将他这门程募,也不是俺懒将他这地皮擢,(魂子云)老的也,你不过去,谁与我做主咱?(正末唱)盆儿也俺可便待今番吃了三顿打。

(魂子云)老的也,不是我不过去,只被那门神、户尉当住,不放过去那。(正末云)既如此,何不蚤说,待我再叫。(做叫云)冤屈也。(包待制云)这老儿又叫冤屈,着他进来。(正末入跪科)(包待制云)你这老儿怎生冤屈?(正末云)俺这盆儿委实的冤屈。(包待制云)这老儿好无礼也,



两次三番，将着这盆儿戏弄老夫。你说的是，万事罢论，说的不是呵，不道的饶了你哩。（正末云）望大人停嗔息怒，暂罢狼虎之威，听老汉慢慢的诉说一遍咱。（词云）小人开年八十多年纪，听我一一从头说至尾。去时昏昏惨惨日犹高，回来阴阴沉沉天道黑。点盏半明半暗壁上灯，本待稳稳安安睡个美。忽听哽哽咽咽哭声微，着我受怕耽惊重坐起。问他是神是鬼是妖精，他道盆儿便是咱身体。因此替他叫屈到衙门，上告待制老爷听端的。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也曾独赉陈州老仓米。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只要分付那个敝个敝燥燥狠门神，休当住咱玎玎瑯瑯盆儿鬼。

（唱）

【小梁州】上告你个待制爷爷俯鉴察，念小人怎敢调弄奸猾。只为你那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吒，将巨斧频频掐。（带云）大人，你则觑波。（唱）他是一个鬼魂儿，怎教他不就活惊杀。

（包待制云）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取将金钱银纸来者。（诗云）老夫心下自裁划，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我烧了一陌儿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魂子随风入、跪科）（正末唱）



【么篇】俺只见金钱银纸刚烧罢，见一阵旋风儿逐定咱家。俺便割舍的盆沿上，敲三下。（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魂子云）我玎玎珰珰的说。（正末云）惭愧。（唱）他道玎玎珰珰说话，（带云）大人试听咱。（唱）他可敢说的个有根芽。

（包待制云）那厅阶下一个屈死的冤鬼，别人不见。惟老夫便见。兀那鬼魂，你有甚的冤枉事，你备细说来，老夫与你做主。（魂子云）孩儿每祖贯汴梁居住，遇着个贾半仙，算孩儿一卦，道有百日血光之灾，千里之外可躲。孩儿便辞别了父亲，一来贩些南货做买卖去，二来就躲灾逃难。喜买卖称意，赚的五六个银子。转回家来，已是九十九日了，未滿百日之期，不敢便归，因此在这四十里外瓦窑村盆罐赵家投宿。不意他夫妻两个，图了咱财，致了咱命，又将孩儿烧灰捣骨，捏成盆儿。其实好苦楚也。（词云）念孩儿避灾远出，做买卖他州外府。虽然赚百倍钱财，却受尽万般辛苦。转回来止隔得四十程途，权向这他家寄宿。夫要每当夜生心，都狠毒如狼似虎。被杀死一命归阴，又将我烧灰捣骨。夹泥水捏做盆儿，送与那老张个敝古。何指望盛水盛汤，只要免夜盆不许。因此上玎玎珰珰，备将我衷情诉与。告你个青天老爷，替我这屈死冤魂做主。（包待制云）果然有这等冤枉事。张千，你去拿将盆罐赵夫妻两个，一步一棍打将来者。（张千云）理会的。（做出科，叫云）盆罐赵在家么？（净上，云）唤我的那个？（张千云）你妻子在那里？（净云）他是乐户，除名久了也，还要唤官身哩？（张千云）口退！包爷有勾，快叫他出来。（搵旦上，云）



张千哥哥，一向不见你，怎么越狠了也！请家里待茶去。（张千云）包爷爷久等哩，行动些。（做到，禀云）犯人当面。（净、搽旦跪科）（包待制云）兀那盆罐赵，你谋死杨国用，有人告你哩。（净云）小人一家儿都是吃斋念佛的，并不曾谋死甚么杨国用。不知那个是原告，等小人与他面对。（包待制云）是张千告古告你。（净云）你这老子好无礼也，我白白的送你一个夜盆儿，有甚的不是处？倒把人命来告我，思量紮诈我那？（正末云）你这贼汉，你当日与俺这盆儿时，俺道这盆声雌雌的不好，要另换一个。换了三次，你只把这盆儿与俺。拿回家来，被他哭哭啼啼打搅了一夜不曾得睡。这也罢了，害的俺满地都溺上尿。他叮叮铛铛的说起话来，道是怎么长，怎么短，都是你这盆儿说的。俺知道甚么杨国用有五六个银子，你要谋他的？（净云）难道这盆儿在我家不说话，到你家里便说起话来？我不信。（搽旦云）那有这等说话，敢是这老子要诈我只水缸哩。（正末）

【快活三】 哎！你个盆赵大，怎看得俺似小娃娃。与了俺一个夜盆受用咱，倒着我耽惊怕。

【朝天子】 盆儿也，俺讨的到家，险将俺来唬杀，（云）大人不信，只差人看去。（唱）现如今一谜里尿胡下。（包待制云）那厮在窑中怎生杀人来？（正末云）大人。（唱）则他这瓦窑村更狠如蓼儿洼，你便是打官防难弹乐。他杀坏了平人，烧做了片瓦，死魂灵都消化。你若要正法，直将他万剐，（带云）大人，（唱）这的也称不了那冤仇大。



(净云)你要坐人死罪,怎凭得你口里说?你则教那盆儿叮叮铛铛的说,我才心服。(正末做敲科,云)一、二、三。盆儿也。(魂子云)盆罐赵,你夫妻两个,也有今日么!(做打净科)(净云)你不要执我,放我家去,做好事与你,包管得超度生天。我是有银子的人,决不赖你的。(魂子打搽旦,云)你在我腿旋骨上加上几块硬柴,烧的我好苦也。(搽旦做怕科,云)那时节你死也死了,有甚的苦?(包待制云)张千,选大棍子来,每人先打一百。取官绵纸一张,着司房责下口词,等他夫妻两上画了准伏,当堂判个斩字,即日押赴市曹,将他万千刀,凌迟处死。(张千云)理会的。(做打科)(拿纸,着净画字科)(净云)我画、我画。杀死杨国用是我来,谋他五六个银子也是我来,烧灰捣骨也是我来,捏做盆儿也是我来。当日睁着眼做,今日合着眼受。大嫂,只是带累了你。(搽旦云)开封府堂上除了杀则是打,料想把烧灰捣骨,做盆儿不成?怕做甚的,杀了罢,杀了罢。(丑扮刽子执刀押净、搽旦下)(魂子云)我也到法场上看看,权做个监斩官去也。(做叩谢包待制,随下)(包待制云)张千,你与俺将盆罐赵的家私尽数抄没,将来均分做两处,一半给赏张千做官,见义当为,能代人鸣冤雪枉;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作为养贍之资。并将这盆儿交付与他,携归埋葬。一面揭榜示众,通行知悉者。(诗云)不是孤家好杀人,从来王法本无亲。余资并给残年叟,虚冢能招既死魂。莫道一时无义士,肯令三尺有冤民。从令揭榜通知后,留与人间作异闻。(正末叩头谢科,云)若不是大人呵,这冤枉事何时伸理?真个威德如天,非同小可也。(唱)(四边静)念老汉苍颜白发,不为那



冤魂也不到这府衙。(带云)你个包待制呵,(唱)威德无加,  
神鬼背惊唬。从今后传播天涯,做一段新奇话。

题目 伊伊哑哑乔捣碓

正名 玎玎铛铛挡盆儿鬼



##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

### 第一折

(冲末诸葛亮领卒子上，云)前次春花桃喷火，今日东篱菊绽金。谁似豫州存大志，求贤用尽岁寒心。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人也，在于卧龙岗办道修行。自玄德公请贫道下山，拜为军师，头一阵博望烧屯，杀夏侯惇十万雄兵，片甲不回。不想曹操不舍，亲率领八十三万雄兵，来取新野。来至三江夏口，主公命某过江，问东吴借水兵三万，周瑜为帅，黄盖为先锋。俺两家合兵一处，拒敌曹操。贫道祭风，周瑜举火，黄盖诈降，烧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回。今曹操败走华容路，贫道领关、张二将，追赶曹操。说与赵云众将，紧守赤壁连城：休要有失。则今日追曹操走一遭去。施谋略平欺管乐，领雄兵密排军校。先拿住百计张辽，直赶上奸雄曹操。(下)(外扮周瑜领卒子上，云)腹中韬略隐黄公，匣藏宝剑掣青龙。坐筹帷幄贫壮士，决胜牛里作元戎。某姓周名瑜，字公瑾，乃庐江舒城人也。某幼习先王典教，后看韬略遁甲之书，某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幼年间曾与长沙孙策同堂学业，孙策已亡，后佐于江东孙权麾下，为大将之职。因刘、关、张着孔明军师过江，问俺江东借俺赤壁连城，暂且屯军。俺主公拜某为帅。黄盖为先锋，领水军数万。战于赤壁之间。某与孔明并力而攻，将曹兵八



十三万，一火焚之，皆某之功。又折了俺手将黄盖，诚恐此人久后乘胜必取荆州。某想赤壁之战，非干己仇。折某虎牙之将，某常怀深恨，未曾报仇。某闻知诸葛孔明领众将往华容路，追赶曹兵去了。乘此机会，某设一计：俺这江东有一楼。名曰是黄鹤楼；设一会，乃是碧莲会。我修一封书，差手将鲁肃，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过江赴会。若刘玄德来时，某暗设三计：头一计酒至半酣，席间问其强弱，应答不合莫心，用剑斩之。第二计着大将于樊，把住楼门，一切人等，不放上下；若无某令箭，不许下楼。第三计酒酣之际，要刘备顺情归吾。意有不从，击金钟为号，伏兵尽举，擒住刘备，困于江东。不放回赤壁连城。方称某平生之愿。设计已定。小校与我唤将鲁肃来者。（卒子云）理会的。鲁肃安在？（鲁肃上，云）自小曾将武艺习，南征北讨 惯相持。临军望尘知敌数，对垒嗅土识兵机。某乃鲁肃是也。某文通三略，武解六韬，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今佐于江东孙权手下为下将。正在教场中演武艺，元帅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说话中间，可早天到也。小校报复去。有鲁肃在于门首。（卒子云）理的。喏，报的元帅得知。有鲁肃在于门首。（周瑜云）着他过来。（卒子云）过去。（做见科，云）元帅呼唤小将。那里使用？（周瑜云）唤你天别无甚事。我与你这封书。你过江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去。若见了玄德。你道俺元帅在黄鹤楼上安排筵宴，请玄德公过江赴碧莲会。你小心在意，疾去早来。（鲁肃云）小将得令。则今日领着元帅将令，直至赤壁连城，请玄德公过江赴碧莲会，走一遭去。云山水陆俱完备，定计铺谋驱铁骑。赤壁相邀玄德公，谨



请早赴碧莲会。(下)(周瑜云)玄德公也。若你不来时，万事罢论；若来呵，便插翅也飞不过这大江去。排兵布阵用心机，鲁肃疾去莫延迟。玄德若赴碧莲会，不还荆州不放回。(下)(刘备领卒子上，云)骏马雕鞍紫锦袍，胸襟压尽五陵豪。有人采问宗和祖，附凤攀龙是故交。小官姓刘名备，字玄德，大树楼桑人也。某有两八兄弟，二兄弟姓关名羽，字云长，是这蒲州解良人也；三兄弟姓张名飞，字翼德，是这涿州范阳人也。俺三人结义在桃园，曾对天盟誓：不求同日生，则求当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俺弟兄三人，自从南阳卧龙岗请下孔明师父来，拜为军师。自博望烧屯，杀夏侯惇十万雄兵，片甲不回。曹操不舍，亲领雄兵百万，来取新野。某遣孔明军师，过江结好于东吴，借起军马数万，拜周瑜为帅，与曹操战于赤壁，火烧兵百万，大败而回。某屯军于赤壁城中，有俺孔明师父，言先取荆州为本，后图西蜀，未为晚矣。今孔明军师领云长、张飞取荆州去了，未见回还。小校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卒子云)理会的。(鲁肃上，云)某乃鲁肃是也。奉着周瑜元帅的令，持着书呈，前来赤壁连城，请玄德公黄鹤楼上赴碧莲会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有周瑜元帅差鲁肃持书。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做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东吴国周瑜元帅手下鲁肃，持书来见。(刘末云)周瑜持书呈来，不知主何意？着那下书的人过来。(做见科)(刘末云)来者何人？(鲁肃云)小将乃东吴国周瑜手下鲁肃是也。奉俺元帅的将令，持书一封，请玄德公过江，黄鹤楼上赴碧莲会去。(刘末云)将那书来，我看这书咱。(看书科，云)越殿襄王大德刘公阁下开拆，



周瑜谨封。(拆书科，云)我拆开这封皮，书曰：高皇创业，良将安邦，立明君二十四帝，统国祚四百余年，目今献皇在位。建安十三年岁在戊子，因曹操乃是奸臣，欲图汉室。天时不顺，大率雄师，战于赤壁。明公乃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用诸葛之神机，凭关张之勇，借瑜吴主江东水军，恃长江险阻之势，纳部将黄盖之能，火烈风，雷鼓大振，北军大败。瑜与明公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曹仁败于夷陵，孔明等追操未还，仗公之威德也。今因武昌有黄鹤楼，瑜设碧莲会，请明公以贺近退曹兵，共享清平之世，坐叙契阔之情。俯赐降临，幸勿间阻，伏惟高照不宜。东吴大帅周瑜顿首百拜书。越殿襄王玄德公府下。(看毕书科，云)书中的意，我尽知道了也。兀那鲁肃，你先回去，说与你元帅，我便来也。(鲁肃云)出的这门来，不敢久停久住，回元帅的话去。蒙差遗心劳意攘，刘玄德须当一往。黄鹤楼暗钓鲸鳌，难逃这天罗地网。(下)(刘末云)鲁肃去了也。(卒子云)去了也。(刘末云)今有周瑜请我赴宴，我待不去来，想当初赤壁鏖兵之时，多亏了周瑜元帅助俺破曹；我待去来，争奈孔明师父与两个兄弟不在。我唤刘封来，与他商议。小校与我唤将刘封来者。(做唤刘封科)(净刘封上，云)六韬三略不曾习，南征北讨要相持。高头战马牵过来，从早到晚上不得。某乃刘封是也。我十八般武艺，件件不通，诸般不会。自破曹之后，俺屯军在赤壁连城。俺二叔叔云长，三叔叔张飞，同军师诸葛，西征曹军去了，止有赵云和某，镇守着赤壁连城。正在灶窝里打盹，父亲呼唤我，想来左右是着我吃酒，见父亲一遭去。可早来到门首了。小校报复去，有



刘封来了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主公得知,有刘封来了也。(做见科)(刘封云)父亲唤您孩儿,有何事商议?(刘末云)刘封,唤你来别无甚事。今有江东周瑜,差人持书呈来,请我黄鹤楼上赴宴,唤你来商议,你意下如何?(刘封云)父亲,想东吴国周瑜,好请父亲赴会,若不去呵,不惹的他怪?不妨事,则管去。若有好歹,您孩儿来接应父亲。(刘末云)虽然这等,我还不曾与赵云商议。(刘封云)父亲,你没正经。您孩儿主张了便罢,又叫他来怎的。(刘末云)小校与我唤将赵云来者。(正末扮赵云上,云)某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赵名,字子龙,观玄德公麾下为上将之职。今日玄德公请俺众将,不知有甚事商议,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赵云在于门首。(卒子云)喏,报的主公得知,有子龙将军来了也。(刘末云)着他过来。(卒子云)过去。(做见科)(正末云)元帅唤赵云,有何事商议?(刘云)赵云,唤你来别无甚事。今有周瑜,请我过江黄鹤楼上赴碧莲会,特来请你商议,我去好,不去好?(正末云)元帅要赴碧莲会,敢不可去么。(刘末云)怎么不去?(正末云)则怕周瑜有歹意。(刘末云)周瑜他便有歹心,凭着俺孔明师父用计,众将英雄,量他到的那里?(刘封云)父亲,想周瑜无歹意。他助咱军马,赤壁鏖兵,破了曹兵百万,如今请父亲饮酒,有甚么歹意?便有歹意呵,凭着俺二叔叔云长,三叔叔张飞,又有老官人赵云,又有侄儿刘封,又有诸葛军师,俺人强马壮,量他到的那里?(正末云)噤声。(唱)

【仙吕】【点绛唇】 卖弄你马壮人强,驱兵领将,



东吴往。咱可便同共商量，商量的都停当。

(刘末云)周瑜请我饮酒，他岂有歹意?(刘封云)哎，老赵，想俺父亲在襄阳会上，也不同小可也。(正末唱)

【混江龙】不比那襄阳会卜，他则待兴心儿图谋汉家邦。(刘封云)想周瑜破了百万曹兵，他正是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他有甚歹意?父亲你赴宴走一遭去，有甚么事!(正末唱)你道他是擎天的玉柱，架海金梁，才杀退霸道奸雄曹孟德，那周瑜不弱如兴刘火楚的这汉张良。索仔细，莫荒脚，涉大水，渡长江。看了这黄鹤楼胜似他那宴鸿门，觑了他这碧莲会更狠如临潼上。(刘封云)他见俺父亲，不得不敬，务要走一遭去。(正末唱)他遣来使相请，咱可便不上落的这何妨?

(刘封云)老赵，你闲言剩语的，父亲休听他。你赴宴走一遭，料着不妨。(刘末云)子龙将军，刘封也说的是。那周瑜他敬意请我，若不去呵，则道我怕他哩。(正末云)元帅，道的个筵无好筵，会无好会，不可去也。(刘封云)老赵，你越老的糊突了，凭着我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他若有歹心呵，我杀的周瑜片甲不回。(正末云)噤声。刘封，你说差了也。(刘封云)我怎么说的差了也?(正末唱)

【油葫芦】哎!你个一勇性的刘封不忖最，你做不的些好勾当。(刘封云)想周瑜请俺父亲饮酒，你左拦右当，



必有饶幸。(正末唱)恼的我气扑扑忿怒夯胸膛，咱正是低着头往虎窟龙潭创，却正是合着眼去那地网天罗里撞。(刘末云)子龙将军，那周瑜安排筵宴，请我饮酒，岂有歹意？(正末唱)你道他饮玉瓿，在画堂。(刘封云)父亲说的是。他若有歹意呵，凭着父亲坐下的卢马，把檀溪河也跳过去了。料着不妨事。(正末唱)凭着这的卢战马十分壮，怎跳过那四十里汉阳江？

【天下乐】 无拈指黄鹤楼敢番做战场，我想，那周瑜有智量，晃晃列着刀共枪。鱼不可离了水，虎不可离了冈，他可敢安排着恶战场。

(正末云)主公，周瑜差谁来请主公来？(刘末云)周瑜差手将鲁肃下请书来。赵云，怕你不信，请书在此。(正末云)将书来我看。(唱)

【后庭花】 拿着这虚飘飘的纸一张，上写着黑真真字儿行。他则是仗剑施威计，埋伏打凤凰。这件事不寻常，那里有风波干丈，我言语不是谎。

(刘末云)凭着俺三兄弟张飞英勇，可量他到的那里也？(正末唱)

【金盏儿】 你道是张翼德气昂昂，性儿刚，(刘封云)俺三叔叔张飞，十八骑人马，在那当阳桥上，喝了一声，桥塌三横水逆流，唬的曹兵倒退三十里远。(正末唱)在那



当阳桥喝退了曹丞相，据着他一冲一撞卖弄高强。（刘封云）凭着俺三叔叔坐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万夫不当之勇。（正末唱）倚仗着当三军不刺刺乌骓骑，敌万夫光灿灿丈八点钢枪。（刘封云）俺三叔安喜县鞭督邮，又在石亭驿中，将袁祥提起腿，掬的花红脑子出来。不妨事，父亲走一遭去。（正末唱）你休卖弄安喜县鞭督邮，石亭驿摔袁祥。

（刘末云）子龙将军，你放心。想周瑜当此一日，助俺破曹，他与俺结为唇齿之邦。他今日请我赴会，岂有歹心？你紧守城池，我赴罢宴便来也。（正末云）我劝元帅不听，坚意的要去，你小心在意者。（刘末云）子龙将军，你放心，不妨事。（刘封云）老赵，你多虑，料着不妨事。（正末唱）

【尾声】他那里明明的捧着瑶觞，暗暗的藏着军将，用计铺谋怎防？着主公坐在那难走难逃筵会上，你心下自索参详，自度量，不比寻常，他则待赚虎离窝入地网。（刘封云）哎，赵叔，你不知道，那黄鹤楼近在水边。若水长呵，我安排战船，搭起浮桥，接应我父亲。他便跌下水去，落的他睡一觉。（正末唱）那黄鹤楼接大水长，翻波滚浪，正末云）若主公不听赵云谏当呵。（唱）知他是甚风儿吹过汉阳江？（下）

（刘封云）老赵，你去，我父亲他也不听你说。父亲走一遭，则管嚼食去。（刘末云）刘封，你与赵云紧守着城池。则着三五骑人马，跟我过江，直至黄鹤楼上赴宴，走一遭



去。子龙心下莫踌躇，今朝止马践程途。过江亲赴碧莲会，直至那黄鹤楼上见周瑜。(下)(刘封云)父亲去了也。为甚么我赍发的俺父亲过江去？那周瑜是个是智多谋的人，俺父亲若有些好歹，他这个位，就是我承袭。凭着我这般好心肠，天也与我半碗饭吃。(下)

## 第二折

(诸葛亮领卒子上，云)笔头扫出千条计，腹内包藏万卷书。贫道诸葛亮是也。领关、张二将，追赶曹操于华容路上。我夜观乾象，玄德公有难。谁想周瑜请玄德公黄鹤楼上饮宴去了。周瑜他要伤害玄德公。量你怎出贫道之手。想当日赤壁之间，贫道问周瑜要一枝令箭镇坛，贫道留到今日。我将此箭藏在拄拂子里面，凭此箭着主公无事而回。令人与我唤将关平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关平安在？(关平上，云)善变风云晓六韬，将门累世显英豪。能征惯战施勇猛，父子坚心辅圣朝。某乃大将关平是也，俺父亲是关云长。颇奈曹操无礼，追赶俺至三江夏口，孔明师父求救于孙权，孙权助俺水军三万。俺师父将曹操百万雄兵，在赤壁之间，一火焚之。今曹操脱命而走，师父同俺父亲，追赶到华容路，安营下寨。今有军师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关平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关平来了也。(诸葛亮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理会的，着过去。(见科)(关平云)师父呼唤关平，那厢使用？(诸葛亮云)关平，则今日将着暖衣、拄拂子，直至黄鹤楼上，与伯父送暖衣，



走一遭去。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关平云)理会的。则今日辞别了师父，直至黄鹤楼上，与伯父送暖衣、拄拂子，走一遭去。跨下征马宛有似风，黄金甲衬锦袍红。关平岂敢违军令，不分星夜到江东。(下)(诸葛亮云)关平去了也。令人说与姜维，扮做一渔翁，手上写八个字，是“彼骄必褒，彼醉必逃。”主公见了，自有脱身之计。随后着云长、张飞，芦花深处，接应玄德公去。一枝箭顷刻成功，八个字救出英雄。芦花岸张飞等候，周公瑾耻向江东。(下)(净扮姑儿上)(唱)

【豆叶黄】那里，那里酸枣的林儿西里，您娘教你早来家，早来家，恐怕那狼虫咬你。来摘枣儿，摘枣儿，你道不曾摘枣儿，口里核儿那些来？张罗，张罗，见个狼呵，跳过墙呵，唬杀你娘呵。

(云)我做庄家不须夸，厌着城里富豪家。吃的饭饱无处去，水坑里面捉虾蟆。(唱)

【禾词】春景最为头，绿水肯泉绕院流。桃杏争开红似火，工留，闲来无事倒骑牛，村童扶策懒凝眸。为甚庄家多快乐？休休，皇天不负老实头。

(云)自家村姑儿的便是。清早晨起来，头不曾梳，脸不曾洗，喝了五六碗茶，阿的们大烧饼，吃了六七个，才充了饥也。我要看些田禾去，那小厮每说，兀那田禾里有狼。我是个女孩，怎么不怕那狼虎？我不免叫伴哥儿，同



走一遭去。伴哥儿，行动些儿。（正末扮禾佬上，云）伴姑儿，你等我一等波。（唱）

【正宫】【端正好】 则听的二姑把三哥来叫，（禾旦云）俺看田苗去来。（正末唱）东庄里看取些田苗。落荒休把这山庄绕，咱可便寻一条家抄直道。

（禾旦云）俺这江南，青的是山，绿的是水。你看那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家家采下茶苗，杜鹃春啼晓；夏蝉高噪绿杨枝，秋蝉晚噪。俺庄家好快活也。（正末唱）

【滚绣球】 俺这里对青山堪画描，端的是景物好。你觑那红叶儿秋蝉晚噪，俺这里家家采下茶苗。（禾旦云）俺江南好暖和也。（正末唱）则这江南地暖风寒少，俺这里春夏秋冬草不调，绿水千条。

（禾旦云）你看那黄菊近东篱，村老忙将马蹇驴骑。牛金牛表扶策走，只吃的东歪西倒醉如泥，受用有谁知？紫袍金带虽然贵，其实不如俺淡饭黄齏粗布衣。伴哥儿，我打东庄里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吹的吹，舞的舞，擂的擂。不是我聪明，我一般般都记将来了也。（正末云）伴姑儿，道我恰才打那东庄头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我也都学他的来了也。（禾旦云）伴哥儿，我不曾见，你试学一遍咱。（正末云）试听我说一遍咱。（唱）



【叨叨令】那秃二姑在井口上将轳轳儿乞留曲律的搅，(禾旦云)瞎伴姐在麦场上，将碓儿捣也捣的。(正末唱)瞎伴姐在麦场上将那碓臼儿急并各邦的捣。(禾旦云)那小厮们手拿着鞭子，哨也哨的。(正末唱)小厮儿他手拿着鞭杆子他厮厮飏飏的哨，(禾旦云)牧童儿倒骑着水牛，叫也叫的。(正末唱)那牧童儿便倒骑着个水牛呀呀的叫。(禾旦云)俺庄家好快活也。(正末唱)一弄儿快活也么哥，一弄儿快活也么哥，(禾旦云)俺庄家五谷收成了，甚是安乐。(正末唱)正遇着风调雨顺民安乐。

(关平驷马儿上，云)自幼攻习学六韬。南征北讨建功劳。下寨安营依三略，亦心敢勇保皇朝。某乃关平是也，父乃关云长。俺父亲随军师诸葛，同叔父张飞。追袭曹兵去了。某奉军师将令，有俺伯父往江东黄鹤楼上请赴碧莲会去了，军师差某与俺伯父送暖衣去。来至这半途之中。遇着这三条路，不知那一各路往江东去，正行之间，兀的不是两个庄家，我问他一声咱。(禾旦云)伴哥儿。一个官人来也，你向前答应答应。(正末唱)

【倘秀才】那匹马紧不紧疾不疾荡红尘一道，风吹起脖项上绛毛缨一似火燎他斜拽起团花那一领锦战袍。端的是人英勇，马咆哮，(关平云)兀那庄家你住者，我和你有说的话。(正末唱)他那里高声儿叫住着。

(关平云)兀那庄家，你休惊莫怕，你近前来，我不是歹人。我问你，这三条路，不知那一条路，往江东黄鹤楼



上去。你试说与我。(正末云)官人。你往江东黄鹤楼上去，我说与你这一条路，你则牢牢的记着，(关平云)你说，我记着。(正末唱)

【货郎儿】你过的这乞留曲律蚰蜒小道，听说罢官人你记着。你过的一横涧搭一横桥，更有那倒塌了的山神庙。(关平云)再有甚么记号?(正末唱)破墙匡草团瓢，转山坡过岭桥，河取鱼儿水不着，春夏秋冬草不凋。贪看云中鹤打雁，你可休离俺这山庄，可便错去了。

(关平云)兀那庄家，你这江南地面，一年四季，怎生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从头至尾，慢慢的说一遍，我试听咱。(正末唱)

【尾声】俺这里风调雨顺民安乐，百姓每鼓腹讴歌贺圣朝。则这一带青山堪画描，四野田畴景物好。倒大来无是无非，(关平云)多生受你，慢慢的去。(唱)可兀的快活到老。(下)

(禾旦云)官人，恰才俺伴哥唱了去也，我也唱一个官人听。(禾旦唱)

【楚天遥】重重叠替山，曲曲湾湾水。山水两相连，送伊十万里。送你几时回，两行凄惶泪。庄家每快活，枕着甜瓜睡。



(云)官人忙便罢，若闲时，家来教你打几个搵拾。(下)(关平云)问了路途也。将着这暖衣，直至黄鹤楼上见伯父，走一遭去。漫辞惮途路艰难，也不怕江水潺潺。送暖衣黄鹤楼上，着伯父急早回还。(下)

### 第三折

(周瑜领卒子上，云)安排打凤牢龙计，准备兴邦立国机。某乃周瑜是也。我遣鲁肃持书一封，直至赤壁连城。请刘玄德赴会，此人欣然而来。某今日在此黄鹤楼上，安排筵宴，等待刘玄德，他此一来中我之计。英雄甲士，暗藏在壁衣之后。令人楼下觑者，若刘玄德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上，云)忆昔当年涿郡东，桃园结义会英雄。纷纷四海皆兄弟，谁似三人有始终。某乃刘玄德是也。今有周瑜元帅，差鲁肃请我黄鹤楼上赴碧莲会。离了赤壁连城，可早来到这江东黄鹤楼下。令人报复去，道有刘玄德至此也。(卒子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刘玄德至此也。(周瑜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周瑜见科，云)呀、呀、呀，玄德公，一自霜松露菊，鸿雁秋风，大战于赤壁之下，彼各两分，叹光阴迅速，日月逡巡；奈关山迢递，途路跋涉，恨不能一面之会，使某刻石而记于心怀，雕木而印于肺腑。某常思玄德公信义愈明，德服内外，严正而不失其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义兵之随，则甘于同败，终济大业。某常思玄德公往昔之好，今具浊酒菲肴，敢劳玄德公，屈高就下，枉驾来临，诚为周瑜万幸也！(刘末云)元帅，自赤壁相别，



久不得会。元帅破曹操百万雄师，有如此重恩，未能答报，今日感蒙置酒张筵，刘备何以克当？（周瑜云）玄德公，自建安之秋，九月既望，猛风烈火，水陆并进，人马烧溺，北军大败，曹操引军步走，某与玄德公袭至南郡，曹操残兵饥疫，死者甚众。某想当时共讨曹操，正所谓扶三纲立人极，诛乱臣贼子，于千百载之下，使古今信义，无时而不明也。若非除残去秽，今日个焉能坐视江陵？某常思玄德公，无时不挂于心，某故此远劳尊体也。（刘末云）元帅深通虎略，善晓龙韬，展济世之神机，运安邦之妙策。扫除残暴，剿灭奸邪，真乃天下英雄，诚为庙堂伟器。今日重会尊席，实乃刘备万幸也。（周瑜背云）某着军兵四面埋伏，威慑刘备，看此人有惧怯之心么？玄德公，俺江东鄙琐，虽是个微末境界，你看那江涛险峻，山势嵯峨。今日俺宴会此楼，四围眼景，观之不足。玄德公，你看俺这楼外之景咱。（刘末看科，云）元帅。黄鹤楼乃江南之胜景。某推开这吊窗，我试倚栏观看咱。好是奇怪也，他既请我赴会，可怎生四面八方兵山相似？刘备也，你寻思波，早是不来呵，也罢。我自有个主意。元帅，是好景致也。元帅，此楼外四围之景，山川秀丽，草木清奇，西北有大江之险，东南望翠岭之巔。乃吴主兴隆之地，真乃为霸业之乡，诚为虎踞龙蟠之势也。（周瑜云）玄德公可休要作疑，某周瑜我并无歹心。俺盘桓数日，慢慢的回去。小校抬上果桌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果桌在此。（周瑜云）令人将酒来，斟满者。玄德公，量周瑜有何德能，有劳玄德公远远而来。蔬食薄味，不堪奉用，玄德公满饮此杯。（刘末云）刘备碌碌庸才，着元帅置酒张筵，元帅先请！（周瑜



云)玄德公请!(刘末云)将酒来,元帅满饮一杯!(周瑜云)酒且慢行,看有甚么人来?(关平上,云)某乃关平是也。奉军师将令,直至黄鹤楼,与伯父送暖衣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我是关云长的孩儿,奉俺军师将令,着某与俺伯父送暖衣来。(卒子云)你则在这里等候着,我报复去。(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关在于楼下,来见元帅。(周瑜云)关平此一来有何事?着他上楼来。(卒子云)着你上楼去。(关平做见科)(周瑜云)关平,你此一来有何事?(关平云)小将奉俺军师将令,与伯父送暖衣来。(周瑜云)既然与你伯父送暖衣来,将酒来,着关平饮一杯酒。(关平云)小将不能饮酒。(刘末云)关平,你回去见孔明军师,你说道元帅请我赴碧莲会,饮宴罢,我可便来也。(关平云)伯父饮罢宴,早些儿回来,您侄儿先回去也。下的楼来,不敢久停久住,回军师话,走一遭去。(下)(周瑜云)关平去了也。令人将酒来,玄德公满饮此杯。(刘末云)元帅请。(周瑜云)再将酒来,玄德公满饮一杯。(周瑜放杯科,云)小校,与我唤一个精细伶俐的来。(卒子云)理会的。兀那楼下有聪明伶俐的,着一个上楼去,答应元帅。(净扮俊俏眼儿上,云)若论乖觉非是骗,跳下床来不洗脸。精细伶俐敢为头,道我是智慧聪明俊俏眼。自家于樊的便是。元帅见我聪明伶俐,与了我个异名儿,叫做俊俏眼。不问远方那里来的人,我就认的他,我把他的胆认破了,我着他苦一世。元帅,此一唤我来,则是赏我几钟酒吃罢了。我见元帅去。(做见科,云)元帅唤小的有何事?(周瑜云)我道是谁?原来是于樊。玄德公,这小的唤做于樊。我见他聪明乖觉,别的不打紧,他一双好眼,不问远方来的



人，不是我这国的，他便认将出来。我见他精细伶俐，与了他个异名儿，唤做俊俏眼。(刘末云)这小的是一对好眼。(俊俏眼云)我颇颇儿的。(周瑜云)兀那俊俏眼，我与玄德公饮酒，替我掌着令。你见我这对令箭么？(俊俏眼云)小的每见。(周瑜云)你将着一枝，我收着一枝。你与我把着楼门，一切人等，不许放上放下。如有下楼的，对上我这枝箭的，你便放他下楼去；如无令箭的，休道是别人，就是我，你也不许放下楼去。(俊俏眼云)得令。就是我老子，我也不放他。(做下楼科，云)为甚么俺元帅不着别人把这楼门，别人不会干事。元帅见我精细伶俐，唤我做俊俏眼。我这两个眼，不问甚么人，我便就认出他来，他怎生瞒的过我？我把住这楼胡梯，有令箭的，放下楼去，无令箭的，休想我放他下楼去。(正末扮姜维上，云)某乃大胆姜维是也。因周瑜请俺主公黄鹤楼上赴会去了，孔明军师在我手里，写着两行字。我扮做个渔夫，将着这对金色鲤鱼，黄鹤楼上推献好新，走一遭去。(唱)

【双调】【新水令】 我将这锦鳞鱼斜穿孔绿杨枝，舞两风晚凉恰至。残荷凋翡翠，红叶染胭脂。景物宽时，(云)我缆住船者。(唱)我这里上江岸步行至。

(云)我来至这黄鹤楼也。我打听的周瑜差他那心腹人？唤做俊俏眼，把着楼胡梯。我怎生推一个乍熟儿，他说我姓张。我便姓张，他说我姓李。我便姓李。我则得上的这楼去呵，我自有个主意。先见他去者。(俊俏眼做盹睡科)(正末云)这厮睡着也，我着这厮吃一个巴掌道。(做打



净科) (俊俏眼做惊科,云)是谁打我来?(正末云)道你认的我么?(俊俏眼云)我认的你,有些面熟,你敢是鱼儿张么?(正末云)谁道是虾儿李来?(俊俏眼云)你那里去来?(正末云)我听的元帅在这黄鹤楼上筵宴,我将着这一对金色鲤鱼。元帅跟前献口味来。(俊俏眼云)是一对好金色鲤鱼也。你前日许了鲜鱼儿、鲜虾儿,你计下我,你怎生不送来与我?(正末云)你怎生举荐我一举荐,我把这鱼元帅跟前献了,到明日你来我那船上来,我着你虾儿、鱼儿挑一担来,可不好?(俊俏眼云)休说谎,我如今便替你说去。你明日好鲜虾儿、鲜鱼儿,可与我挑一担来。你则在这里,我替你说去。(俊俏眼做上楼见科)(周瑜云)这厮做甚么?(俊俏眼云)楼下有一个打鱼的,见元帅这里饮酒,献一对金色鲤鱼,与元帅跟前献好新来。(周瑜云)打鱼的献口味,你认的他么?(俊俏眼云)小的每认得,他每日在这江边打鱼,他唤做鱼儿张。(周瑜云)既然你认的,着他过来。(俊俏眼做下楼见正末科,云)我替你说过了也,着你过去哩。休忘了我的鲜鱼儿、鲜虾儿,明日送来。(正末云)我这蓑衣斗笠,放在这里。(俊俏眼云)你放下,我替你看。(正末上楼科)(周瑜云)兀那厮,你甚么人?(正末云)小人是这打鱼儿的小张儿。(周瑜云)你来做甚么来?(正末云)听知的元帅在此筵宴,小的每无甚么孝顺,将着这一对金色鲤鱼,元帅跟前献口味来。(周瑜云)玄德公,他知道俺在此饮酒,将这一对鱼来献新。(刘末云)也是他孝顺的心肠。(周瑜背云)我如今指着这鱼,双关二意,乱道数句,我讥讽这大耳汉,看他知道么?(周瑜对刘末云)玄德公,俺今日在此楼上饮酒,感的这野人来献新,



不才周瑜乱道数句，玄德公跟前呈丑咱。(刘末云)刘备洗耳愿闻。(周瑜云)这鱼他在那碧波中游戏，不堤防撒网垂钩，则为他失计吞食，今日落在俺渔翁之手。鱼也，你也难回渊浪，自损你那残生。你若是做小伏低，我着你活拨拨的远趁江湖；你若是弄巧呈乖，我着你须臾间除鳞切尾。你可也难逢子产，今日个正遇着杨胥。鱼也，你若是肯随顺呵，我着你享峥嵘独步过龙门；你若是施逞能强，着你受金刀肝肠皆粉碎。(刘末云)元帅，高才，高才。(刘末背云)这匹夫好无礼也！他指着此鱼讥讽我，则除是这般。元帅，小官也有数句乱谈，单题着此鱼。元帅污耳！(周瑜云)某愿闻咱。(刘末云)这鱼生于水底，长在烟波，趁风涛滚滚入东吴，不堤防误落在渔翁手。这鱼他将那丝纶垂钩，怎牵万丈鲸鳌？鳞甲生辉，斩眼着江翻海沸；锦鳞随浪，涌身发忿跳龙门。若遇春雷，试看蛰龙归大海，吐雾喷云入大渊，腾身雷震动山川。那时头角峥嵘际，搅海翻江上九天。(周瑜背云)这厮好无礼也！他着言语讥讽我。如今待要走向前去，一剑挥之两段，着人便道，周瑜乃江陵大师，酒酣之际，杀了刘备，着后代史官点笔，骂名不朽。待不如此来，可不干走了这大耳汉。我如今将机就计，着这渔翁推切鲙，走向前去，一剑刺了刘备，着后人便道刘备着个渔翁杀了，可也不干我事。兀那渔翁，你近前来，你是土居也那寄居？(正末云)孩儿每是这江东部民土居。(周瑜云)哦，原来是俺这江东的部民。孩儿也，你再近前来，你与我做个心腹人，可是恁的？(正末云)小人理会的。(周瑜云)兀那渔翁，你这鱼是针钩上钓来的，是网索上打来的？(正末云)元帅，这鱼也不是板罾撒网，听小



人说一遍。(周瑜云)你说，我试听咱。(正末唱)

【殿前欢】这鱼儿他自寻思，可是他为吞香饵可便中钩儿。(周瑜云)这鱼可在那里来?(正末唱)他在那水晶宫卫相传示，(周瑜云)兀那渔翁，你将这鱼除鳞切尾，逗盐加酱，当面制造，急忙下手。某带酒也。(睡科)(正末唱)准承望命在参差。任渔公自三思，空有翻波志，他可便眼见的在钢刀下死。这龟儿比并着，玄德你与我仔细寻思。

(刘末低问科，云)姜维，敢是军师教你来?(周瑜醒科，云)兀那厮，你不切鲙，说甚么哩?切鲙!(又睡科)(正末唱)

【夜行船】小可渔夫该万死，义不曾差说了言词。进忠言玄德可也无不是。(周瑜怒科，云)你则依着我，下手切鲙。(又睡科)(刘末惊科，云)兀那小张儿，好生的切鲙。(正末云)小人理会的。(正末切鲙科，云)元帅，小人切了银丝鲙也。(周瑜不醒科)(正末云)他睡着了也。(正末舒手科)(唱)你休看手梢儿，我手心里公事。

(刘末看，云)写着“彼骄必褻，彼醉必逃。”军师的计策，我知道了也。(正末唱)

【水仙子】你休恋那玉箫银管饮金卮，你将这碧莲会筵席且告辞。(刘末云)军师说甚么来?(正末唱)俺军师把元帅多传示，(刘末云)关、张二弟，曾说甚么来?(正末



唱)这其间在江边敢没乱死。(刘末云)军师再说甚么来?(正末唱)俺军师细说言词,(刘末云)俺军师可怎生不着人接应我那?(正末唱)这期间安排着军校,(刘末云)可在哪里接应?(正末唱)在堤圈杨柳枝,(刘末云)我怎生得过这江去?(正末唱)先安排下个渔船儿。

(周瑜醒科,云)兀那厮,你说甚么哩?其中有奸诈。小校那里?把这厮拿下楼去,杀坏了者。(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云)元帅息怒,量他则是个打鱼的人,有甚么奸诈处?看小官面皮,饶了他罢。(周瑜云)看玄德公面皮,将这厮抢下楼去。这厮敢泥中隐刺。(正末唱)

【尾声】小人怎敢泥中刺?(周瑜云)若不看玄德公的面皮,杀了这厮多时了。(正末唱)休、休、休,可不道大官不觑帘下事。(正末云)我下的这楼来。(俊俏眼云)你献了那口味也?(正末云)我献了口味也。我那蓑衣斗笠呢?(俊俏眼云)兀的不是?明日替我送将虾儿、鱼儿来!(正末唱)恰便似火上浇油,命掩参差。畅道万语千言,三回两次。若不是玄德公言词,险些儿三尺龙泉剑下死。(下)

(周瑜云)将酒来,玄德公满饮一杯。(刘末云)元帅先饮。(周瑜云)接了盏者。玄德公,你出一酒令,俺横饮几杯咱。(刘末云)小官不敢。(周瑜云)便好道东家置酒客制令。(刘末云)哦,着小官行个酒令,元帅差矣。正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小官焉敢在元帅跟前行令?正是弄斧于班门。小官行一杯酒,请元帅行个令,小官依令



而听之。(周瑜云)既然玄德公不肯出令，某不敢违命。某周瑜出一令，单为席间取一笑耳。论这古往今来，谁是英雄好汉？言者当，理当敬酒；言者不当，罚凉水饮之。玄德公请开谈。(刘末云)元帅不问，小官也不敢多言。若论自古英雄，昔日鲁公项羽，谓之好汉。(周瑜云)项羽他怎生是英雄好汉？(刘末云)昔日鲁公姓项名羽，字籍，乃临淮下湘人也。幼失父母，雄威少壮，力能举鼎，势勇拔山，暗鸣叱咤，目有重瞳。刘项相持，共立怀王。统兵北路，虎视咸阳。诈设鸿门会，火烧阿房宫。渡河交战，九败章邯。荥阳城火焚纪信，倚勇烈威镇诸侯。嬴沛公七十二阵，左有龙且，右有范增。楚汉元年五月五日，自号为楚霸王。岂不为好汉也？西楚重瞳独霸强，暗鸣叱咤志轩昂。拔山举鼎千斤力，自古英雄说霸王。元帅，一个好霸王也。(周瑜云)玄德公差矣。项羽乃项燕之子，项梁之侄。虽力举千斤，能勇而不能怯固也。那项羽鸣心蹈衅，向恶从鄙。微利不时，毒苦天下。杀宋义夺印，后入关背约；坑新安无辜之卒，杀轵道已降之主。劫墓取财，开宫恋女。屠虜咸阳士庶，烧阿房宫院。弑义帝于江中，佐迁诸侯于别地。他称爵称尊，所过无不残灭，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那项羽不听韩生之谏，不纳范增之言，被淮阴跨夫盗粟韩信，逼至乌江，自刎阴陵，他岂为英雄好汉？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玄德公，你道的差了，你罚凉水，某则饮酒。(刘末云)元帅息怒，是小官差了也。元帅土酒。小官罚凉水。(周瑜云)玄德公，俺不论古往英杰，则论方今之世，谁是英雄好汉？(刘末云)元帅言道，不论古往英杰，则说方今之世，谁是英雄好汉？元帅，想方今之世，曹操为之



好汉。(周瑜云)曹操怎生是英雄好汉?(刘末云)想曹操筹谋广运,智略多端,心如曲珠,意有百幸。夜卧丸枕,日服鸩酒三杯。威伏汉室,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挟天子以擅征伐,寻为丞相。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自立为魏公,加九锡,纳其三女为贵人,进位于诸侯之上。宫禁侍卫,莫非曹氏之人。曹操以雄兵百万,虎将千员。左有百计张辽,右有九牛许褚,独霸许,虎视中原。岂不谓之好汉?豪杰滚滚竞山川,孟德奸雄掌大权。战将千员兵百万,一个曹公英勇占中原。元帅,一个好曹操也!(周瑜云)玄德公,你又差了也。想曹操奸雄足智,任侠放荡。然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功非扶汉,意在篡君。仗兵势雄威,霸许都之地。虽然讨袁绍,吕布,下关西,定荆州,他那其事虽顺,其情则逆。他夜卧丸枕,日鸩酒,不离了许昌之地,某等合兵,一举而焚于赤壁之下,他岂为英雄好汉?曹操奸雄兮不离许昌。玄德公,你又道的差了,你再罚凉水,某则饮酒。(刘末云)是、是、是,小官又差了也。元帅饮酒,小官罚凉水。(周瑜云)玄德公,俺不论古往今来英雄好汉,则说俺二人,谁是英雄好汉?(刘末云)哦,元帅言道不论古往今来,也不论方今之世,则说今日俺二人饮酒,谁是英雄好汉?(背科,云)可着我说甚么的是?则除是这般。元帅,非小官饶舌,不才刘备,乃景帝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然汉之宗叶,奈懦弱孤穷。纷纷世乱,因未遇隐于楼桑;今发忿峥嵘,受天恩官居越殿。堪恨曹操奸雄,威权太重。群臣皆惧,汉室宗枝,尽皆隐姓埋名。然刘备将寡兵微,我则待立刘朝,复兴汉世。非小官之能,一托军师诸葛神机,二赖关、张二弟之勇;



非小官自夸，曹兵百万称羽、飞二弟为万人敌也。若论汉室英雄，小官刘备我是英雄好汉。(周瑜云)玄德公，你怎生是好汉?你又差了也。你既然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斩之不能禁释，谁不知你是孤穷刘备?你在新野被曹操领兵追袭，不敢领兵攻拒，弃妻子而奔于夏口，若不是关、张二弟扶持，这期间定死在奸雄之手。刘备孤穷兮倚仗关、张。德公，你又道差了也。(刘末云)是、是、是，小官失言，元帅是好汉。(周瑜云)我怎生是好汉?(刘末云)想曹操统一百万雄兵，到此三江夏口，被元帅则一阵，破曹于赤壁之间，杀得曹操片甲不回，元帅岂不是好汉?(周瑜云)则这一句，才合着我的心，玄德公言者当也。昔日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曹操英雄兮独占许昌。刘备英雄兮倚仗关张，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做笑科，云)将酒来，你也饮一杯，我再饮一杯。(刘末云)元帅再饮一杯。(周瑜云)且住者，我恰才贪欢喜，多饮了几杯酒，觉我这酒上来了，我权时歇息咱。(做猛醒科，云)周瑜也，你好粗心也!我若睡着了呵，倘或玄德公盗了我这箭呵，不干走了他?则除是这般。玄德公，你慢慢的住几日去，我与你身上无歹意。周瑜若是有歹心呵，你见我这一枝箭么?我斡箭为誓，丢在这江里。(周瑜斡箭、丢在江里、睡科)(刘末做慌科，云)嗨。我指望盗他这枝令下楼去，谁承望他斡折了，丢在这江里。我怎能勾下这楼去?军师也，你既然差关平来，送暖衣、拄拂子来与我，可怎生无计救我回去?(刘末做拿拄拂子搯地科，云)我何日得过这江去?(刘末见拄拂子响科，云)好奇怪也，这拄拂子里面，可怎生这般响?我试仔细看咱，原来是两截儿的。我把你拔开看



咱，兀的不是一枝箭？我看咱，这箭不是周瑜的箭？可怎生得到军师手里？军师你好强也，有了这箭也，我与你下这楼去。（做下楼科）（俊俏眼云）那里去？（刘末云）有元帅将令，着我回去。（俊俏眼云）你有令箭么？（刘末云）我无令箭呵，怎生能勾下楼去？（俊俏眼）将来我看！（刘末云）兀的不是令箭？（俊俏眼云）正是一对。既有了令箭，你去。（刘末云）我下的这楼来。刘备也，你好险也！若不是军师之计，我几时能勾过这江去？军师也，则你这彼骄必褒真良将，彼醉必逃思故乡。周瑜也，比及一醉酒醒寻玄德，那其间我片帆飞过汉阳江。（下）（周做醒科，云）霸王英雄兮自刎乌江，曹操奸雄兮独占许昌，刘备孤穷兮倚仗关张，赤壁鏖兵兮美哉周郎。皇叔！（俊俏眼云）黄鼠做了添换了。（周瑜云）刘备安在？（俊俏眼云）他下楼去了。（周瑜云）谁着你放他下楼去了？（俊俏眼云）他传着元帅将令，将着元帅的令箭，因此上我放他去了。（周瑜云）住、住、住，我的令箭，我记的拗折了，丢在这江里，他怎生又有这枝令箭来？（俊俏眼云）他将着元帅的令箭，小的不敢不放他回去。（周瑜云）他怎生又有这枝令箭来？（猛见拄拂子科，云）兀那个是甚么东西？（俊俏眼云）这个是诸葛亮差关平送来的拄拂子。（周瑜云）你将来，我试看。（做看科，云）元来这拄拂子是空的，这里面藏着令箭。他那里得我这枝令箭来呵？我想起来了也，他祭风时，问我要枝令箭镇坛。我又中这懒夫之计也。我正是使碎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既然走了，更待于罢？我如今便差甘宁、凌统、韩当、程普四将，领兵追赶刘备去，务要擒拿将他来。忙差军校去如飞，统兵领将急忙追。若还赶上刘玄德，永困江东誓不



回。(同下)

#### 第四折

(刘封领卒子上，云)帅鼓铜锣一两敲，辕门里外列英豪。三军报罢平安喏，买卖归来汗未消。某乃刘封是也。自从我的父亲过江黄鹤楼上赴宴去了，音信皆无。俺父亲本不去，可是我送的父亲去了。若是军师来呵，我自有言语支对他。左右那里？门首觑者，军师来呵，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孔明上，云)决胜千里施谋略，坐筹帷幄掌三军。幼年隐迹南阳野，复姓诸葛号卧龙。贫道诸葛孔明是也。颇奈曹操无礼，他领八十三万雄兵，与某交战。俺主公结好于江东，吴王遣周瑜为帅，黄盖作先锋，贫道祭风，周瑜举火，黄盖诈降，关、张伏路，杀曹兵大败亏输。乱军中走了曹操，贫道领关、张追赶。某夜观乾象，见主公有难，某急差关平，后差姜维，接应主公去了。某料俺主公无事回还，贫道今日收兵，回于赤壁连城。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报复去，道有军师下马。(卒子云)理会的。报的将军得知，军师下马也。(见科)(刘封云)呀、呀、呀，早知军师来到，只合远接，接待不着，勿令见罪。(孔明云)刘封，俺主公安在？(刘封云)苦、苦、苦，我父亲么？正在帐中闲坐，不想周瑜使鲁肃将书来，请我父亲过江黄鹤楼上饮宴。我便道：父亲不可去，军师又不在，则怕父亲有失。我左右当不住，俺父亲一人一骑过江，黄鹤楼上赴会去了。(孔明云)谁着你父亲一人一骑过江，黄鹤楼上社会？假若你父亲有失呵怎了？我不和你



说，等你两个叔叔来，看你怎生回话？(刘封云)这个。军师，干我甚么事？(关末上，云)凭吾义勇扶刘主，一杆青龙立汉朝。某关云长。奉军师的将令，着某在华容路等曹操，不想乱阵间走了曹操去。今日回营见哥哥军师去。可早来到也。小校接了马者，报复去，道有关某果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二将军来了也。(孔明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见科)(孔明云)云长，曹操安在？(关末云)关某在华容路上，等着曹操交战，乱阵中不想走了曹操也。(孔明云)既是他走了，也不必追赶。(关末云)住、住、住，我哥哥玄德公安在？(孔明云)二将军，你休问我，问你侄儿刘封去。(关末云)刘封，你父亲安在？(刘封云)二叔息怒。自从叔叔同军师去之后，不想周瑜遣鲁肃持一封书，请我父亲过江黄鹤楼上社会去。我便道：他那里筵无好筵，会无奸会，则怕周瑜那厮生歹心，你休去。我父亲恼了。扯出剑来要杀我，我惊慌躲避了，俺父亲不想就上马，一人一骑过江去了。(关末怒，云)好也落，你怎生赍发哥哥过江去？若有疏失怎了？把这厮拿住，一壁等三兄弟来，俺一同的问这厮。(刘封云)二叔叔，不干孩儿事。若三叔叔来，劝一劝。(孔明云)左右那里？门首觑者，等张飞来，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正末扮张飞上，云)某乃张飞是也。奉军师将令，华容路上追赶曹操，不想曹操见某，走了也。回军师话，走一遭去。左右那里？接了马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唱)

【南吕】【一枝花】 拨回獬豸身，滴溜扑跳下乌骓骑。舒开狻猊爪，(正末见刘封走科，云)刘封那里去？(唱)



我这里才替住锦征衣。嘴缝上拳捶，手指定奸谗嘴，我拷你个忤逆贼。(刘封云)三叔息怒。(正末云)你父亲那里去了?(刘封云)周瑜请的过江饮宴去了也。(正末唱)你怎生赍发的我哥哥。去他那四十里长江那壁。

【梁州】则为那周公瑾两三杯酒食，更压着那一千个他这党太尉的筵席。我跟前莫得夸强会。若还他无灾无难，无足无非；若有些个争竞，半米儿疏失，米、来、来，我和你做一个头敌。则我这村性子不许收拾！割舍了，喝曹操唬了他那三魂，鞭督邮拷折你这脊背。休恼番，石亭驿摔袁祥撞塌头皮。若还，得回，俺哥哥无事宋家内，使心量有奸细。船到江心数十里，则怕他背后跟追。

(刘封云)三叔，您侄儿当不住父亲，他坚意的要去，不干我事。(正末唱)

【隔尾】休得要临崖勒马收缰急，直等的船到江心那其间补漏迟。点手儿旁边唤公吏，你与我麻绳子绑者柳树上，高高的吊起，直等的俺哥哥无事来家，恁时索放了你。

(云)令人与我将刘封吊起来者。(做吊净科)(刘封云)三叔，我又不曾欠粮草，怎生吊起我来?(正末云)令人报复去，道有张飞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喏，报的军师得知，有三将军张飞来了也。(孔祥云)道有请。(卒子云)理会的。有请。(见科)(正末云)军师，张飞来了也。(孔



明云)一壁有者。(正末云)二哥勿罪也。(孔明云)小校门首觑者,看有甚么人来。(卒子云)理会的。(刘末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小官刘备是也。谁想周瑜有伤害某之心,酒酣之际,盹睡着了,多亏军师妙计,小官以此得脱回还。可早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兀的不是三兄弟张飞。兄弟也,咱争些儿不得相见也。(正末云)哥哥来了也。(唱)

【隔尾】俺哥哥到黑龙江流的是潺潺水,(净云)爹爹救我咱。(正末唱)红蓼堤边吡吡的叫唤谁?(刘末云)兀那吊的是谁?(正末唱)是你那孝子曾参可人意。(刘末云)三兄弟,为甚么吊起他来?(正末唱)见哥哥无些个信息,怕有些个疏失,因此上将他在柳树梢头,着他便吊望着你。

(刘末云)兄弟,不于刘封事,饶了他者。(孔明云)主公煞是惊恐也。(刘末云)若不是军师神机妙策,铺谋定计呵,刘备怎能勾回还也。(正末云)收拾战船,我和他交战去,务要拿住周瑜,与俺哥哥报仇,有何不可?(孔明云)三将军,既然今日主公回来了也,休得躁暴。(正末唱)

【絮虾蟆】军将便似鱼鳞砌,枪刀便似雁翅般齐,我又索与你迎敌。自从桃源结义,又在徐州失配。不曾相持对垒,不曾翻天倒地,我无处发付气力。付能逢着今日,红锦征袍喜披,黄锦腰带坚系,再把乌骓扣革皮,又把包巾整理。我听的冬冬鼓擂,忽的摇旗,出的相持。美也,兀的不欢喜煞爱厮杀的张飞,迎敌。马蹄儿踏碎了东吴国,



你是那周公瑾，我是这张翼德，眼儿里见了，耳朵儿听者。

（孔明云）住、住、住，三将军息怒，众将休闹。比及周瑜来请主公赴会，贫道已知多时了也。某先差关平，后差姜维，我料周瑜怎出贫道之手，今日主公果然无事回还，三将军可以饶免刘封，贫道今劝三将军休兵罢战。可是为何？近日间俺向东吴家借军破了曹操，不争俺与他交锋呵，则显的俺忘恩背义也。既今日主公无事回还了，当以杀羊宰马，做一个庆喜的筵席。则为那三江夏口列英雄，赤壁焚烧百万兵。周瑜慢使千条计，怎比南阳一卧龙。领兵先借荆州地，后取西川白帝城。四方宁静干戈息，永保皇图享太平。



## 狄青复夺衣袄车

## 第一折

(冲末扮范仲淹领张千上)(范仲淹云)职列鹓班真栋梁，恩沾雨露坐琴堂。调和鼎鼐安天下，燮理阴阳定万方。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幼习儒业，在长白山修学。我与友人温习经书，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断齏数茎，酢汁半盂，暖而啖之，后成大儒。今辅佐大宋，见今八方无事，四海宴然，山河一统，万国来朝。谢圣恩可怜，加老夫为天章阁学士之职。今奉圣人的命，有西延边赏军一事。葛监军奏曰：每年秋七八月，犒劳三军。今冬十一月并腊月，军士劳苦，未蒙赐恩。今奉圣人之命，着老夫将五百辆衣袄扛车，上西延边赏军去。老夫想来，可用能干之人，随路防护。今巩胜营中有一人，乃汾州西河县人也，姓狄名青，字汉臣。此人十八般武艺皆全，除非此人可去。左右，与我唤狄青来者。(张千云)理会得。狄青安在?(狄青上，云)赳赳威风貔虎躯，六韬三略有谁如。为人不把功名立，枉作乾坤大丈夫。某，姓狄名青，字汉臣，汾州西河县人也。自幼学成十八般武艺，寸铁在手，有万夫不当之勇。今在巩胜营中，做一个军健汉，人口顺，都叫我做小健儿狄青。今有范大人呼唤，不知有甚事，须索去走一遭。早来到此也，令人报复去，道有狄青来了也。(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狄青来了也!(范仲淹云)



着他过来。(张千云)会得。过去。(狄青见科,云)大人呼唤狄青,那厢使用?(范仲淹云)狄青,今为西延边赏军,有五百辆衣袄扛车,无人可去。奉圣人命,知你骁勇过人,武艺精熟,加你为押衣袄扛车大使,上西延边赏赐三军。小心在意,回还自有重用你处。收拾披挂,便索登程。(狄青云)得令。自今日收拾军装,押衣袄扛车,走一遭去。奉命亲差去赏军,威严勇力有谁伦。扛车衣袄临边上,恁时回报受皂恩。(下)(范仲淹云)狄青收拾军装去了也。凭着此人英雄,必有辅国之志,定乱之术,若干事回来,再有计议。老夫回圣人的话,走一遭去。衣袄俱完就,扛车准备齐。狄青亲押赴,回奏敢稽迟。(下)(正末扮王环上,云)老夫王环是也。幼年间东荡西除,南征北讨,多与大宋出力,今已年纪高大了也。将这一幅全装披挂,并军器等物,于街市货卖。乌油甲一副,皂罗袍一领,鹊桦弓一张,凤翎箭一壶,黄面具一个,红抹额一条,三尖两刃大杆刀一柄,撒发盔一顶。幼年卧霜眠雪,岂知今日无用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则我这剑戟藏收,臂无锦鞬,衣袍旧。马善人熟,想往日威风起。

【混江龙】 玉门关后,老将军无比阵云收。若题着安邦定国。受赏封侯。擐甲披袍骑战马,到不如去拽耙扶犁使耕牛,寻几个渔樵作伴将柴门扣。心慌意急,壮志难酬。



(云)这兵器披挂,便那里有人买?我与你再闲游玩咱。

【油葫芦】 遥指南山景物幽,我自趁逐,闲来游玩兴悠悠。我则见碧滔滔水面上波纹皱,更那堪翠巍巍山色晴岚秀。相交的野外人,作伴的村下叟。喜的是扶犁拽耙深耕耨,止不过春种与秋收。

【天下乐】 时遇半年五谷收,百姓每歌讴,心意投,俺若是做庄农快活何处有?若有那二顷田,和他这一耙牛,倒大来千自在百自由。

(云)这披挂一物一主,看有甚么人来?(狄青上,云)五百衣袄延边去,万里平沙拒北番。某,狄青是也。今蒙圣人的命,升我做押衣袄车大使,就着我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赏军去。争奈无一付披挂兵器。我如今去这街市上,买一付披挂兵器,走一遭去。远远的望见一个老将军,守着一付披挂兵器,不知他是卖也不卖。我向前去问他一声,怕做甚么?(做见科,狄青云)支揖老将军。你这一付披挂,可是卖与不卖?(正末云)我这衣甲要卖。(狄青云)要多少钱?(正末云)要一千贯。(狄青云)老将军,不值许多价钱。(正末云)壮士,你听我说与你咱。

【哪吒令】 那领袍,用皂罗做就;这副甲,着乌油漆就;这面具,是生金铸就。鹤桦弓碧玉稍,凤翎箭搭上弦彀,那三尖刀两刃锋秋。



(狄青云)别的不打紧。我看这一口刀咱，是一把好刀也。(狄青做轮刀科)(正末唱)

【鹊踏枝】他那里说缘由，逞搯搜。(带云)是一个好汉也呵。(唱)他入手轻轮，武艺滑熟，这口刀落与你介冑，抵一千个壮士凝眸。

(云)你要用这兵器，你将去，我则问你姓甚名谁也。(狄青云)老将军，小人姓狄名青，字汉臣，汾州西河县人氏。奉圣人的命，教我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上赏军去，就加我为押衣袄扛车大使。争奈无一副披挂兵器，今日肯分的遇着老将军。小人上告老将军，这付衣甲，老将军肯贻与小人么？(正末云)原来你是狄青。(唱)

【寄生草】咱两个才相见，心意投。英雄只说英雄手，他贤良只说贤良口，则俺这英雄志气冲牛斗。他若是相持厮杀统戈矛，端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云)狄青，你来，我贻与你这付披挂，你以后得志呵，那其间还我钱钞，也未是迟哩。(狄青云)多谢了老将军。我若久以后得志呵，此恩必当重报也！(唱)

【尾声】这红抹额似火霞飘，金面具威风起。大杆刀轻轮在手，平定了乾坤四百州。施展你那武艺滑熟，统戈矛。有一日建节封侯，恁时节方显男儿得志秋。则我这气冲着牛斗，胸怀锦绣，我则待播清风万古把杯留。(下)



(狄青云)谁想今日遇着这老将军，赐与了我这一付衣甲兵器。若到边境，便遇着敌兵，也不怕他。衣甲兵器都有了也，则今日押衣袄扛车，走一遭去。披袍擐甲荷钢刀，奉使边庭不避劳。衣袄赏军颁国惠，须将忠勇报皇朝。  
(下)

## 第二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忠诚报国为良吏，留取芳名载汗青。老夫范仲淹是也。今差狄青押衣袄车，前去西延边赏军去。不想到于河西国，被史牙恰和咎雄邀截了衣袄扛车，赶入黑松林去了。老夫奉圣人的命。差飞山虎刘庆，前去取狄青首级。为此人倚酒慢公，失误了衣袄扛车。说与刘庆，若是狄青夺将衣袄车来，将功折过，若夺不将回来，二罪俱罚。若回来时，我自有个主意也。奉使遣狄青，倚酒慢军情。速差刘庆去，剽首早回程。(下)(净店小二上，云)买卖归来汗未消。上床犹自想来朝。为甚当家头先白，一夜起来七八遭。自家店小二的便是，在这牢山店卖酒为生。纷纷扬扬，下着如此般大雪，挑起草这禾享儿，烧着这镗锅儿热，看有甚么人来。(狄青上，云)披坚执锐为军健，天寒地冻奉公差。某乃狄青是也。自从奉命押着这衣袄扛车，西延边赏军去。衣袄扛车，先行了也。来到这牢山店，纷纷扬扬，下着这般大雪，天气寒冷，兀的不是个酒务儿。我买几钟酒吃了呵，慢的行。兀那卖酒的，有酒的么?(店小二云)官人有酒。请进酒务儿里。(狄青做入酒务儿科，云)店小二?打二百钱酒来。酹的着热，我吃



了好走。(店小二云)理会得。有了酒也。(狄青云)将来我慢慢的饮，看有甚么人来。(正末扮刘庆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小健儿狄青，押衣袄车去，被番军都夺将去了也。狄青不知在何处？今奉大人将令，差我催狄青去。出的门来，撞着这般寒冷天气，好大雪也。(唱)

【南吕】【一枝花】 我与你拽扎了我红纳袄，牢拴住白毡帽。(带云)好大雪也呵。(唱)恰便似颠狂飞柳絮，我则见纷纷的剪鹅毛。头直上瑞雪飘飘，如万对蝴蝶闹，正彤云罩紫霄。又遇着酷冷天寒，将令差违拗了谁敢承招。

【梁州】 恰过了五七层山坡隘角。早来到十数处野水横桥。我与你汤风冒雪登长道。寒风飒飒，冷雾潇潇。将令严整，暮景良宵。往来是半月十朝，谁敢道怠慢分毫。(带云)这一遭。(唱)我、我、我，虽不足北狄南蛮；来、来、来，又不足天涯海角；呀、呀、呀，过了些无爷娘的水远山遥。不由我自猜，自焦。火误了阃外将军号，我急行动军健脚。不见了扛车何处抓，可怎生无一个消耗？

(云)可早来到这牢山店。某有些饥渴，我买几钟酒汤汤寒咱。(云)兀那卖酒的，有酒么？(店小二云)官人有酒。请进酒务儿里来。(正末做入酒务儿科，云)打二百钱酒来。(店小二云)理会得。官人，有了酒也。(正末做吃了酒，做起身科)(店小二做扯住科，云)你不还我的酒钱，你就走了。(正末云)我是个打差的人，那得那钱来还你！(狄青做问科，云)店小二，为甚的大惊小怪的？(店小



二云)官人不知，这个人吃了二百钱酒，他不还钱，便要走去。(狄青云)看起来他是个衙门中办事的人。小二哥，我替他还了这钱。兀那君子。你姓甚名谁，你为甚么到此处?你说一遍咱。(正末云)某乃飞山虎刘庆。奉大人的将令，差我去催小健儿狄青衣袄扛车，那厮违了半个月假限。我若见狄青那弟子孩儿呀，鼻凹里足打他五百铁索。(狄青云)则我便是狄青。(正末云)早是我不曾说你甚么?(狄青云)你骂的我勾了也。你来时，曾撞着甚么人来?(正末云)我来迎着一簇番官，将衣袄车夺将去了。我躲在蓬科里，我见他，他不曾见我。皂雕旗上写着道：大将史牙恰。他夺了你那衣袄车去了。你刹地在这里吃酒?大人将令，你若赶上复夺了衣袄扛车，将功折罪，虽误了半月假限，其罪可免也。我和你赶那衣袄扛车去来。(狄青云)说的是，咱两个赶去来。未知这话是实么?(正末唱)

【牧羊关】我从来无虚谬，你心中自恁约，违了限半月期高。俺元帅杀斩权谋，你这件事非同一个草草。你赶的上夺了呵不见罪，你赶不上呵将来怎耽饶。我便有那浑身是口也难分晓，则你那好前程可惜断送了。

(狄青云)俺两个赶那衣袄车去来。(同下)(店小二云)我闭了这板闷，口童饭去也。风雪天身上寒冷，肚里饥且吃冰凌。(下)(咎雄躡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灿灿银盔气势强，珊珊铁铠带寒霜。西河队里惟吾勇，凛凛英名四海扬。某乃李滚手下大将咎雄是也。某文强武勇，膂力过人，久镇河西国。某手下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某使一



杆方天画杆戟，万夫不当之勇。今有小健儿狄青，押着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上赏军去，路打此处过，某将衣袄扛尽皆夺了。我差人护着，赶入黑松林去了也。我在此专等着后来的军马。这杏子河边，我敲开这冰饮马咱。（狄青同正末躡马儿领卒子上）（狄青云）某乃狄青是也。刘庆，俺行动些。（正末云）阿哥，来到这杏子河边也。你见么？兀那一个番将，敲冰饮马哩。（狄青云）他是谁？（正末云）他是番将咎雄。（狄青云）他是咎雄？我射他一箭，（正末云）阿哥，你休射他。倘射的着他，万事都休。若射不着他，你骑着龙也似快的马，你便走了。他拿住我呵，我的脑子做不的主也。（狄青做拿箭科）（正末唱）

【哭皇天】他款把雕弓拞，我顿断金缕绦，紫金钹搭上弦，捻转凤翎稍。（正末搬臂膊科）（狄青云）你为何搬我？（正末唱）我为甚搬住他这臂膊？射中呵亦无话说，射不中咱有灾殃。你若是耽的下，耽的下便发箭凿。（狄青云）我这箭发无不中，中无不倒，倒无不死也。（正末唱）你那箭发无不中，中无不倒！

（狄青云）兀那番官。（咎雄回头科）（狄青射箭科，云）着去。（咎雄中箭科）（下）（正末唱）

【乌夜啼】箭离弦似一点流星落，我则见滴溜扑坠落在鞍鞞。（狄青云）我箭射了咎雄，俺寻那衣袄扛车去来。（正末唱）也是他今门灾星照，他枉劬劳，咱不索心焦。（狄青云）赶上史牙恰，一刀劈下马来。（正末唱）若遇着史牙



恰刀并见个低高，夺了那衣袄车便是把冤仇报。(狄青云)我不用排兵布阵，就要了衣袄车来。(正末唱)也不用排军校，你端的逢山开道，遇水叠桥。

(狄青云)咱赶那衣袄车去来。(正末云)这里有两路，那野牛岭上一条大路，岭下一条小路。阿哥，我沿河路上行，你往岭上去。你若见番官呵，你将那刀尖儿招一招，我便知道。若剽了他的首级，摘了他的虎头金牌，带在腰间。俺两个分两路赶他去来。(狄青云)他也说的是。咱两个去来。(同下)(车头领扛车上，云)衣袄扛车五百辆，推至延边去赏军。自家车头的便是。跟着狄将军，领着这五百衣袄扛车，都被番官抢了。如今赶着扛车，往黑松林里去。前涂扛车行动些！番官赶将来也。(史牙恰躡马儿领回回卒子上，云)塞北沙陀为头领，番将丛中第一人。某乃大将史牙恰是也。某手下的番将，人人英勇，个个威风，能骑劣马，快拽硬弓。今有狄青押着衣袄扛车，被某都抢了，赶将黑松林去。兀的那押扛车人作急的行，后面则怕有人赶将来也。(狄青躡马儿上，云)某乃狄青是也。我上的这野牛岭来，正行之间，见河边岸上旗招，莫不敢有番军来么？(做见科，云)果然是一簇番军，旗上写着“大将史牙恰”。兀的不是衣袄车！我复夺去也。(史牙恰云)来者何人？(狄青云)某乃狄青是也。兀那番将，快与我丢下扛车！(史牙恰云)你敢厮杀么？(狄青云)量你这番将，到的那里！着他吃某一刀。(做刀劈科)(史牙恰中刀科)(下)(狄青唤正末科，云)刘庆，你来！我刀劈了史牙恰了也。(正末上，云)好将军也！(唱)



【牧羊关】史牙恰排军校，狄将军武艺高。红抹额火焰风飘。鞍上将如北海的蛟龙，坐下马似南山兽绕。狄将军施英勇，史牙恰显粗豪。史牙恰束手才争斗，狄将军去他顶门上，磕叉的则一刀。

(狄青云)某箭射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刘庆，你先回去。复夺了衣袄扛车，赶退番军，我便回大人的话去也。(正未跪科，云)阿哥，我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无人奉养。你怎生可怜见，将这咎雄的金牌，史牙恰的三叉紫金冠，与我卖些钱钞，侍养老母，可不好也。(狄青云)这牌与冠都与你。你就将着这两颗首级，先往大人府里献功去。我押这衣袄车，我随后便来也。(正未唱)

【尾声】鹤随鸾凤飞还远，人伴贤良志转高。那将军施躁暴，这将军是勇跃，夺了车扛，取了衣袄。咎先锋着箭凿，史牙恰则一刀。这狄青恰似活神道，他轻轮着那三尖两刃刚刀，把些个败残军落荒他可都赶去了。(下)

(狄青云)刘庆将着首级去了也。他这一去，必然先与我报功。兀那车头！押着衣袄扛车上西延边走一遭去。箭射咎雄死，刀劈牙恰亡。复夺衣袄扛，此功第一场。(下)

## 楔子

(净黄轸上，云)朝中宰相五更冷，铁甲将军都跳井。则有一个跳不过，跳在里头扑冬冬。自家黄轸是也，奉大



人将令，着我催小健儿狄青衣袄扛车去。来到这半路中，兀的远远一个人来也。(正末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将着两颗首级，大人府里献功去也。(黄衫云)兀的不是飞山虎刘庆。刘庆，你将这两颗首级往那里去?(正末云)个是咎雄、史牙恰的首级，将着往大人府里，与狄青报功受赏去。(黄衫云)且住者。我若得这两颗首级，拿到大人府里，这功劳都是我的。我问他咱。刘庆，你将这两颗首级与我，我多与你些钱钞，你去养活你那母亲，可不好也?(正末云)这呆厮好要便宜。狄青复夺了衣袄扛车，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我将着这两颗首级，大人府里与狄青献功受赏去。你待要，倒好了你也!(黄衫云)则除是恁般，刘庆，你看那涧底下两个大虫斗。(正末云)在那里?我看一看咱。(黄衫做推正末下涧科，云)我将刘庆推下涧去也，我得这两颗首级，大人府里献功受赏去也。把刘庆推下涧去，得首级正好赖功。(下)(正末做上涧科，云)黄衫好无礼，将我推下涧去，若不是多年树叶子厚，那得我的命来。你要赖狄青的功，我直至大人府里，与狄青做个大证见也。(唱)

【赏花时】 推我在深涧里登时一命亏，我若到帅府争知他饶过你。狄将军英雄有谁及，若我不分一个曲直，必索要别办个是和非。

(云)想此人好无天理也。(唱)

【么篇】 常言道湛湛青天不可欺，若顺了人心失了



正理。天纲是恢恢，若论着狄肯的这武艺，我则待对倒了他这个赖功的贼！（下）

### 第三折

（李滚上，云）旗开云日晃金戈，避暑乘凉至黑河。北塞闲中行乐处，逍遥马上玩沙陀。某乃大将李滚是也。我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咎雄，一个是史牙恰。今有一个小健儿狄青，押五百辆衣袄扛车，前往西延边赏军去。我差他两员大将，邀截了衣袄扛车。闻知小健儿狄青，复夺了衣袄扛车，与俺北番交锋，未知输赢胜败，使的个报喜探子去了。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末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 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杀败了一个小河西。行不动山岩下歇息，立不住东倒西欹。眼张狂手似捞凌，行不动一丝无力。那将军相持厮杀对垒，有军来谁敢迎敌！喧天般发喊声，就地凯征鞞。名传于世，委实无敌，（正末见科，云）报、报、报！喏（唱）寰中第一。

（李滚云）好探子也。从那阵面上来，你看那喜色旺气。探子来的意如何，穿花度柳疾如梭。中军帐内 低低问，两下军兵那处多？史牙恰怎生与狄青厮杀来？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末云）将军，我慢慢的说一遍咱。（李滚云）我听你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后庭花】杀的那血成河如聚水，死尸骸山岸般堆。疏林外枪刀响，山坡前战马嘶，莫迎敌。谁曾见崎岖的山势，高阜处遥望者见一将来的疾。雄赳赳将铠甲披，威凛凛战马嘶，红抹额似火焰飞，皂罗袍似雾黑，乌油甲甚整齐，凤翎箭端的直，鹊桦弓偃月起。那将军面皮，三尖刀两刃齐。人和马走似飞，喝一声如霹雳，唬的人魂魄飞。

【双雁儿】俺这壁急慌忙扑倒了这云月皂雕旗，把枪刀不撒了，等甚的！咱顾命逃生早回避，他来的雄势威，惜不的甲马催。

（李滚云）咎雄在杏子河饮马，那狄青怎生发箭来？你再说一遍来。（正末唱）

【醋葫芦】咎雄那里饮战马，狄青背后随。咎雄他英名赳赳竖神威，狄将军怒将金镫踢。不离子今日，界河的这两岸要相持。

（李滚云）那狄青急取雕翎箭，忙拈宝雕弓。连珠箭炮窝里飞来，一点油弦头上进出。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醋葫芦】狄将军将玉辔提，相对敌。走兽壶顺手取金钹，凤翎箭水光端的直。弓弯着神背，更压着汉朝李广、养由基。



(李滚云)那狄青右手兜弦，左手推靶，弓开似那曲律山头蟒，望着鼻凹一点星。你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醋葫芦】狄青将右手兜，左手推。斟量着远近觑个高低，则他那猿猴臂膊使着力。撼山般威势，转回头斜望着咎雄射。

(李滚云)那狄青去那飞鱼袋内拈弓，走兽壶中取箭。弓开的十分满，箭去的九分疾。弓开如半弯秋月，箭发似一点流星。使臂力忙将弓靶推，虎筋弦进出紫金钹。雕翎箭撞开楼颌带，三思台吞满画桃皮。你慢慢的再说一遍咱。(正末唱)

【醋葫芦】箭着处支楞楞撇了画戟，扑簌簌掉了豹尾。脑桩的落马马空回，弯着弓插着箭忙整理。将一顶紫金冠撞碎，三思台吞满画桃皮。

(李滚云)箭射死咎雄，史牙恰怎生和他交战来，你慢慢的再说一遍咱。(正末唱)

【醋葫芦】一个在河道东，一个在临路西。都不曾答话便相持，却便似黑杀神撞着个霹雳鬼。枪强刀会，棋逢对手好相持。

(李滚云)一个使的是枪，一个使的是刀。杀气腾腾罩碧霄，愁地惨冷雾飘。有如山前猛虎斗，恰似蛟龙出海涛。



一个凭三略，一个显六韬，交马过处逞英豪。从来自有将军战，不似今番枪对刀。是一场好厮杀也呵。你再说一遍。  
(正末唱)

【醋葫芦】 史牙恰枪去的疾，狄将军刀去劈。刀迎枪举足律律火光飞，见枪来躲过，着刀去劈。我则见连肩带臂，恰便似锦毛彪扑倒一个玉骏猊。

(李滚云) 箭射死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天朝威风浩大，猛将英雄，再不敢调遣番兵，俺则索投降纳贡。便好道饶你深山共深处，到头都属帝王家。探子，你且回本营中去。(正末唱)

【尾声】 你与我疾快走，莫迎敌，得便宜只恐怕落便宜。他每都响珰珰笑将金镫踢，割的这人头耳鼻，打着面胜军旗，齐和着他这凯歌回。(下)

(李滚云) 狄青赢了也，俺两员将输了也。再不敢侵犯边境。俺这里收拾进贡宝贝，见圣人走一遭去。天朝上将显威风，刀劈牙恰射咎雄。准备方物朝大国，进贡称臣享太平。(下)

## 第四折

(范仲淹领张千上，云) 王法条条诛滥官，刑名款款理无端。为官清正天心喜，作宰为臣民意欢。老夫范天章是



也。今有狄青失了衣袄扛车，我差飞山虎刘庆，取狄青首级去了，不见回来，随后又差黄轸接应他去了也。令人门首觑者，若来时报的老夫知道。(净黄轸上，云)两颗首级实难得，赖了赏赐吃喜酒，自家黄轸的便是。自从将刘庆推在涧里，得了这两颗首级，则说是我的功劳，大人府里报功受赏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黄轸得胜回来!(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有黄轸来了也。(范仲淹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得。过去!(黄轸见科，云)大人，我箭射咎雄，刀劈史牙恰，将这两颗首级，特来报功。(范仲淹云)既然如此，老夫尽知，这功劳都是你的，若狄青来时，必无轻恕。令人门首觑者，狄青来时，报复我知道。(狄青上，云)膂力过人胆气冲，横刀匹马取交锋。复夺衣袄全忠孝，今日狄青建大功。某乃狄青是也。复夺了衣袄车，杏子河箭射死咎雄，野牛岭刀劈了史牙恰，将两个首级，着飞山虎刘庆，大人府里受赏去了。我赶了那败残兵，今日得胜而回，见大人走一遭去。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狄青来了也。(张千云)理会得。报的大人得知，有狄青来了也。(范仲淹云)着他过来，(张千云)理会得。过去!(狄青做见科，云)大人，狄青得胜回营也。(范仲淹云)狄青你知罪么?(狄青云)狄青不知甚罪?(范仲淹云)黄轸将着首级，先来报功，你怎生不知罪?(狄青云)大人，某杏子河箭射死咎雄，野牛岭刀劈死史牙恰，复夺衣袄扛车回来，是我之功也。(范仲淹云)你倚酒慢公，失误了衣袄扛车，若不是黄轸复夺将回来，可怎了也!刀斧手，推转狄青，斩讫报来!(狄青云)可着谁人救我也。(正末上，云)某乃飞山虎刘庆是也。昨日黄轸



夺了我两颗首级，推我在涧里，若不是树叶子厚呵，那里讨我这条命来。我直至大人府里，与狄青做个证见，走一遭去也。（唱）

【中吕】【粉蝶儿】我这里步步刚捱，病身躯恰才安泰，行不动东倒西歪。脚刚移，身强整，魂灵儿不知个所在。也是我运拙时乖，谁承望这一场颇余。

【醉春风】这怨恨重如山，咱冤仇深似海。不走了你个奸浊侥幸赖功贼，黄轸也你畅好是歹、歹！我与你折证的明白，狄青他一心忠孝，搭救他这场灾害。

（云）可早来到也。（见狄青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狄将军。（狄青云）刘庆，你在那里来，黄轸赖我功劳，大人见罪，将我要杀坏了。你索救我咱！（正末云）将军你放心，我与你做一个大证见。（正末见，云）大人，冤屈也！（范仲淹云）刘庆，你有何冤屈？（正末云）小人不冤屈，狄青冤屈。（范仲淹云）狄青怎生冤屈？（正末云）当日大人差刘庆去催衣袄车，不想大雪里正撞见狄青。我说你违了半月假限，又失了衣袄车，被史牙恰夺将去了。狄青听的说了，我和狄青就赶那衣袄车去，来到那杏子河边，下着大雪。（唱）

【红绣鞋】当日个琼填满东郊南陌，粉妆成殿阁楼台，见一簇番兵拥将来。狄青在火坑中逃了性命，今日向云阳内受非灾，我救这一个苦相持梁栋材。



(范仲淹云)谁射死咎雄来?(正末云)是狄青一箭射死咎雄来。(唱)

【上小楼】一来是时间免灾，二来与将军除害。狄青那里怪眼圆睁，剔竖神眉，怒目张开。狄青那里显手策，使气概，英雄慷慨，则他那咎先锋那一场灾害。

(范仲淹云)你说狄青射死了咎雄，那史牙恰是谁刀劈了来?(正末云)狄青射死了咎雄，来到野牛岭上，见一簇番兵，皂雕旗上，写着“大将军史牙恰”。狄青一人一骑，赶上不曾答话，两马交战，则一刀劈了史牙恰。(唱)

【十二月】那将军其实壮哉，那一会气夯破胸怀。史牙恰提枪出阵，狄将军纵马前来。狄将军刀起处他如何挣挫，那将军威凛凛英勇身材。

【尧民歌】我则见滴溜溜扑落下战鞍来，明晃晃响琅琅的战锣筛。来时节遮天映日绣旗开，去时节一仰一合把身歪。恰便似婴也波孩，驱兵索战来，这厮可担水在河头卖。

(范仲淹云)刘庆，你道狄青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这两颗首级，可怎生得到黄轸手里来?(正末云)当此一日，大人差刘庆催衣袄扛车去。狄青箭射死了咎雄，刀劈了史牙恰，复夺了衣袄扛车。他将两颗首级与刘庆，大人府里献功。不期到路上撞着黄轸，夺了我首级，又把



我推在涧里。若不是多年树叶子厚，那得我那性命来！大人，这功劳都是狄青的。大人心下自参详，黄轸赖功损忠良。箭射刀劈番将死，流传千古把名扬。（唱）

【尾声】我见来，我见来，杀的那史牙恰无百刂划。想狄将军盖世功劳大，保护着一统山河万万载。

（范仲淹云）老夫尽知也。原来是黄轸混赖狄青的功劳，将黄轸推转杀坏了者！狄青，你听者，为你复夺了衣袄扛车，箭射咎雄，刀劈史牙恰，有此功劳，加你为征西都招讨金吾上将军。狄青，你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则因你敢勇相争，凭谋略收捕贼兵。真梁栋世之虎将，据英雄天下驰名。黄面具千般杀气，乌油甲万道威风。野水岭刀斩牙恰，杏子河箭射咎雄。施勇烈扬威耀武，秉忠心永镇边庭。加你为总都大帅，定家邦天下元戎。朝金阙躬身叩首，立乾坤帝业兴隆。今日个加官赐赏，保皇图万载升平。

题目 黄轸军前赖功劳

正名 狄青复夺衣袄车



## 摩利支飞刀对箭

### 第一折

(冲末徐懋功领卒子上,云)少年锦带挂吴钩,铁马西风塞草秋。全凭匣中三尺剑,坐中往往觅封侯。老夫姓徐,双名世勳,祖居曹州离狐县人也。自立大唐以来,颇有章句,以功名而取富贵。今谢圣人可怜,加某为英公军师之职。今有海东一十六国,与俺大唐年年进贡,岁岁来臣。闻知高丽国不顺俺大唐,新收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大将摩利支,领十万雄兵,在鸭绿江白额坡前,将各处进贡,都邀截了。又下将战书来。单搦俺大唐名将,与他交锋。夜来圣人作一梦,梦见与摩利支交战,忽然见一白袍小将,跨骑白马,手持天画杆戟,一阵杀退摩利支。天子问白袍小将那里人氏,姓甚名谁,白袍小将言曰:我家住在虹霓三刀。天子洒然惊觉,可是南柯一梦。圣人着老夫圆此一梦。老夫想来,这虹霓者是绛也,三刀者是州也。这个应梦将军,必然出在绛州龙门镇。奉圣人的命,就出黄榜,招擢勇好汉。着张士贵先去绛州龙门镇,招擢义军去了,许多时不见回还。今亲身直至绛州,催趲义军,走一遭去。张士贵休避辛勤,出黄榜晓谕多人。普天下招擢好汉,必然有应梦将军。(下)(孛老儿同卜儿、旦儿上)(孛老儿云)急急光阴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老汉绛州龙门镇大黄庄人



氏，姓薛，是薛大伯。嫡亲的四口儿家属，婆婆王氏，媳妇是柳迎春。孩儿薛驴哥，不肯做庄农的生活，每日家则是刺枪弄棒，舞剑轮叉。我说起来，他母亲护在头里。薛驴哥那里去了也？(旦儿云)薛驴哥不知那里去了也。(孛老儿云)媳妇儿，不问那里，寻将薛驴哥来。(卜儿云)媳妇儿，依着你公公，不问那里寻将他来。(旦儿云)理会的。下次小的每，前街后巷，不问那里，寻将薛驴哥来，说他父亲寻他哩。(正末上，云)自家绛州龙门镇大黄庄人氏，姓薛，名仁贵，嫡亲的四口儿家属，一双父母年高。我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无有不拈，无有不会。俺父亲、母亲，每日则着我使牛耕种。薛仁贵也，几时是我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万里青霄，四方明照，行仁道。俺父亲他则着我耕种锄刨，似恁的几时上凌烟阁？

【混江龙】我如今五陵年少，不能够夺旗扯鼓显英豪，恰便似天边老雁，更和那云外孤鹤。我不能够边塞上统军居帅府，丹墀内束带立于朝，我干受了半生苦志，十载劬劳。姜太公渭河边垂钓，伍员在丹阳县吹箫。待进来眼前有八荒荆棘，待退来脑后有万丈波涛。我如今修不成活计，垒不就窝巢。每日家苦淹淹守定这座大黄庄，空着我眼巴巴盼不到长安道。我不能够奋青云雕鹗，我倒不如那傲夏日鸛鷀！

(云)薛仁贵也，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油葫芦】空着我每夜思量计万条，闲遥遥的何日了？看别人卧重裯食列鼎喜任消，一会家我运不行似吃着迷魂药，一会家我志不成似吃着无心草。圣人道：贫不忧，富不骄。我这里怨天公安排得我便无着落，困蛰龙久隐在草团瓢。

【天下乐】几时能够宫殿风微燕雀高？我这里便量也波度，不由我心内焦，则我那上天梯若还寻觅着。龙能够致雨风，虎能够奋牙爪，将我这严生志须应了。

(见旦儿科，云)大嫂做甚么？父亲寻我来不曾？(旦儿云)薛驴哥，你在那里来？父亲、母亲寻你哩，你过去见父亲去。(正末云)我见父亲去。(做见孛老儿科)(孛老儿云)薛驴哥，你来了也！(正末云)父亲、母亲，您孩儿来了也。(孛老儿云)你那里去来？(正末云)我使牛去来。(孛老儿云)你看他着言语支对我。你使牛去来，耕了多少田地？(正末云)我耕了二亩田地。(孛老儿云)好也，你去了一日，则耕了二亩田地。媳妇儿，将棒子来，我打这厮！(正末唱)

【那吒令】我这里见父亲，烦烦恼恼；(卜儿云)老的，休打孩儿，且饶过这一遭者。(正末唱)母亲那里劝着，俺父亲他个敞个敞噪噪；(旦儿云)哎哟！这个父亲，今日也说打，明日也说打，不付能寻将来，父亲可又不打他。(正末云)噤声！(唱)他那里嘴不刺的，他也聒聒噪噪！(孛老儿云)我说着他，他倒寻媳妇儿的不是。孩儿也，你也似不的那闰子贤，曾参孝。(正末唱)我似不的那闰子般贤，



我学不的曾参般孝，和你一个鼓馊把我闲瞧。

(孝老儿云)黄桑棍拷折你腰!近不的你,我告到宫中,着你坐下牢底来!(正末唱)

【鹊踏枝】 动不动黄桑棒拷折腰，是不是坐囚牢。我可甚恭俭温良，你可甚善与人交?(孝老儿云)你不做庄农生活，每日则是刺枪弄棒，你怎么能够长进?(正末唱)有一日长全我这六梢，(孝老儿云)你可待往那里去?(正末唱)我可敢飞腾过万里青霄。

(孝老儿云)俺庄农人家，欲要富，土里做；欲要牢，土里刨。你说你会武艺，你就在这草堂上敷演一遍，我试看者。(正末云)我在这草堂上敷演一遍，父亲、母亲，你试看者。(唱)

【寄生草】 我若是临军阵，恶战讨。遮莫他扑碌碌队伍在这杀场上闹，乱纷纷土雨在空中落，慢腾腾杀气头直上罩。遮莫便骨刺刺杂彩绣旗摇，遮莫便扑冬冬画鼓征鼙噪!

(孝老儿云)孩儿也，俺则做庄农的好也。(正末云)父亲，如今绛州龙门镇，贴起黄榜，招安义勇好汉。您孩儿要投义军去，不知父亲、母亲意下如何?(孝老儿云)孩儿也，想着俺两口儿，眼睛一对，臂膊一双，则看着你哩。你去了呵，可着谁人养活俺也?好也不要你去，歹也不要



你去。(卜儿云)老的也，俺两口儿偌大年纪也，则看着孩儿一个，休着孩儿去。(正末唱)

【后庭花】休将你这歹孩儿留恋着，枉把我这功名来耽误了。(孛老儿云)你这一去，凭着你甚么武艺那？(正末唱)凭着我这四海五湖量，(孛老儿云)孩儿也，则做庄农罢。(正末唱)我怎肯深村里穷到老？(孛老儿云)两阵之间，你怎生与他拒敌？(正末唱)你看我便显英豪，听您这歹孩儿言道，马头前若撞着，仗英雄显荣耀！(卜儿云)孩儿也，便好道父母在堂，不可远游也。(正末唱)见母亲留恋着，老家尊心内焦。

(孛老儿云)好共歹不要你去。(正末云)父亲，您孩儿若不去呵，(唱)

【青哥儿】休阿！枉惹的乡人、乡人耻笑，(云)父亲，您孩儿尽忠，不能尽孝也。(唱)我报不的哀哀父母劬劳，(孛老儿云)孩儿也，你伴着那沙三、伴哥、王留，饮酒耍子，可不好？(正末唱)我可甚么人伴贤良智转高。(孛老儿云)你听的谁说来？(正末唱)则听的绛州人道，黄榜上名标。我将这义军来投了，骨刺刺摆开旗号。二马相交，王吉玎的箭对了飞刀。轻舒猿猱，磕答的才咎住征袍，滴溜扑摔下鞍鞵，将背唐朝高丽一只手才咎住头梢，把那厮才蚩才蚩的拖来到。

(孛老儿云)孩儿也，便好道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



去则去，得官不得官，你则早些儿回来，休着老汉忧心也。  
(正末云)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父亲、母亲，便索长行也。  
(卜儿云)孩儿也，你这一去，得官不得官，则要你早些儿回来，休着我忧心也。(正末云)大嫂，你在家中，好生看觑一双父母。我若为了官呵，你便是夫人县君也。(旦儿云)住、住、住！薛仁贵，父亲在上，依着妾身说呵，可以待时守分，耕种为活，堪可度日，侍奉一双父母，不强似名利奔波？你坚心要去，我未知你的主意如何也？(正末唱)

【尾声】我则要身到凤凰池，有心待标写在凌烟阁。与敌兵相持战讨，下寨安营边塞遥。我胸中虎略龙韬，看杀气阵云高，荡征尘土雨潇潇，则我这马到处贼兵都退了。  
(孛老儿云)你这一去，凭着你些什么手策也？(正末唱)倚仗我拨天关手爪，凭着我这撼乾坤勇跃，舍着我这一腔鲜血立唐朝！(下)

(孛老儿云)孩儿去了也。这一去，他必然为官也。老汉无甚事，回我那家中去也。眼观旌捷旗，耳听好消息。  
(同下)

## 第二折

(净扮张士贵领卒子上，云)自小从来为军健，四大神州都走遍。当日个将军和我奈相持，不曾打话就征战。我使的是方天画杆戟，那厮使的是双刀剑。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左臂厢砍了一大片。着我慌忙下的马，荷包里取出针



和线。我使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厮使的是大杆刀，我使的是雀画弓带过雕翎箭。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右臂厢砍了一大片。被我慌忙下的马，荷包里取出针和线。着我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厮使的是簸箕大小开山斧，我可轮的是双刃剑。我两个不曾交过马，把我连人带马劈两半。着我慌忙跳下马，我荷包里又取出针和线。着我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那里战到数个合，把我浑身上下都缝遍。那个将军不喝彩，那个把我不谈羨。说我厮杀全不济，嗨！道我使的一把儿好针线。某乃张士贵是也。海外有一十六国，惟待平奠高丽国。高丽国他不强，手下新收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大将摩利支，脊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之首级。统领数万人马，在于鸭绿江白额坡前安营下寨，将天下各处的进贡，尽皆邀截了。又下将战书来，单搦俺大唐名将出马，与他拒敌。某奉圣人的命，着某与军师徐懋功，在这绛州龙门镇贴起黄榜，招安义军好汉。今日三日光景也，并无那投军的好汉。小校门首觑者，但有军情事，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挂起黄榜，看有甚么人来。（正末上，云）自家薛仁贵的便是。自从离了家中，来到这绛州也。你看那做买做卖的，是好热闹的城池也呵！薛仁贵，几时是你那发达的时节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 看别人云滚滚省台登，看别人云滚滚省台登，几时能够闹穰穰公侯做。则他那谒朱门缘木求鱼，则这书中自有他这黄金屋，将我久困在红尘路。



【滚绣球】 每日家听钟声山寺里斋，赶宿头古庙里居，有那等财主每，听笙簧则在那画堂深处，如今那有学的酪子里韞椟藏诸。我看了这今世图，这时务，枉了我交语，赤紧的满眼卫不辨贤愚。存的我这胸中三卷黄公略，我愁甚么架上三封天子书，恰便似饿虎当途。

(云)兀那里一簇人闹，敢是那黄榜？我分开这人丛，揭了这黄榜者。小校报复去，道有一庄农，在于门首。(卒子云)甚么人揭了黄榜？你则在这里，我报复去。(报科，云)喏，报的元帅得知，有一庄家农夫，揭了黄榜也。(张士贵云)庄家他不去使牛去，来我这里有什么勾当？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正末见科，云)喏，大人，小人黄榜在身，不能施礼。(张士贵云)这厮倒一条好汉。前头看着，恰似望后仰着；后头看着，恰似望前合着。好汉，狗背驴腰的，哦，是虎背熊腰。两条臂膊，恰似栏杆；两个拳头，恰似石鼓；两条腿恰似井桩；一个肚皮，恰似簸箕；脑袋恰似栲栳，脖子恰似一条麻线。兀那厮，你那里乡贯？姓甚名谁？对我说一遍，我试听者。(正末云)听小人慢慢的说一遍者。(唱)

【快活三】 小人在龙门镇是我祖居，(张士贵云)你可在那里居住？(正末唱)大黄庄有我的家属。(张士贵云)你从小里习学甚么武艺来？(正末唱)自小里习文演武用工夫。(张士贵云)你可来俺这元帅府做什么？(正末唱)特地来夺富贵争名目。



(张士贵云)你开的弓，蹬的弩么?(正末唱)

【朝天子】遮莫待开弓也那蹬弩，(张士贵云)你敢扬威耀武么?(正末唱)扬威也那耀武。(张士贵云)你敢阵面上相持去么?(正末唱)我情愿阵面上相持去，(张士贵云)我就用你在我军阵中，做个小卒，你意下如何?(正末唱)但能够军阵里做一个小卒，(张士贵云)我着你合后当先，你敢去么?(正末唱)遮莫便合后等当先去，(张士贵云)兀那厮，你是军健汉，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你敢去么?(正末唱)遮莫待遇水叠桥，逢山开路，(张士贵云)你敢施威、敢射虎么?(正末唱)我可便敢施威、敢射虎。(张士贵云)就用了这厮。(正末唱)大人若是用度、用度了这勇夫，我马到处写满了您那功劳簿。

(张士贵云)这厮说大言。你马到处写满了功劳簿，瞒不过众人。我做了三十年总管，那功劳簿上，怕有我一个字儿?兀那厮，你不知道，说那摩利支，身凜凜，貌堂堂，恰便似烟薰的子路，墨洒就的金刚。横里一丈，竖里一丈，剔留秃鲁，不知甚么模样。看了你这么黄甘甘，骨岩岩，一搭两头无剩，则怕你近不过那摩利支。他也小觑你也。(正末唱)

【四边静】摩利支将咱欺负，阵面上不刺刺的马到处。他飞刀起难遮护，我箭发似流星般去。若见那个匹夫，轻舒我这虎躯。(云)到来日三枝箭，对他那三口飞刀。不刺刺甲马当先，揪住袍，扞住带，滴溜扑摔在尘埃。



(唱)我格支支拗折了那厮腰脊骨!

(张士贵云)这厮说大话,格支支拗折他腰脊骨。你长把摩利支腰脊骨拗折了便好。你厮杀的眼花了,你把我揉采住,拗折了我的腰脊骨,可怎么了?兀那厮,你说了这半日,你可姓甚么?(正末云)小人姓薛。(张士贵云)薛甚么?(正末云)名仁贵。(张士贵云)这厮无礼也。可不道入城问税,入衙问讳?我是总管张士贵,你是薛仁贵。你又贵,我又贵,这贱的着谁卖?这厮误犯大官讳字。(正末云)大人,与小人改个名字。(张士贵云)这厮也说的是。我替你改薛写谢薛。(卒子云)百忙里切字。(张士贵云)改做楔子儿。(卒子云)不好。(张士贵云)不好?改做雪里梅。(卒子云)不好。(张士贵云)看了你这等个模样,好、好、好,就唤做穷雪里。(正末云)谢了大人。(张士贵云)兀那厮,十八般武艺,甚么打头?(正末云)弓箭打头。(张士贵云)你拽的硬弓么?(正末云)拽的硬弓。(张士贵云)拿一石米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理会的。一石米的硬弓。(张士贵云)你拽。(正末云)这弓软,不中使。(张士贵云)再换那五石米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五石米的硬弓在此。(张士贵云)与他拽。(正末云)这弓又软,不中使。(张士贵云)讨那两石米气力的弓来与他拽。(卒子云)两石米的弓在此。(张士贵云)与他拽。(正末云)这弓软,不中使。(张士贵云)拿那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来着他拽。(卒子云)那里取去?(张士贵云)东库里寻去。(卒子云)东库里无有。(张士贵云)西库旦寻去。(卒子云)西库里无有。(张士贵云)去家里讨。(卒子云)家里无有。说元帅随身带着哩。(张



士贵云)说我随身带出来了,可在那里?等我想。哦,我想起来了,原来可在我这头库里。着他拽。(正末云)大人,这个便是那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大人要几个满?(张士贵云)这厮说大口。这一张弓,是日南交趾国进将来的。圣人赐与了我,着我拿到家中,绑在梁上,我浑家大小八十口人,打着千斤望下坠,也不曾坠的这弓开一些儿。你说道你拽三个满。休说道是三个满,你则拽的开一些儿,我也就用了你。(正末云)一个满,两个满,三个满。呀!拽折了这张弓也。(张士贵云)好汉!好汉!两轮日月,六合乾坤,也不曾见这么好汉,把这席箴儿拽做两截。你常在这里,拽折了弓,也罢了。上阵处拿将来的弓,你都拽折了,不误了我大事?这厮做的个损弓折箭,这厮气力大。小校,推出辕门外,杀坏了者!(正末云)着谁人救我也呵。(徐懋功上,云)老夫徐懋功是也。今因张士贵,在这绛州招安义军,许多时也,着老夫催趲义军去。我来到帅府门首也。一簇人围着一个庄家后生。兀那小的,你得何罪犯,帅要杀坏你?若说的是呵,我与你做主。(正末唱)

【齐天乐】当街里马头来拦住,听小人从头细说当初。(徐懋功云)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唱)小人是农夫,大黄庄有我的家属。来时节欢娱,到的这龙门镇揭黄榜过去。正犯着大人名讳,他道是不用俺这村夫。磕答的弓拽折,急恼的元帅怒,他道我该斩该徒。

(徐懋功云)既然这等,正是英雄好汉,元帅怎生道要杀坏了你那?(正末唱)



【红衫儿】军兵牢拿住，绑在长街去，好教我气长吁，气长吁，仰面嚎啕哭。大人也，薛仁贵委实的衔冤负屈。

(徐懋功云)刀斧手且留人者。我见元帅，自有个主意。令人报复去，道有军师下马也。(卒子云)喏。军师下马也。(张士贵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见科)(张士贵云)军师鞍马上劳神也。(徐懋功云)元帅，招义军不易也。(张士贵云)请坐，看茶来吃。(徐懋功云)元帅招了多少英雄好汉?(张士贵云)军师，自你去后三日，并无一个蝇蠊狗蚤，来投义军的。(徐懋功云)你道不曾有一个，小校，着那庄家后生过来。(正未见科，云)喏。(徐懋功云)元帅，你道无一个，这小的得何罪犯，你要杀坏了他?(张士贵云)军师，说起他的罪过来，大似狗蚤。他走将来，看着我也不施礼，他说马到处写满功劳簿。瞒不过你，我做了三十年总管，功劳簿上，怕有我一个字儿?这个也罢了。他又要拗折了摩利支的腰脊骨。老子，他常把摩利支腰脊骨拗折了，便好；杀的他眼花了，把我拿住，拗折腰脊骨，我残疾一世儿。这个也罢。我说你拽的弓么?拿将来的弓嫌软，与他那镇库铜胎铁靶宝雕弓，着他拽。你说这厮无礼么，他把一根席篾儿，拗做两断。则为他损弓折箭，气力忒大，因此上拿出去杀坏了。(徐懋功云)这个正是好汉。元帅，未曾与摩利支交锋，先杀一个军士，做的个于军不利。老夫不敢自专，乞元帅尊鉴不错。(卒子慌报云)喏，摩利支索战。(徐懋功云)元帅，摩利支索战，他若敢跟的元帅破摩利支去，赢了将功折过，输了二罪俱罚。元



帅意下如何也?(张士贵云)既是这等,看着军师面皮,饶了那厮者!(徐懋功云)兀那薛仁贵,你敢跟的元帅,破摩利支去么?(正末云)我敢去,我敢去。(徐懋功云)你用甚么衣甲头盔,枪刀器械?(正末云)我用白袍白甲素银盔,丈二方天画杆戟,跨下骑一匹白马,要一张硬弓,我自有七枝连珠箭。(徐懋功云)元来正是天子应梦的将军。说与军正司,便关与他衣甲头盔、枪刀器械。薛仁贵,你小心在意者。你若得了胜,自有加官赐赏。(张士贵云)便领与他衣甲,跟将我厮杀去。(正末云)大人放心也。(唱)

【尾声】愿吾皇慢夷狄,降边国,千千年九五飞龙齐天福。愿吾皇永坐着宗庙旧,家邦老,万万载百二山河壮帝居。到来日看排兵,列士卒;荡征尘,腾土雨,旱路上亡,水面上浮;成不的功,变不的虎。我直杀的他呐不的喊,摇不的旗,放心也,我着他便擂不的鼓!(下)

(张士贵云)军师,你紧守营寨,我与摩利支交战,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三通鼓罢,拔寨起营。到来日忙擂破鼓,急筛歪锣,聚豆腐军一万,奶奶军八千,人人英雄,吃饭处拚命当前;个个猥慵,都在帐房里打盹。俺这里大旗头,小旗头,偏能吃饭;放下箸,撒下碗,肚里又饥;张瘸子,李瘸子,忙轮粗拐;常秃厮,王秃厮,头似盐梅;宋长官,刘长官,偷人家猫狗;小贾儿,小魏儿,抢人家肥鸡。到晚夕下寨安营,到来日看俺相持。俺见他来,唬的俺一齐落马,唬的俺丢了箭,撒了甲,掉了头盔。他那里雄赳赳,气昂昂,个个都是好汉。我领着些



无鼻子，少耳朵，驼着腰，瘸着腿，都是些鹰嘴刺梨。（卒子随下）（徐懋功云）元帅领白袍小将，与摩利支相持厮杀去了。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回圣人话，走一遭去。奉命亲差岂自由，兴师遣将统戈矛。海东名将休夸勇，应梦英雄出绛州。（下）

## 楔 子

（摩利支骑马儿引卒子上，云）昨夜西风透锦袍，将军呵手拈弓鞘。休言个载寒窗苦，不比征夫半日劳。某乃大汉高丽国人氏，姓盖名苏文，官封摩利支。凡为将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观气色，辨风云。某文通三略法，武解六韬书。三略者，一曰天略，二曰地略，三曰人略；六韬者，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此乃是黄公三略法，吕望六韬书。俺军中有七要，是那七要？一要仁，二要信，三要赏，四要罚，五要谋，六要勇，七要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排白虎得胜辕门，列黄幡豹尾帐下。锦衣者，肩担着赤羽旌幢；清秀儿郎，手持着吴钩越戟。阵前列五运转光旗，帐下搦顺天八卦盖。五运转光旗者，有虎鸦旗，日月旗，龙凤旗，得胜旗，转光旗；八卦盖者，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俺这里军不斩不齐，将不严不整。令字旗催促先锋，帅字旗为军中眼。豹纛旗开，犯令者不论亲疏；得胜旗摇，收军望封官赐赏。军随印转直正，罪若当刑先言定。在朝休误天子宣，莫违阃外将军令。现在海东有一十六国，与大唐年年进奉，累岁称臣。惟有俺高丽，不顺大唐。某脊



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首级。久镇在鸭绿江白额坡前，将各处进奉，都邀截了。下将战书去，单搦大唐名出马。听知总管张士贵，领兵前来，要与某拒敌。量他到的那里，某则今日点就三军，张士贵相持，走一遭去。大小三军，听吾将令：到来日甲马不得驰骤，全鼓不得乱鸣，不许交头接耳，不得语笑喧呼，但违令必当斩首。到来日都要擐甲与披袍。兵士列枪刀。风卷龙蛇影，杂彩绣旗摇。南山射猛虎，北海斩长蛟。逢山须开道，遇水要叠桥。人人施勇猛，个个显英豪。一个个头顶金盔腕悬鞭，驱兵领将数十员。拿住总管张士贵，放心血溅东南半壁天。(下)(净张士贵领卒子骑马儿上，云)某乃总管张士贵是也，如今与摩利支交战去。大小三军，摆开势。尘土起处，摩利支这早晚敢待来也。(摩利支骑马儿上，云)某乃摩利支是也。大小三军，摆开阵势。那壁厢尘土起处，来者何人?(张士贵云)你来者何人?(摩利支云)某乃大将摩利支，是你爹爹!(张士贵应云)哎，风大不听见。(三科)(摩利支云)你是什么人?(张士贵云)某乃管张士贵，是你的孙子哩。(卒子云)你怎么道与他做孙子?(张士贵云)我怎么道是孙子?如今交马处，无三合，无两合，则一合拿将我过去。他拿起刀来，恰待要杀，罢了你，他是我的孙子哩。(卒子云)也杀了。(摩利支云)量你到的那里!与我操鼓来。(做交马科)(张士贵云)我也近不的他，我与你走了罢。走、走、走!(下)(摩利支云)这厮输了也。量你走的到那里!我不问那里，赶将去。(正末骑马儿上，云)大小三军，摆开阵势者。来者何人?(摩利支云)你来者何人?(正末云)某乃大唐大将薛仁贵是也。



你敢相持么?(摩利支云)薛仁贵，有张士贵被我败了，量你到的那里。与我操鼓来!(正末唱)

【仙吕】【赏花时】那厮便耀武扬威说大言，怎敢今番夺众权?(摩利支云)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飞刀起!(正末云)箭对了!(摩利支云)五口飞刀，对我三口，留着两口防身。不中，我也近不的他，拨回马，我与你走、走、走!(下)(正末唱)他那里飞刀起，我这里箭离弦。杀的他身躯倒僵，我见他拨回马走当先。

【么篇】你可甚为看青山懒赠鞭，看的俺唐十宰公卿如芥藓。遮莫他变做神鬼化做飞仙?(云)待走往那里去?(唱)离不了天涯和那海边!(云)众军校跟我去来。(唱)我与你直赶到他这个焰魔天!(下)

### 第三折

(高丽将上，云)显耀英才天地中，冲冲志气展长虹。夷狄之国多雄壮，赳赳威名镇海东。某乃高丽大将是也。俺国有一十六国，与大唐年年进奉，累岁称臣。惟有俺高丽国，不顺大唐。可是为何?某手下有一员上将，姓盖名苏文，官封摩利支，脊背上有五口飞刀，三口得用，百步之外，能取上将首级，久镇在鸭绿江白额坡前。某听的大唐家病了秦琼，贬了敬德，兵微将寡。我差人下将战书去了，单搦大唐名将出马，与俺摩利支交战，未知输赢胜败。



使的个报喜探子去了也。这早晚敢待来也。(正未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呵!(唱)

【越调】【斗鹤鹑】 走的我汗似汤浇,浑身上水洗。恰离了乱撞军营,急煎煎盼不到元帅府里。两只脚飞腾,一声儿踹起。苦亡家,倾败国,恶战敌。人着箭踉跄身歪,马中枪惊急里脚失。

【紫花儿序】 焰腾腾火烧了寨栅,浪滔滔水淹了营垒,不刺刺马踏碎丁城池。英雄虎将,世上无敌,难及。一个个擐甲披袍那气势,耀武扬威,擂鼓筛锣,呐喊摇旗!

(见科,云)报、报、报,喏!(高丽将云)好探子也。他在那阵面上来,我则见喜色旺气。一张弓弯秋月,两枝箭插寒星。三尺剑挂小貂裘,四方报急问探子。五花营内,来往有似撻梭。六队军卒,上下有如交颈。七尺躯肩担着令字旗,戴一顶八角红缨桶子帽。久久等待你许多时,实实的细说你那军情事。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说一遍。(正未唱)

【寨儿令】 鼓震的山岳摧,喊一声鬼神悲,荡征尘翻滚滚火门辉。领雄兵迎敌,厮杀相持,(云)出马来,出马来!(唱)则听的高叫一声似春雷。

(高丽将云)这壁厢是俺摩利支出马。好将军也,顶盔擐甲,挂剑悬鞭,弯弓插箭。张士贵见了俺摩利支,可是



怕也不怕?探子,你喘息定,慢慢的再说一遍。(正末唱)

【么篇】 该心里耀武扬威,阵面上扯鼓夺旗。摩利支冠簪着金獬豸,甲挂着锦唐猊,坐下马浑一似赤狻猊。

(高丽将云)俺摩利支,戴一顶描星辰晃日月笼海兽玲珑三叉枣瓢紫金冠,披一副遮的刀迎的箭黄金打柳叶砌成的龟背唐猊铠,穿一领晃日月耀人目猩猩血染西川十样无缝锦征袍,跨下骑一匹两耳尖四蹄轻胸膛阔尾巴细日行千里胭脂马,轮一口兽吞头蘸金钐冷飏飏逼人寒百斤合扇大杆刀。张士贵输了也。(正末云)有一白袍小将出马,好将军也。马骑西海雪麟儿,人若天王玉戟枝。高叫摩利支休得走,今日个白袍将等待许多时!(高丽将云)你可慢慢的再说一遍。(正末云)大唐家一员白袍小将出马,好将军也。(唱)

【鬼三台】 他又不曾言名讳,不使甚别兵器,他使一条方天画杆戟,身穿着白袍白甲,头戴着素银盔,猛见了恰便似西方神了世。这一个合扇刀望着脑盖上劈,那一个方天戟不离子软肋里刺。这一个恨不的才蚩才蚩的扯碎了黄幡,那一个恨不的支支的顿断豹尾。

(高丽将云)一个白龙马荡散征尘,一个胭脂马冲开杀气。白袍将四缝盔倒展双缨,摩利支三叉冠斜飘雉尾。摩利支搭定犀角靶,白袍将搭上紫金钹。(正末云)摩利支见刀不中,和、和、和,连撒起三口飞刀;白袍将见箭不中,



着、着、着，连射三枝神箭。刀中仁贵唐朝失，箭射番兵辽国休。连撒刀不中唐朝白额虎，则一箭射退辽锦毛彪。  
(高丽将云)你可慢慢的说一遍。(正末唱)

【秃厮儿】 两员将各施武艺，两员将比并高低。他两个棋逢对手难摘离，两员将费心机，好跷蹊。

【圣药王】 摩利支命运低，那将军分福催，则他这英雄虎将世间稀。这一个飏飏的刀去劈，那一个着着的箭发疾，王吉玎珰相对在半空里，足律律进一万道家火光飞。

(高丽将云)摩利支输了也，白袍小将赢了也。天命有感用机谋，展土开疆立帝都。辽兵正中连珠箭，圣明天子百灵扶。探子无甚事，自回营中去。(正末唱)

【尾声】 高丽家休占那中原地，年年进金珠宝贝。十万里锦绣江山，愿陛下永坐定蟠龙元金椅!(下)

(高丽将云)摩利支输了也，白袍小将赢了也。俺收拾方物，与大唐进奉，走一遭去。饶你深山共深处，到头都属帝王家。(下)

## 第四折

(徐懋功领卒子上，云)老夫徐懋功是也。今有总管张士贵，领白餐小将，与摩利支相持厮杀去了。听知的张士



贵大败亏输，若不是薛仁贵兰住海口，三箭定了天山，怎能够杀退辽兵？圣人已知，将他父母家属，取赴京师，赐宅居住。老夫在此帅府，安排筵宴，犒劳三军，就要加官赐赏。令人请他父母去了，怎生不见来？令人门首觑者，若来时，报复我知道。（卒子云）理会的。（净张士贵上，云）某乃张士贵是也。昨日吃那摩利支杀的我大败亏输，早是我的马快走，争些儿着他拿将去了。我便走了，听的人说，薛仁贵三箭定了天山，杀退了摩利支。又无人知道，则说是我的功劳，谁敢说我什么？我见了圣人，则说是我的功劳，谁敢与我对话？必然又加官赐赏。小校报复去，道有张士贵来了。（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喏，张士贵来了也。（徐懋功云）着他过来。（卒子云）着过去。（做见科）（张士贵云）军师恕罪，剑甲在身，不能施礼也。（徐懋功云）张士贵，你征摩利支如何？（张士贵云）我赢了也。我把摩利支杀的他片甲不归。口咬杀高丽大将，屁绷杀摩利支，都是我的功劳。将酒来，与我抬手吃三钟。军师，你就加了官，我家里吃酒儿去也。（徐懋功云）噤声！小校与我拿下张士贵者！你划的还戏说哩。你被摩利支杀的大败亏输，若不是薛仁贵当住海口，怎能够杀退辽兵？三箭定了天山，圣人已知也。这功劳都是薛仁贵，你赖他的功劳，本合该斩首，饶你项上一刀，则今日打为庶民，永不叙用。又出辕门去！（张士贵云）罢了，今番赖不成这功了。打为百姓，也罢，作庄农去也。苦庄三顷地，伏手一张锄。倒能够吃浑酒肥草鸡儿，不快活？我是张士贵，苦庄三顷地。一顿三碗饭，吃的饱了炕上睡。（下）（徐懋功云）令人，与我请将薛仁贵的父母来者。（卒子云）理会的。（做唤



科)(孝老儿同卜儿、旦儿上)(孝老儿云)老汉薛大伯的便是。自从薛驴哥投义军去了，音信皆无。今有大人，取俺三口儿到京师，见大人去来。可早来到也。令人报复去，道有薛仁贵父母在于门首。(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有薛仁贵父母在于门首。(徐懋功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做见科)(孝老儿云)大人，呼唤俺三口儿有何事?(徐懋功云)你是薛仁贵一双父母?可都老了也。你且在那班部丛中有者。(孝老儿云)老汉理会的。(徐懋功云)令人，与我请将薛仁贵来者。(卒子云)理会的。(正末上，云)某薛仁贵是也。谁想有今日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则我这布衣改换襴新，谁想我拨天关一声雷震。青霄飞凤鸟，黄阁上画麒麟。(云)当初若依着我父亲呵，(唱)守着他那水馆深村，尚兀自捱不出那贫困。

(云)可早来到也。小校报复去，道有薛仁贵来了也。(卒子云)理会的。(报科，云)薛仁贵来了也。(徐懋功云)道有请。(卒子云)有请。(做见科)(正末云)军师，呼唤薛仁贵有何事也?(徐懋功云)薛仁贵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你杀退辽兵，多有功劳，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谢了恩者。(正末云)大人可怜见，小人不敢受这官职。(徐懋功云)圣人与你封官赐赏，你因何不受?(正末云)大人，薛仁贵家中，有一双父母，年纪高大，无人侍养，因此上不敢受这官职。(徐懋功云)此人忠孝双全。薛仁贵，兀那班部丛中，有两口儿老的，你试看去者。(正末做看科)(唱)



【甜水令】我在这班部丛中，秉笏披袍，抽身忙褪，我这里独步出辕门。（孛老儿云）一个大人来了也。（正末唱）我则见他便老弱虺羸，腰屈头低，霜髯雪鬓，（孛老儿云）兀的唬杀老汉也。（正末云）兀的不是我父亲母亲也！（唱）年迈个也堂上双亲。

（孛老儿云）媳妇儿，扶着你母亲靠后些。（正末云）休道俺父母不老。（唱）

【折桂令】和我那赛杨香憔悴了精神，（孛老儿云）大人，你是谁？（正末云）父亲、母亲，你认的你孩儿薛驴哥么？（孛老儿云）谁是薛驴哥？（正末）则您孩儿，便是薛驴哥。（孛老儿云）孩儿，你做了官也？兀的不欢喜杀老汉也。（正末唱）我这里便展脚舒腰，安乐者波堂上双亲？（卜儿云）大人请起。兀的不唬杀老身也。（正末唱）我如今状貌堂堂，威风赳赳，志气凌云。（孛老儿云）孩儿也，你如今得了个甚么官也？（正末唱）我如今下马为朝中宰臣，上马为阃外将军。（孛老儿云）孩儿，你多受了些辛苦也。（正末唱）我受了些热血相喷，万苦干辛，恰便似翻滚滚的雪浪里逃生，您儿今日个便跳过龙门。

（徐懋功云）您一家儿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为你多有功劳，忠孝双全，加你父亲为老评事之职，赐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谢了恩者。（孛老儿云）感谢圣恩。孩儿也，大人的命，升我为老评事，赐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兀的不欢喜杀我也。（正末唱）



【乔牌儿】 酪子里添笑忻，十载受劳困。老来也又得官一品，（云）父亲，您孩儿不道来？（孝老儿云）你道甚么来？（正末唱）你儿道是改家门有定准。（孝老儿云）孩儿也，大人赏我黄金千两，香酒百瓶，玉柱杖一条，喜欢杀老汉也。（正末唱）

【挂玉钩】 索强如段段田苗，可便接远村；（孝老儿云）这个原来是玉柱杖。（正末云）这玉柱杖，（唱）索强似您打麒麟的黄桑棍，（孝老儿云）又与俺香酒百瓶也。（正末云）父亲，您休吃了，留者。（孝老儿云）留者做甚么？（正末唱）咱可索答荷天公雨露恩。（孝老儿云）孩儿也，休题旧话。（正末唱）我将这勇烈施逞尽。（孝老儿云）我老汉老了也，拂掉了土满身，梳掠起白髭鬢。这的是一日为官，强似千载为民也。（正末唱）拂掉了土满身，梳掠起白髭鬢。这的是一日为官，索强如千载为民。

（徐懋功云）您一家儿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薛仁贵，则为你多有功勋，如今加你为征东兵马大元帅，金吾上将军。你父月支三品俸，你母为太平郡夫人，你妻为贤德夫人。您听者：统干戈扫荡征尘，秉忠心建立功勋。方天戟寰中罕有，连珠箭世上绝伦。平高丽重安社稷，保华夷再整乾坤。加你为征东司马，镇偏邦征虜将军。薛大伯赐金千两，望金銮拜谢皇恩。

题目 薛仁贵跨海征东  
正名 摩利支飞刀对箭



##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 楔子

(老旦、卜儿、同正旦王月英领梅香上，诗云)，生男勿喜女勿悲，曾闻有女作门楣。世人谁解求凰曲，拈得琼箫莫浪吹。老身姓李，嫁的夫主姓王。自夫主亡化过了，俺两口儿守着胭脂铺，过其日月。女孩儿小字月英，年长一十八岁，未曾许聘他人。老身为此一件，忧心不下。今日姑姑家做好事。差人请我。梅香，你和姐姐在铺儿里坐，我往姑姑家里走一遭去也。(下)(正旦云)母亲去了。这早晚怎不见人买胭脂那?(梅香云)姐姐，早些儿哩，再一会儿敢有人来也。(末扮郭华上，诗云)一自离家赴选场，命中无分面君王。方信文齐福不至，锦衣何日早还乡。小生姓郭名华，字君实，本贯西京洛阳人也。年长二十三岁，未曾娶妻。俺父亲讳郭茂，母亲亡逝已过，止有小生一人，并无以次弟妹。祖上以来，皆习儒业。因小生学成满腹文章，更兼仪表不俗，今年春榜动，选场开，奉父母严命，特来上朝应举。自谓状元探手可得，岂知时运不济，榜上无名。屡次束装而回，却又担阁。人都道我落第无颜，羞归乡里，那知就中自有缘故。这相国寺西有座胭脂铺儿，一个小娘子生得十分娇色。与小生眼去眉来，大有顾盼之意。我每推买胭脂粉，觑他一遭。争奈他母亲常在铺里，不能勾说句话儿。小生今日再推买胭脂去，看他母亲在铺



儿里也不在。若是不在呵，小生与那小娘子说句知心的话，有何不可。(做见正旦，云)小娘子祇揖。有胭脂粉，我买几两呢。(正旦云)秀才万福。有、有、有，好个聪俊的秀才也！梅香，取上好的胭脂粉来，打发这秀才咱。梅香，待我去问他，你买这胭脂是做人事送人的，还是自己要用的？(郭华云)你问我怎么？(梅香云)你若自用，我取上等的与你；若送人，只消中样也够了。(郭华云)你不要管我，只把上好的拿来，我还要拣哩。(正旦唱)

【仙吕】【赏花时】 谁知道半霎相看百种愁，则被那一点相思两处勾。(郭华云)小娘子，这胭脂粉不见好，还有高的换些与我。(正旦唱)他把这脂粉作因由。(云)秀才，这是上等的胭脂粉哩。(郭华云)看小娘子分上，便不好也收了去。(正旦唱)我见他趋前退后，待言语却又早紧低头。(同梅香下)(郭华云)谢天地，今日他母亲不在铺儿里。我看那小娘子的说话，尽有些意思。则做我铜钱不着，日日来买胭脂，若能勾打动他，做得一日夫妻，也是我平生愿足。(诗云)一见俏裙钗，妖娆甚美哉。相思分两下，何日称心怀。(下)

## 第一折

(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自从见了那郭秀才，使妾身每日放心不下，即渐成病。况值阳春天气，好是烦恼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 独守香闺，懒临阶砌。慵梳洗，湿透罗衣，总是愁人泪。

（梅香云）姐姐，你这几日情怀欠好，饮食少进，看看憔悴了也。（正旦唱）

【混江龙】 你道我粉容憔悴，恰便似枝头杨柳恨春迟。每日家羞看燕舞，怕听莺啼。又不是侍女无情为我相个敞燥，又不是老亲多事把我紧收拾。为甚么妆台不整，锦被难偎，雕阑闷倚，绣幕低垂？长则是苦恹恹不遂我相思意，到如今钏松了玉腕，衣褪了香肌。

（梅香云）我见姐姐好生憔悴，你可思想些甚么那？（正旦唱）

【油葫芦】 瘦损春风玉一围，九十日韶光能有几？席前花影坐间移。（梅香云）想姐姐这般丰韵，自然有个俊俏的郎君作对哩。（正旦唱）你道是鸾凰自有鸾凰配，鸳鸯自有鸳鸯对。（梅香云）姐姐，说便是这等说，只是你年纪儿小，那喜事还早哩。（正旦唱）你道我年纪小，喜事迟。我则怕镜中人老偏容易，常言道，花也有未开期。

（梅香云）姐姐，你才一十八岁，慌怎么的。（正旦唱）

【天下乐】 我则怕一去朱颜唤不回，误了我这佳期待怎的？若得个俏书生早招做女婿，暗暗的接了财，悄悄



的受了礼，便落的虚名儿则是美。

(梅香云)姐姐，这等事你不明对我说，怎生得个成就日子那?(正旦唱)

【那吒令】这件事，天知地知；这件事，神知鬼知；这件事，心知腹知。口里言，心中计，休得便走漏天机。

(梅香云)这几时莫要说姐姐，连我梅香也害的消瘦了。(正旦唱)

【鹊踏枝】我为他蹙娥眉，减腰围，但得个寄信传音，也省的人废寝忘食。若能勾相会在星前月底，早医可了这染病耽疾。

(梅香云)这等说来，想是你看上那秀才了。他有那件儿生的好处，中了姐姐的意来?(正旦唱)

【寄生草】他可有浑身俏，我偷将冷眼窥，端的个眉清目秀多伶俐。他把娇胭腻粉频交易，与我言来语去相调戏。现如今紫鸾箫断彩云空，几时得流苏帐暖春风细。

(梅香云)姐姐这般呵，可不耽搁了你?我如今拚的与你担着这个罪名儿。你有甚么说话，我替你寄与那秀才去。(正旦云)若是这等，多谢了你也。(唱)



【金盏儿】咱两个最相知，说真实。梅香也，你休要等闲泄漏春消息，我忙赔笑脸厮央及。〈带云〉你若去时呵，（唱）我索与你金环儿重改造，鹤袖儿做新的。（梅香云）姐姐，我说便也说了，则没个媒人，怎生是好？（正旦唱）何须寻月老，则你是良媒。

（做写诗科，云）我亲笔写下一首诗在此，你与我送与那生去咱。（梅香云）姐姐，我去便去，则是把甚么做定礼那？（正旦唱）

【后庭花】你将这锦纹笺为定礼，（梅香云）也要鼓笛送去才好。（正旦唱）你将这紫霜毫做鼓笛。（梅香云）谁是保亲的？（正旦唱）保亲的是鸳鸯字，（梅香云）谁是主婚的？（正旦唱）主婚的是锦绣题。（梅香云）母亲知道呵，可怎了也？（正旦唱）休怕我母亲知，抵多少姻缘相会。卓文君驾香车归故里，汉相如到他乡发志气。薛琼琼有宿缘仙世期，崔怀宝花园中成匹配。韩彩云芙蓉亭遇故知，崔伯英两团圆直到底。

（梅香云）常言道得好，佳人有意郎君俏，可知姐姐看上他来。（正旦唱）

【柳叶儿】这的是佳人有意，都做了年少的夫妻，那会真诗就是我傍州例。便犯出风流罪，暗约下雨云期，常言道，风情事那怕人知。



(梅香云)姐姐，你可还有甚么说话，对那秀才说什么?(正旦唱)

【赚煞尾】只几句断肠词，写不尽中心意，全靠你梅香说知。我比待月莺莺不姓崔，休教咱罗帏中魂梦先飞。莫延迟，你与我疾去忙归，(梅香云)姐姐，也还要选个好日期才是。(正旦唱)拣甚么良辰并吉日。则愿他停眠少睡，早早的成双作对，趁着那梅梢月转画楼西。(下)

(梅香云)姐姐进房中去了，分付我将这筒帖儿暗暗的送与那秀才去。(诗云)我是小梅香，好片热心肠。全凭诗一首，送与有情郎。(下)

## 第二折

(郭华上，云)欢来不似今朝，喜来那逢今日。小生郭华，自从在胭脂铺里与小娘子相会了几次，那小娘子深有留恋小生之意，争奈不得成就。正思虑间，谁想小娘子遣梅香送一筒帖儿来与我。小生看那诗中之意，是约小生今夜在相国寺观音殿中相会。今日正是元宵佳节，众朋友每请我赏灯，多饮了几杯酒。我进的这山门来，这个不是观音殿?我进殿门来。(做揖科，云)观音菩萨，你是慈悲的，你是救苦难的。今日一天大事，都在这殿里，你岂可不帮衬着我?(做醉科，云)这一回酒上来了，且在此等待着小娘子，权时盹睡咱。(做睡科)(正旦领梅香挑灯上，云)妾身王月英是也。惭愧，今晚上元佳节，那郭秀才在



寺中等候久了，我被社火游人拦当。兀的不有三更时分？梅香，敢怕误了期约也。（梅香云）姐姐行动些。（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 车马践尘埃，罗绮笼烟霭，灯球儿月下高抬。这回偿了鸳鸯债，则愿的今朝赛。

【滚绣球】 天澄澄恰二更，人纷纷闹九垓，（云）不知今夜怎生这等耳热眼跳也。（唱）敢是母亲行有些嗔责，（梅香云）奶奶着俺们看罢灯早回去哩。（正旦唱）则教我看灯罢早早回来。你看那月轮呵光满天。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弦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了？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直恁的人马相挨。

（梅香云）姐姐，你看这般月色，映着一片灯光，宝马香车，往来不绝，果然是好景致也！（正旦唱）

【倘秀才】 看一望琼瑶月色，似万盏琉璃世界，则见那于朵金莲五夜开。笙歌门院落，灯火映楼台，把梳妆再改。

（梅香云）姐姐，你生得桃腮杏脸，星眼蛾眉，便比着月殿嫦娥，也不让他。但不知那秀才的福分生在那里，要姐姐这等费心也。（正旦唱）

【滚绣球】 浅浅的匀粉腮，淡淡的扫眉黛，不梳妆又则怕母亲疑怪，没奈何云鬓上斜插金钗。风飘飘吹缕衣，



露冷冷湿绣鞋，多情月送我在三条九陌，又不曾泛桃花流下天台。则因这武陵仙子春心荡，却被那尘世刘郎引出来，今仅和谐。

（梅香云）姐姐，早来到相国寺了也。（正旦云）梅香，跟我观音殿上游玩去来。（做上殿拜科）（唱）

【叨叨令】背着这闹火火亲身自向莲台拜，只见他静悄悄月明千里人何在？（做见科，唱）元来个困腾腾和衣倒在窗儿外，（云）哦，我猜着他了。（唱）莫不为步迟迟更深等的无聊赖？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早些儿觉来也波哥，我只索向前去推整他头巾带。

（梅香云）这厮敢睡着了，待我叫他。（做叫不醒科，云）这等好睡！姐姐，待我推醒他。（做推不醒科）（正旦唱）

【滚绣球】且饶过王月英，待唤声郭秀才，又则怕有人在画檐之外，我靠香肩将玉体轻挨。觑着时眼不开，问着时头不抬，扶起来试看他容颜面色，（做见郭醉科，唱）哎，却原来醉醺醺东倒西歪。我这里一双柳叶眉儿皱，他那里两朵桃花上脸来，说甚乖乖。

（梅香笑科，云）元来他吃的醉了也！姐姐，你则闻他口中，可不酒臭哩。（正旦云）这生直恁般好酒！早知如此，我不来也罢了。（唱）



【呆骨朵】说甚么金尊到处千愁解，好教人感叹伤怀。你只恋北海春醪，偏不待西厢月色。我道是看书人多志诚，你如今倒把我厮禁害。（带云）哎，秀才，秀才。（唱）那里也色胆天来大，却原来酒肠宽似海。

（梅香云）既是他醉了，则管唤他怎的？姐姐，咱家去来，夜深了也。（正旦云）梅香休慌，再等一等，或者醒来，也不见得。（做听更鼓科，云）呀，四更了也！我如今只得回去。（做行再住科，云）我若是不与他些表记，则道俺不曾来此。我把这香罗帕包着一只绣鞋儿，放在他怀中，以为表记，有何不可？（做放怀中科，云）梅香，咱家去来。（梅香云）姐姐，你也忒急性，你再等这秀才一等儿。（正旦云）梅香，我只怕母亲嗔怪，咱回家去来。秀才，你好无缘也！（唱）

【煞尾】本待要秦楼夜访金钗客，倒教我楚馆尘昏五镜台。则被伊家厮定害，醉眼蒙胧唤不开，一枕南柯懒觉来。遗下香罗和绣鞋，再约佳期又一载。月转西楼怎停待，角奏梅花不宁奈，空抱愁怀归去来。（带云）哎，秀才，秀才。（唱）你若要人月圆鸾凤谐，那其间还把那三万贯胭脂再来买。（同梅香下）

（郭华醒，云）不觉的睡着了也。（做闻科，云）怎生一阵麝兰香，是那里吹来的？呀！我这怀中是甚么东西？（做见手帕、鞋儿科，云）原来是一个香罗帕，包着一只绣鞋儿。嗨！这鞋儿正是小娘子穿的！他必定到此处来，见我醉了睡



着了，他害羞不肯叫我，故留绣鞋为记。小娘子，你有如此下顾小生之心，我倒有怠慢姐姐之意。这多是小生缘薄分浅，不能成其美事，岂不恨杀我也！（做看鞋科，云）我看了这一只绣鞋儿，端端正正，窄窄弓弓；这个香罗帕儿香香喷喷，细细腻腻的。物在人何在？天阿！我费了多少心情，才能勾今夜小娘子来此寺中，相约一会。谁想小生贪了几杯儿酒，睡着了！正是好事多磨，要我这性命何用？我就将这香罗帕儿咽入腹中，便死了也表小生为小娘子这点微情。（诗云）苦为烧香断了头，姻缘到手却干休。拚向牡丹花下死，纵教做鬼也风流。（做咽汗巾噎倒科）（净扮和尚上，诗云）我做和尚年幼，生来不断酒肉。施主请我看经，单把女娘一溜。小僧是这相国寺殿主。时遇元宵节令，大开山门，游人玩赏。这早晚更深夜静，长老分付着载巡视殿宇两廊灯烛香火，来到这观音殿内。（做绊倒科，云）呀，怎生有个人睡在地下？我试看咱。（做举灯看科，云）原来是个秀才。秀才起来，天色将明了，你起来家去罢。呀，可怎生唤不醒也？我再看咱。（做惊科，云）呀，这秀才原来死了！（做手摸科，云）怎生一只绣鞋在他怀内？敢是这秀才死了还不死哩。等我扶起他来，送出山门去，省的连累我。（做扶科）（丑扮琴童慌上，云）自家琴童的便是。俺主人相国寺看灯去了，一夜不见回家，我索寻去咱。（做入寺见科，问云）和尚，难道俺主人吃的这等醉哩！（和尚云）醉倒是活的，不知你家秀才怎生死在这里？（琴童做惊科，云）俺主人死了？（做摸身上科，云）俺主人怀中现有一只绣鞋。我想来，俺主人在你寺里做的事，你必然知情。你如今将俺主人摆布死了，故意将这绣鞋揣在怀里。



正是你图财致命，便待干罢！我将这尸首亭在观音殿内，明有清官，我和你见官去来！（拖和尚下）（外扮伽蓝同净鬼力上，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小圣相国寺伽蓝，奉观音法旨，分付小圣，因为秀才郭华与王月英本有前生夙分，如今姻缘未成，吞帕而亡。那秀才年寿未尽，着他七日之后，再得还魂，与王月英永为夫妇。鬼力那里？休得损坏了郭华尸首，待小圣自回菩萨话去也。（同鬼力下）

### 第三折

（净扮张千引祇从排衙上科，云）喏，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外扮包待制上）（诗云）冬冬衙鼓响，书吏两边排。阎王生死殿，东岳摄魂台。老夫姓包名拯，字希仁，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现为南衙开封府尹之职。因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赐势剑金牌，着老夫先斩后奏。今日升堂，坐起早衙。张千，将放告牌抬出去者。（琴童扭和尚上，云）冤屈也！（和尚云）干贫僧甚么事？（包待制云）张千，甚么人喧嚷？（张千云）是一个书童扭着一个和尚叫冤屈哩。（包待制云）那叫冤屈的，着他上来。（张千喝云）告状的当面！（琴童、和尚做入见科）（包待制云）兀那厮！你有甚么冤枉不明之事，分说明白，老夫与你判断咱。（琴童云）爷爷可怜见，小的是个琴童，跟着郭华秀才来京应举。俺秀才因遇元宵看灯，去到相国寺中，不知这和尚怎生将俺秀才弄死了，怀儿里揣着一只绣鞋。小的每扯住这和尚，特来告状，望爷爷与小的做主咱。（包待



制云)兀那和尚!你既为出家人,可怎生谋死人?你从实的说来,免受刑法。(和尚云)爷爷,小僧当夜在寺中巡绰灯火,到观音殿内,见个秀才睡在地下。我则说他酒醉倒了,我用手去他口边摸着,早没的气了。恐怕连累小僧,正待扶起他来,送出山门去,不想撞见琴童来寻,他就扯住小僧,道我害了他性命。小僧委实不知别情。(包待制云)这件事必有暗昧。张千,将琴童共和尚收在牢内,我自有个处治。(张千云)理会的。牢里收人!(和尚云)冤屈呵!可教谁人救我也?(同琴童下)(包待制云)张千,你近前来,听我分付。(做耳语科,云)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张千云)理会的。(下)(包待制云)张千去了,老夫无甚事,且退后堂歇息咱。(暂下)(张千扮货郎挑担上,云)自家张千,奉老爷的言语,着我扮做个货郎,挑着这绣鞋儿,体察这一桩事。若有人认的呵,便拿他见老爷去,自有发落。(做摇鼓科)(卜儿上,云)老身王月英的母亲便是。夜来有我女孩儿因与梅香看花灯耍去,失落了一只绣鞋儿,无处寻觅。我恰才去亲戚家吃筵席回来,远远的看见一个货郎儿,担上挂着一只绣鞋,好似俺女孩儿的,待我试问他咱。(做见科,云)哥哥,你这只绣鞋儿是那里来的?(张千云)老人家,我因看花灯去拾的。你问他怎么?(卜儿云)哥哥不知,我女孩儿因看花灯掉了这只绣鞋儿,你回与我罢。(张千云)你老人家再仔细看着,是也不是?(卜儿云)哥哥,是我女孩儿的。(张千做扯住卜儿科,云)好呀,这只绣鞋儿不打紧,干连着一个人的性命,我拿着你见官去来!这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同下)(正旦同梅香上,云)妾身王月英。夜来相国寺赴期,



那秀才醉倒在地，误了期约，我留下一个手帕一只绣鞋为表记，不知他醒了时怎生悔恨。今日母亲去亲戚家吃筵席去了，我想那秀才好是无缘也呵！（唱）

【中吕】【粉蝶儿】云鬓堆鸦，敛双眉不堪妆画，有甚事愁绪交加？我这里昼忘餐，夜废寝，把咱牵挂。想昨宵短命冤家，引的人放心不下。

（梅香云）姐姐，想那秀才好没福也。姐姐为他费了多少心，干走了我们这半夜哩。（正旦云）怎么这一会儿有些心绪不宁？梅香，待我少将息咱。（张千上，云）自家张千的便是。适才拿得王婆婆到官去，如今又着我勾他女孩儿王月英，只索再走一遭。王月英在家么？（梅香云）姐姐，门首有人唤你哩。（正旦云）梅香，你看去，这是甚么人？（梅香云）是那开封府的公人，好生凶狠哩。（正旦云）这事可怎了也。（唱）

【醉春风】我只道开封府要勾谁，元来题着王月英单唤咱。（张千做入见科，云）兀那王月英，有人告着你哩！（正旦唱）你没来由揣与我个罪名儿，敢不是耍、耍。（张千喝科，云）噤！（正旦唱）我恰待东掩西遮，他早则生嗔发怒，不由人不胆慌心怕。

（云）哥哥，你莫不错拿了我么？（张千云）上司着我勾拿王月英，怎么错勾了？（正旦云）我这王月英曾犯甚么罪来？（唱）



【迎仙客】我须是王月英，又不是泼烟花，又不是风尘卖酒家。有甚么败了风化，有甚么差了礼法。公然便把人勾拿？哥哥也，你休将这女孩儿相惊唬。

(张千云)王月英，快跟我去来。(正旦云)哎呀，可着谁救我也！(同张千下)(包待制上，云)着张千勾王月英去了，这早晚怎生还不见来？(张千拿正旦入，跪科，云)禀爷，这就是不见了绣鞋儿的王月英。(包待制云)你便是王月英么？(正旦云)妾身是王月英。(包待制云)你多大年纪？曾有婚配来么？(正旦云)告爷爷可怜见，试听我王月英说一遍咱。(唱)

【红绣鞋】俺年纪小未曾招嫁，(包待制云)你在那里住坐？(正旦唱)从小里长在京华，(包待制云)你家做甚营生买卖？(正旦唱)祖辈儿卖脂粉作生涯。(包待制云)你有兄弟也无？(正旦唱)叹只身无兄弟，(包待制云)你有父亲么？(正旦唱)更老亲早亡化，(包待制云)你是何门户？(正旦唱)本是个守农庄百姓家。

(包待制云)你既是个女子，怎生不守闺门之训，这绣鞋儿却揣在郭华怀中？有何理论，从实招来，休讨打吃。(正旦唱)

【石榴花】相公你怀揣着明镜掌刑罚，断王事不曾差。我本是深宅大院好人家，说甚郭华？(包待制云)胡说！你道不认的郭华，这绣鞋儿是飞在他怀里的？(正旦做慌



科，唱)郭华因咱，唬的我兢兢战战寒毛乍。(包待制云)眼见得这绣鞋是与他做标记了。(正旦唱)见相公语话儿兜搭，(包待制云)你还不招，只这绣鞋儿便是真赃正犯了。(正旦唱)你道是真赃正犯难干罢，平白地揣与我个祸根芽。

(包待制云)你快实说，你这一只绣鞋儿怎生得到郭华怀里来?(正旦做沉吟科，云)嗨!这事可着我说不个甚的?(唱)

【斗鹤鹑】又不曾锦被里情浓，原来是绣鞋儿事发。(包待制云)可知是你的鞋儿。张千，唤他母亲出来对证。(张千云)王婆婆，老爷呼唤。(卜儿上，见正旦哭科，云)孩儿，此一件事你做下了也。(正旦唱)见母亲哭哭啼啼，却教我羞羞答答。(卜儿云)孩儿，这绣鞋因甚在那秀才怀里来?(正旦唱)则管里将那缘由审问咱，我则索无言指落花。本待要寄信传情，却做了违条犯法。

(包待制云)你还不实说!左右，选大棒子打着者。(正旦云)爷爷可怜见!待我王月英供来。(唱)

【上小楼】我金莲步狭，常只在罗裙底下。为贪着一轮皓月，万盏花灯，九街车马。更漏深，田地滑，游人稠杂，鳌山畔把他来撒下。

(包待制云)这女子巧言令色，不打不招。左右与我打



呀!(张千做打科,云)你招了者,招了者!(正旦唱)

【满庭芳】 哎!你个官人休怒发,又不曾偎香倚玉,带柳亭花。这绣鞋儿只为人挨匝,知他是失落谁家?(包待制云)既是你的鞋儿,快招了罢。枉自吃打!也免不得你的罪哩。(正旦唱)相公道招了呵不须责打,弓兵每他又更乱捉胡拿。(叹云)罢!罢!(唱)没奈何招了罢,我则索从头儿认下,禁不的这吊拷与绷扒。

(包待制云)你也招了么?(正旦云)招便招了,只望爷爷与我王月英做主咱。(包待制云)只要你招的明白,我与你做主。(正旦云)当此一夜,还有个香罗帕,同这绣鞋儿,都揣在那秀才怀中,见的我留情与他的意思,岂知倒害了他性命。好可怜人也!(唱)

【十二月】 尚不见留情手帕,却教我受罪南衙。(包待制云)哦,元来还有个香罗帕儿。你是未嫁的闺女,可也不该做这等勾当。(正旦唱)本待望同衾共枕,倒做了带锁披枷。这一场风流话靶,也是个欢喜冤家。

(包待制云)这两件东西,却也不该就害了他性命。(正旦唱)

【尧民歌】 呀,都只为武陵仙子泛桃花,可教我一灵儿身死野人家。只落的潇潇洒洒伴残霞,杳杳冥冥卧黄沙。差也波差,当初怨恨咱,常言道色胆天来大。



(包待制云)既是这等，张千，将这王月英押去相国寺观音殿内，看着尸首，寻那香罗帕去。若有了呵，我自有个处治。小心在意，疾去早来。(张千云)理会的。(做押正旦行科)(卜儿云)孩儿也，你小小年纪，犯下这等的罪过，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云)母亲，是你孩儿做的不是了也!(唱)

【煞尾】 娘呵你年纪过五旬，抬举的孩儿青春恰二八。不争葫芦提斩首在云阳下，把我这养育的娘亲痛哭杀。(同张千下)

(卜儿云)孩儿去了也，我如今收拾些茶饭，相国寺内看孩儿去来。(下)(包待制云)张千押的那女子去了，待他回话，必有分晓。左右，打鼓退衙者。(诗云)从来三尺贵持平，莫把愚民苦用刑。人命关天非细事，举头岂可没神明。(同下)

## 第四折

(杂当做抬郭华上科)(张千同正旦上，云)上命官差，事不由己。自家张千是也，奉老爷的言语，押着王月英到相国寺里去。王月英，你是好人家儿女，怎做这等的勾当?快行动些!(正旦云)王月英，谁想有这一场祸事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 痛伤情望的我眼睛穿，咱两个得成双死而无怨。虽然是相期灯月底，又不曾取乐枕屏边。



如今你命掩黄泉，这阴司下怎分辩？

(张千云)这是你自做的差了，还要分辩甚么那！(正旦唱)

【驻马听】有口难言，月里嫦娥爱少年。恩多成怨，你莫是酒中得道遇神仙？抵多少笙歌引至画堂前，鸳鸯深锁黄金殿。空教我恨绵绵，当初悔不休相见。

(正旦云)天那！我当初寄诗之意，岂谓有此。(唱)

【殿前欢】本是个好姻缘，(张千云)你是个闺女，也不合和他私通。(正旦唱)好姻缘翻做了恶姻缘。(张千云)那秀才难道不等你就睡着了？(正旦唱)则为他贪杯醉倒观音院，(张千云)他醉便醉，也不至死。(正旦唱)却教我负屈衔冤。划地花中宿酒里眠，遂不了今生愿，后世里为姻眷。(张千云)你和他还想做夫妇哩！(正旦唱)怎能勾夫妻结发，依旧得人月团圆。

(张千云)可早来到相国寺观音殿了也。兀那女子，你进去。这的是郭华的尸首，寻你那手帕咱。(正旦做入殿见郭华，怕科)(张千云)你怕甚么？看那手帕在那里？(正旦做看科，云)哥哥，你看那秀才口边露着个手帕角儿哩。(张千云)真个是，你扯将出来看。(正旦做取手帕科，唱)

【沽美酒】只道你咽不下相思这口涎，原来是手帕



在喉咽。苦痛声声哭少年，猛听的微微气喘，越教我搵不住泪涟涟。

(郭华做欠身科)(正旦云)秀才，你休唬杀我也。(唱)

【太平令】 唬的我手脚儿惊惊战战，鬼魂灵怎敢胡缠。(郭华做见旦科，云)小娘子，我和你相见，知道是睡里梦里?(做起身搂，正旦摔开科，唱)断不了轻狂寒贱，还只待痴迷留恋。我这里跃然，向前，谢天，呀!险些的在云阳推转!

(郭华云)原来是小娘子在此救我。小娘子，你为甚么来?(正旦云)惭愧。张千哥哥，那秀才活了也!(张千云)既然秀才活了，俺一同见老爷去来。(同下)(包待制上，云)老夫包待制。今为郭华身死未见下落，如今坐起晚衙，专等张千回话。这早晚一行人敢待来也。(张千同正旦、郭华、卜儿上，做跪科，云)禀爷，小的同那王月英到寺中寻手帕去，不期这秀才口边露出手帕角儿，被那王月英扯将出来，这秀才便活了。如今都拿来见爷，听凭发落。(包待制云)兀那秀才，你说你那词因来。(郭华云)小生西京人氏，因应举不第，去买胭脂，遇见这小娘子，在于胭脂铺内。四目相视，甚有顾盼之意，争奈他母亲在堂，难以相约。不意小娘子暗着梅香，将一首诗约小生元夜到相国寺赴期。小生因酒醉睡着了，小娘子后至，呼唤不醒，诚恐失信，将绣花鞋一只，香罗帕一方，揣在小生怀内，含羞回去。小生醒来，悔之不及，吞帕于腹，堵住口中之



气而死，今日已经七日光景。恰才王月英同大人差的公人，看见小生口角微露手帕，因而扯将出来，小生遂得还魂。只望大人可怜见，并不干王月英之事，委实小生自行残害。乞大人做主咱！（包待制云）王月英，你说你那词因来。（正旦云）那秀才已都招了，我王月英说个甚的？（唱）

【川拨棹】你怀揣着似轩辕、似轩辕明镜，他如今诉说根源。两下当年，都则为一点情牵。我王月英有甚言，任恩官怎发遣。

（包待制云）那郭秀才到你铺里买胭脂，你曾接受他多少钱哩？（正旦唱）

【七弟兄】则他这解元，使钱，早使过了偌多千。（包待制云）他是个读书人，买你胭脂做甚么？（正旦唱）奈胭脂不上书生面，都将来撒在洛河边，恰便似天台流出桃花片。

（包待制云）元来你家接了他许多钱，也当的财礼过了。那王氏上来。（卜儿跪上科）（包待制云）兀那老妇人，你的女儿背地通书约人私合，本等该问罪的。如今那秀才幸得不死，你可肯将女孩儿嫁那秀才么？（卜儿云）爷爷问我女孩儿，肯便嫁了他罢。（正旦唱）

【梅花酒】呀！俺娘亲敢自专，俺娘亲敢自专。待择取英贤，匹配婣娟，断送他的衰年。问甚么鸾胶续断弦，巴不得顺水便推船。呀！谢恩官肯见怜，休拗折并头莲，



莫掐杀双飞燕。

（包待制云）既如此，你一行人听老夫下断。（词云）你二人本有那宿世姻缘，约元宵相会在佛殿之前。怎知道为酒醉一时沉睡，不能勾叙欢情共枕同眠。将罗帕和绣鞋留为标记，到的来酒醒后悔恨难言。那秀才吞手帕气噎而死，有琴童来告状叫屈声冤。我老夫秉公道当堂勘问，将和尚赶出去并没干连。押月英到寺内认他尸首，幸喜得神明护早已生全。今日个开封府判断明白，合着你夫和妇永远团圆。（正旦同众拜谢科，唱）

【收江南】呀！也不枉了一春常费买花钱，谁承望包龙图到与我递丝鞭，赢的个洛阳儿女笑喧阗。都道这风情不浅，准备着今生重结再生缘。

题目 郭秀才沉醉误佳期

正名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